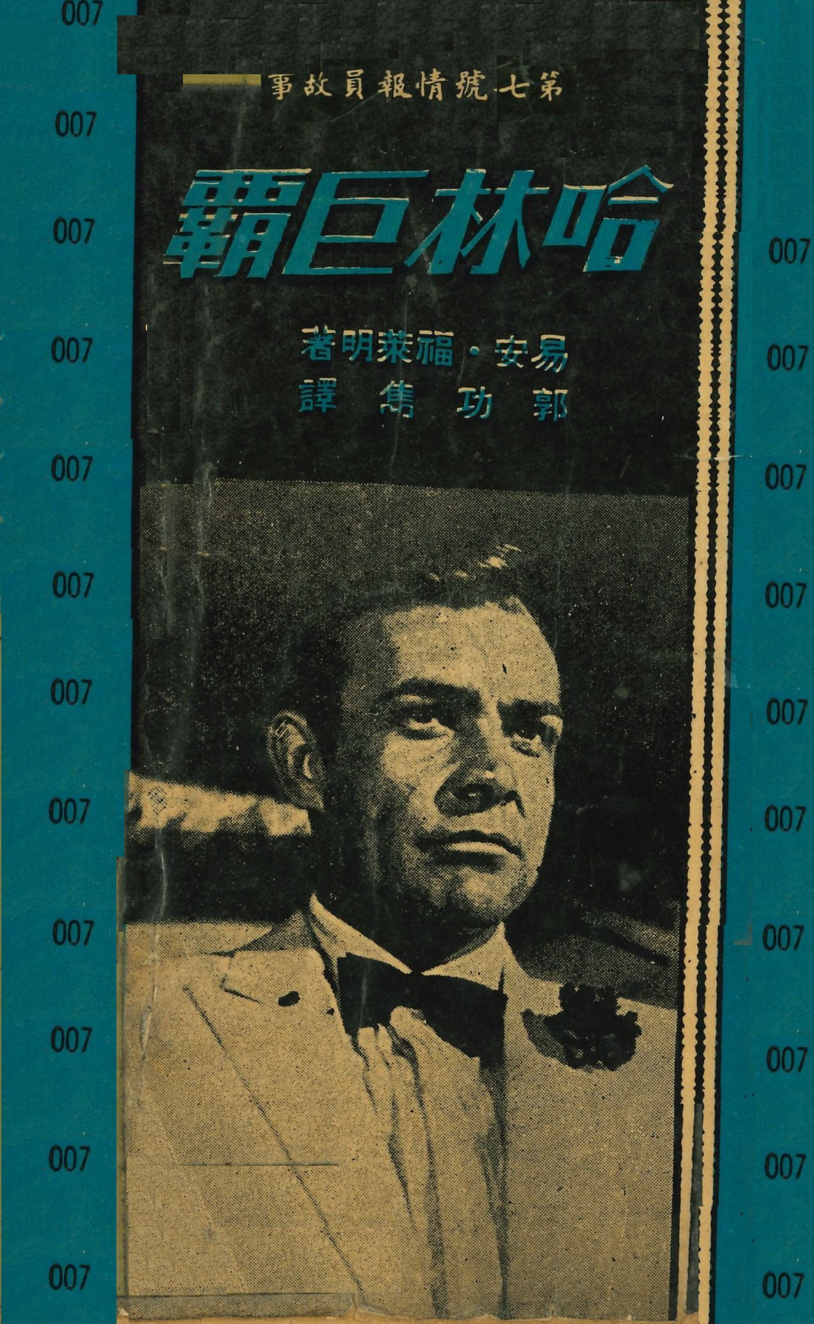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哈林巨霸
易安·福萊明著
郭功雋譯
007



員故事

哈林巨霸

立志出版社印

特價新台幣
12.00

書名：哈林巨霸
譯者：郭功銘
發行人：周玉雋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初版

定價：台幣廿四元 港幣三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哈林巨霸

易安・富萊明著

林瀅譯

商工日報連載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LIVE AND LET DIE"

BY

IAN FLEMING

目次

一　猩紅色地毯

做爲一個秘密情報員，在他公務生涯當中，總有享受第一流豪華生活的機會。有時由於任務上的需要，他可能舉止闊綽，一如百萬富翁。有時爲了逃避死亡的陰影和抹掉危險的記憶，他要向豐衣美食尋覓蔭庇。有時，像這一次的出勤，他變成盟邦同業組織招待的貴賓。

從英航公司同溫層客機在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着陸以後，向航空站大廈穩穩滑行那一瞬開始，傑姆士龐德就受到了皇族般的禮遇。

當他和同機飛越大西洋的旅客分手以後，他心裏盤算這一次要任某些權力機構的擺佈了。要在美國衛生局、移民局和海關的機場辦事處轉來轉去。悶在褐綠色房間中，足足有一小時之久，聞着汗酸氣味，呼吸着閉塞的空氣，惦心有甚麼問題使他不能順利過關，又怕在那些大書「非請莫入」的門內細心的職員調閱檔案，以及發生了疑問，繕打電傳印字電報向華府各有關衙門請示，包括毒品管制局、反情報處、財政部和聯邦調查局。

那是春寒料峭的元月。當他順柏油碎石路行進時，冷風颼颼吹來。他默默地設想公文處理的過程。查詢電報說：「傑姆士龐德，持有英國外交護照第〇〇九四五六七號。」等了一會以後，回訊由其他打字機源源送來：「通過，通過，通過。」但是，從聯邦調查局發回的電報是：「稍

有問題，請等候查核。」然後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洽商一次，FBI再向航空站發出指示：「傑姆士龐德，OK，OK。」於是他從出口處的職員手中收囘他的護照，也聽到他的祝福，「傑姆士龐德，希望你在此地停留期間，生活愉快。」

當然這不過是入境旅客必需經歷的累贅的例行查核，但是他不高興把自己的個人資料掌握在任何外國人手中。保持秘匿乃是幹情報的主要憑藉。如果在檔案卡上增加一分他的眞實資料，他的活動身價相對的就減低一分，而且檔案夾裏的卡紙說不定足以威脅他的生命安全。他已來到美國，治安機構掌握了他的細節資料，他感覺自己猶如靈魂已被巫師攝走的黑奴。他的重要身價已經寄押在典當舖裏。雖然老闆是自家人，是所謂盟邦，可是仍然……。

「是龐德先生麽？」

從衛生局辦事處出來一位穿便服的人，一團和氣地向他打招呼。「敝人是郝洛南，在此地相逢眞叫幸會。」

他們握握手。

「你這次旅行都還舒適吧？請你跟我來。」

他轉過臉向佇守在辦事處門前的機場警員說，「警長，沒問題的。」

「郝洛南先生，請便，再見了。」

其他旅客們必須在辦事處裏面依次查核。郝洛南帶路向左轉個彎，離開機場大廈。另一位警

員似乎啓開高大鐵絲圍牆的一扇小門。「郝洛南先生，再見。」

「警官，再見。謝啦！」

牆外停着一輛黑色別克牌轎車，引擎在低聲吟唱。他們魚貫上了汽車。龐德把兩隻輕便衣箱放在司機座右。龐德頗爲驚訝。他們竟然在幾分鐘以內，從堆積如山的旅客行李中，淸出這兩隻箱子來，而且用手推車通過了海關關員的檢查。

「好了，桂弟，我們走吧。」

龐德舒服地朝後座沙發裏一躺，那時大轎車在液化換速機構傳動之下已經加速向前猛衝。他轉臉向郝洛南寒喧幾句。

「噯呀，承蒙這樣禮遇，使我好像踏上了最隆重的猩紅地毯。我以爲通過移民檢查站至少要費上一個鐘頭的。是誰預爲安排的？我倒不習慣像貴賓似的被人接待。話說囘來，我得多謝你這一部份的鼎力啦。」

「龐德先生，你是貴客，」郝洛南笑迷迷地說，一面從烟盒中敬客人一枝樂更牌香烟。「我們希望你在此地樣樣舒適。你需要甚麽，只管吩咐一聲，一定辦到。在華府有幾位是你稱兄道弟的好朋友。我還搞不淸爲何要勞你駕到美國來，不過治安當局已經決定以政府上賓禮遇來接待你。我奉命儘快使你安頓在一家第一流旅館，然後我就交差一身輕啦。我可以看一看你的護照麽？」

龐德交出護照。郝洛南打開身旁公事包，從中拿出一隻笨重的鋼戳子。他隨手翻弄紙頁，翻

到美國使館簽證欄，蓋了一下鋼戳。在藍青色司法部密碼戳記上潦草地簽上了一個字，就把護照原份送還。然後他又從記事本裏取出一隻厚實的白信封遞給了傑姆士龐德。

「龐德先生，裏面是一千塊錢，」龐德正要發問時，他抬起一隻手告訴說：「這筆錢不過是我們破獲的共黨基金的一部份。係施米德與金乃士基案中的收穫。我們決定以牙還牙，在你執行本次任務期間，請你善加利用，並望隨時與我們密切合作。我已接獲指令，如果你不接受它，那就非常的不友好。請不必再爭執這筆錢了。」龐德拿着裝錢的白信封猶豫不決時，郝洛南又加上一句：「而且你可以放心大膽花用它，因爲我們已經跟你的老闆備過案的。」龐德瞇起眼皮覷他，而後露齒微笑。他大方地把白信封放進自己的記事手冊。

「好吧，我收下，」龐德答說，「麻煩你了。我要在能創造重大損害的時候使用這筆錢。有一筆額外流動資金帶在身邊，自然是好事。曉得這錢是對方奉獻的，那更叫人開心。」

「就這樣辦，」郝洛南說，「現在，恕我作一點自己的事情，我趁此爲工作報告打一點底子。我要記着寫信給移民局和海關等單位對他們的合作表示謝意。都是些例行公事。」

「請便，請便，」龐德連忙答說。其實他巴不得少應酬幾句話，自顧自地瀏覽車窗外的景物。上次到美國還是二次大戰期間哩。用不了多久他就開始複習從窗外奔馳而過的美式招貼和習俗；美式廣告、新型汽車、舊車行門口標明二等貨車的售價。還有富於諷刺性的公路標語，對他這外國佬而言頗感陌生，例如：「路邊土鬆」，「急彎」，「前方有隘道」，「雨天路滑」。他也

注意到標源的駕駛模式。逐漸加多的女司機，堂客們溫馴地坐在旁邊。他留心到男人衣服的新款式，女仕們的新髮型，民防機關的大警告牌：「倘遇敵人實施奇襲，繼續行車，切勿蝟集在橋頭。」路邊的屋頂上密密麻麻豎着電視天線桿，公寓和店面櫥窗裏觸鼻碰眼的電視接收機，還有偶爾盤旋在頭頂上的直昇機。這一切和戰時美國大爲不同。

司機擇定由三區大橋前往曼哈坦區的上城。當汽車高速駛過幅度極寬的橋面時，紐約市的高樓大廈似乎撲面迎來，不久他們就廁身於由茂密的預力混凝土組成的摩天大樓莽林。車輛的喇叭聲不絕於途，一路上飄散着汽油味。

龐德轉臉對友伴說：「我覺得仍以吐之爲快。如果在地球表面尋覓核子目標，這個都市可以當之無愧。」

「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和它相提并論，」郝洛南表示同感，「想到可能發生的災害，常常使我睡不着覺。」

汽車駛到第五號路與第五十五號街的拐角處，停在紐約市數一數二好旅館聖乃濟大酒店的門前。有一位面容嚴肅的中年紳士，頭戴窄邊中凹的漢堡式禮帽，身穿藏青大敞，從司閽背後趨前迎了上來。郝洛南在行人道上給他們引介。

「龐德先生，這位是戴士沱警官，」他愼重其事地說，「我可以把客人交代給你了吧，警官？」

「可以，可以。請把他的行李送上樓。第二一〇〇號房間。最高一層。我先領龐德先生上去

看房間，看了是否樣樣都如他的意。」

龐德轉過身向郝洛南道別，並且朝他致謝。郝洛南有一小會兒背沖着他，對司閽人指點如何送客人的衣箱。那時龐德目光朝第五十五號街瞭望。他忽然蹙起眉頭。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斜刺裏衝上摩肩接踵的街口，阻擋了一輛黃色計程車的去路，計程車司機來了個緊急剎車，一把按響了喇叭，幸能及時按車不動。黑轎車不管三七二十一，加速馬力，剛好趕上綠燈衝尾而去跟第五號路的拐角便失去踪影。

雪佛蘭的駕駛技術果敢而漂亮，不過引起龐德注意的，在於司機位子上坐了位穿黑制服的黑膚嬌娃。同時透過後座玻窗，他也對唯一乘客獲致短暫的印象。他記得那人有一張灰裏透黑的面孔，會慢慢轉過臉朝他注視，龐德只瞟了一眼黑色轎車加速駛向第五號路。

龐德跟郝洛南握手道別。戴士沱以肘不奈煩地輕輕觸他一下。「我們照直進去，穿過廳廊去搭乘電梯。過大廳以後半邊向右轉。龐德先生戴上帽子吧。」

當龐德跟在戴士沱後面踏上旅館的臺階時，覺得要採取追踪行動爲時已晚。你走遍全世界恐怕難得遇見由女性黑人開車。當汽車伕的女黑人更屬鳳毛麟角。只有在紐約黑人大本營的哈林區或者行得通。剛才那輛黑雪佛蘭一定來自哈林區。

至於端坐在後座的大塊頭是誰呢？那張灰裏透黑的面孔，會不會是哈林一霸的巨先生？

「嗯——」龐德姑漫應之。就隨着瘦高個戴士沱警官走向電梯間。電梯一直升到第二十一層

樓。

「龐德先生，我們準備要使你稍感意外一下。」戴士沱有氣無力的說話，在龐德聽起來好像不够熱絡。

他們順走廊走到靠拐角的一號房間。寒風在過道的窗外低聲喟嘆。從玻窗朝下方略作俯瞰，龐德匆匆瞥見其他摩天高樓的上層結構，以及遠遠的下方中央公園裏光禿枝椏的樹木。他突然有遠離塵世之感，心頭覺得一陣空虛與孤寂交集的奇異感觸。

戴士沱啓開第二一〇〇號的房門，等客人進來之後再關上。是個點了燈的前屋。他們把脫下的大衣和帽子放在一張椅子上，然後戴士沱推開內室的房門守候客人通過。

他走進一間動人的起居室，備有像第三號道帝國大厦內部陳設的傢具。頗爲舒服的座椅，一邊放着淡黃緞面的長沙發，地板上舖了地毯，牆壁和天花板漆成淺灰色，屋角擺了一張凸邊的法國式碗櫥，裏面各色酒類，酒杯和冰酒器一應俱全。從寬大的玻窗望出去，冬日的太陽帶來一個瑞士式的晴朗天氣。旅館的中央暖氣系統使室內和煦如春。

通往臥室的門呀的一聲打開。

「已經在床頭爲你放好了花瓶。這是中央情報局對工作人員提出的座右銘：『使客人賓至如歸』。」說話的是位瘦高個年輕人。他裂嘴而笑，張開雙手從臥室裏迎了出來。龐德驚愕地站在原地，嚇得停住不動。

「賴非力老兄，你到底怎麽跑來此地的？」龐德緊揑住那一雙堅靱的手，熱烈地搖撼着。「而且，你怎麽跑到這家旅館裏來的？我的天，在紐約跟你重聚，再好沒有啦！你何時離開巴黎的工作崗位？我不相信他們也派遣你來辦理這一件案子。」

賴非力親熱地仔細地端詳他的英國朋友。

「你猜對了。他們已把我從巴黎調回。就我而言，眞叫幸會。中央情報局認爲咱們在礦泉王村的賭場上合作得天衣無縫，後來就把我從巴黎的聯合情報處調來，讓我在華府總局辦事，因此咱們又碰頭啦。我現在幹的是連絡官，代表中央情報局跟聯邦調查局的朋友們密取連繫。」賴非力伸手朝戴士沱指着。那位警官對於這兩位仁兄異常親熱的重逢似乎不大欣賞，因爲這跟職業上的慣例不合。「這樁案子，最低限度就美國這一頭而言，當然是他們ＦＢＩ的公事。可是你知道遇到海外的重大事務我們中央情報局總少不了要踏上一脚的。所以這是一次ＣＩＡ與ＦＢＩ的聯合作戰。現在你代表英國出任牙買佳那一頭的連絡官，我們聯和參謀團的人馬就三路到齊了。你對這樁案子的看法如何？坐下來咱們先喝一杯。一聽到你已經到了樓底下，我立即要了午餐，恐怕他快送上來了。」他說着逕自走到碗橱那邊去配馬蒂尼鷄尾酒。

「哎呀，我倒完全蒙在鼓裏了，」龐德說，「當然這因爲麥爺守口如瓶的緣故。老爺子從不向人透露好消息的。我想他認爲那樣可能影響到你要不要出這趟差的決斷力。話說回來，他有他的道理。」

龐德突然覺得把戴士沱冷落在一邊，不大禮貌。於是就轉過臉跟他聊開了。「警官，本人在此地辦公事，很榮幸能接受您的指揮，」他技巧的給戴士沱一頂高帽子，「根據我的瞭解，這一樁公事似乎可以乾淨俐落地劈爲兩半。有一半全部在美國境內，當然屬於你的管轄範圍。另外一半，我們在行動上似有必要追蹤到加勒比海地區。特別是牙買佳島。據我的瞭解，離開美國領海以後，由我負行動總責。賴兄代表貴國政府負責擔任兩下之間的連絡。我在貴國將經由CIA系統向倫敦報告。當我追踪到加勒比海以後將直接報告倫敦，一面使CIA獲知進展。你是否也持同樣看法？」

戴士沱微笑答說：「龐德先生，差不多就是這麽辦。胡佛局長要我轉告一聲，他很高興你來此地協助我們破案。」隨後他加上一句，「我們當然不會干預英國主辦的那一頭，聽說CIA派員協助你們工作那是使我們欣慰的事。相信樣樣事會很順遂的。祝你好運。」於是他舉起賴非力遞到手裏的酒杯向客人祝飲。

三個人頗爲欣賞地嚐冰冷的烈酒。賴非力的鷹鈎面孔帶有一種迷茫的表情。

有人輕聲敲門。賴非力走過去開門，是小僮送來龐德的兩隻衣箱。小僮身後跟來兩名推着食物平台車的侍者，車上放了有蓋罩的菜盤，刀叉和雪白的蔴布。侍者拉開一張折叠桌開始佈置餐具。

「帶澆頭的薄殼蟹，半嫩漢堡烤牛排，法式炸洋芋，花椰菜，十錦澆頭沙拉，奶油糖果餡冰淇淋。還有美國最好的乾酪，都中意吧？」

「聽起來滿帶勁！」嘴裏贊成，可是龐德的心裏對奶油糖果餾有點不敢恭維。

三個人坐下來慢慢地一道道享用頭等美國廚司的佳餚。他們很少交談，直到上過咖啡，空菜盤一一清除以後，戴士沱警官掏出一支大雪茄，這才淸淸嗓門講話。

「龐德先生，」他說，「現在請你跟我們談談你對案情的瞭解，可好？」

龐德用拇指打開一包帶濾嘴吉士菲香烟的包裝玻璃紙。當他安坐在這家既豪華又溫暖的旅館的安樂椅中時，不禁囘想起兩週前在元月初幾，他冒着大霧離開公寓去辦公室的情境。

二　晉謁麥爺局長

〇〇七號那輛灰色本特萊跑車幾分鐘之前由寄存的修車行派人開到柴爾氏公寓的門口。他坐進駕駛席一揿起動器引擎應聲打響。他擰亮重霧中使用的一對小燈，小心翼翼順國王大道轉到史諾街，然後拐往海德公園。

昨晚半夜裏麥爺的參謀長打來的電話，說局座要於今天上午九點召見〇〇七號。「稍微早了一點，」參謀長代爲歉意的說，「不過看來他似乎要選擇一位同事去辦一件案子。已經琢磨好幾個禮拜了。可能他最近才拿定了主意。」

「你能在電話裏透一點影子麼？」

「蘋果(APPLE)代發A，查理(CHARLIE)代表C。」參謀長說了這麼一句以後立刻掛斷電話

那意思說案情與A站和C站有關。A站主管美國地區，C站主管加勒比海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C站工作過一段時間，可是對於C站及其境域內遭遇何種問題，他簡直一竅不通。

龐德開車緩緩地靠柏油路邊越過海德公園，這時只有排氣管隱隱吐出的鼓點聲陪他作伴。想到即將晉謁特種勤務局德高望重的現任局長—麥爺，他從心坎裏掀起了興奮之情。自夏末以來他一直未再與一雙冷峻精明的眸子打過照面。記得上一次晉謁麥爺，局座是滿肚子的高興。

他老人家當時曾說：「休休假。好好地休一次假。然後再設法在你那隻手背上施行一次人工皮膚移植術。管經理的『Q』組會爲你接洽一位第一流醫生，並且約定一個動手術的日期。我們決不容許你手上留着那塊蘇俄商標在外面闖來闖去。等你統統拾絡好了以後，讓我看看能否爲你尋到一個良好的目標。好的，祝你走鴻運。」

手背的皮膚移植手術算動過了，雖然不痛復原却很慢。皮膚上殘留的俄文字母，代表間諜"Spion"的第一個字母，"SCH"終於被醫生請走了，龐德一想起用小匕首劃下那個字母的人不禁恨得牙癢癢的。

手執小匕首的那個傢伙必是精靈的俄帝特務機關摩下的一員。那個專以制裁叛變諜員爲職司的機關，簡稱"SMERSH"，卽鋤奸團（"Smyert Spionam"的縮字，不知近況怎樣？那機關目前仍然那麼活耀而且有力麼？特務頭子貝利亞被整肅以後它現在歸誰統御呢？自從出差法國在鑛泉王村的賭場出了一場風頭以後，龐德發誓要找機會雪恥報仇。上一次晉謁麥爺時，他已經吐露

過自已的心願。這一次召見會不會與報仇雪恨有關？

當眼簾中映出朦朧的攝政公園的景象時，爲集中注意力，龐德不得已使眼睛瞇成一條縫。儀表板小燈照在他的臉上，顯出一副嚴肅而倔强的神情。

他把汽車開到那座高聳而憔悴大厦背後的車房，把車鑰交給車輛集用場一位便裝司機，而後走向正門。他搭電梯升到頂上一層樓，然後順着舖了厚實地毯的走廊走向盡頭倒數第二間屋。麥爺隔壁是參謀長室。參謀長正等候他的大駕，見他到達立即在對講機向局座報告。

「〇〇七號已經來到。」

「讓他進來。」

夾間裏坐着局座的私人秘書錢本妮小姐，有時她有通天的權力。這時她鼓舞地對他一笑。他越過兩扇房門，走進局長室。室外的門框上一盞綠燈泡頓時亮了起來，意思說局座正在處理要公，請勿打擾。

舖了大紅皮面的大辦公桌上，一盞綠玻璃罩的案頭燈正向下方側射。由於窗外倫敦濃霧的關係，室內其餘地方就顯得非常黝黑。

「〇〇七號，你早。給我瞧瞧你的手。成績不算壞。他們從那兒取皮膚來移植的？」

「在靠肩的上臂。」

「嗯。汗毛在新肉上長得比較長。而且倒轉來了。不過，又有甚麽辦法呢。現在看起來還過

得去。你坐下來。」

龐德繞過辦公桌坐在隔桌與局座相望唯一的那張椅子。一雙灰色眸子對他細細端詳，似乎要看透了他。

「休的假還算滿意麽？」

「很好。謝謝您。」

「以前有沒有見過這個？」麥爺從背心口袋中粗率地掏出一樣玩意。只見他隨手向龐德這一面一抛，便落在書桌大紅皮面的半中腰。那玩意碰在桌面上發出一種隱約的玎璫聲。原來是一塊金光閃閃，直徑大約一吋的金幣。

龐德檢起它轉過面看看，然後拿在手心裏佃一佃。

「沒有見過，您哪。或許要値五鎊錢嗎？」

「古董商收購它，願意出十七鎊錢。是一塊英王愛德華四世鑄造的『玫瑰貴族』古幣。」

麥爺又用手變寶似地從背心口袋陸續掏出一些燦爛的金幣撒在靠龐德那一面的桌面上。他一面放金幣，一面一塊一塊地瞥上一眼驗明正身。

「一五一〇年西班牙菲亦沙大帝鑄造的『相好金幣』；一五七四年法王查理九世鑄造的盾日金幣；一六〇〇年法王亨利四世鑄造的雙盾金幣；一五六〇年西王菲力浦二世鑄造的雙杜克金幣；一五三八年荷蘭王查理・義格蒙鑄造的萊德金幣；一六一七年熱那亞鑄造的四倍金幣；一六四

年法王路易十四鑄造的雙路易金幣。這些古幣熔融了很值錢。在古董商人心目中更有價值。每一塊以賣十鎊到二十鎊不等。有沒有發現它們共同具備的特徵？」

龐德看不出來，照直答說：「我外行，您哪。」

「所有這些古金幣統統在一六五〇年以前鑄造的。要知道大海盜，血腥莫根，從一六七五年到一六八八年出任加勒比海牙買佳島的總督兼督軍。英王金幣當時是島上的通用硬幣。可能運過大西洋給駐軍發餉。這些不同花色的硬幣也許由後來好幾位著名海盜蒐羅的藏寶中發掘出來的，據我所知這班橫行七海的魔王包括——奧羅乃斯、大比萊、夏普、邵金氏、黑鬍子等等，這些花色，據大英博物館的品鑑家和斯賓克斯古董行的一致看法，據說可以斷定是莫根的寶藏。」

講到這裏麥爺停頓下來，塞進烟葉然後抽一袋烟斗。局長沒有邀請部下一同抽烟，在這種情形下龐德未便自行抽香烟。

「這個寶藏而且怕不小哩。到目前爲止，僅在過去幾個月以內就有將近一千枚頭似的金幣出現美國各地。假如財政部特勤組和聯邦調查局一共追踪到一千枚的樣子，那麼誰知道究竟有多少枚在熔爐中化爲金塊或者偷偷地被私人所收購貯藏呢？奇怪的是這種金幣源源出籠，流入銀行、金舖、古董商，當然其中大多數由當舖老闆經手。聯邦調查局正加緊注意其發展。他們不願意堂皇地在警局門前張貼告示把這些古幣當做賊贜處理，因爲那樣辦，它就會漸漸絕跡於市面，改爲熔化成金磚流入黃金黑市買賣。那時犧牲了金幣的稀有價值，黃金就流入地下市場。目前的情況

是有人利用黑人職工——像火車茶房、餐廳待役、卡車司機之流——使金幣暗中流通美國各地。被利用的人一點也不知內情。這裏舉一個範例。」麥爺取出印了紅星代表機密文件的一只棕色卷宗夾，翻了一會，取出一張信紙。當麥爺把信紙高高抬起時，龐德可以從反面隱約辨識頂上的印體字跡：「司法部聯邦調查局信箋。」麥爺照直唸道：

「查柴史密斯，年卅五歲，黑人，臥車職工聯合會會員，住在紐約市第一二六號西街九〇B號。」（麥爺唸到這裏抬起頭註釋說：「在哈林區。」）「嫌疑人經開設在龍納克斯道八七號費恩珠寶行的店東費亞瑟所指認。據稱此人在去年十一月廿一日曾携有四枚十六、十七世紀的古代金幣求售。費亞瑟願出一百美元收購，當即成交。

「爾後在詰詢中，史密斯供稱金幣四枚彼係由七重天酒吧B．Q（哈林區一家頗有名氣的酒吧）另一黑人處以每枚二十元代價購得。那個黑人以前曾見過，事後亦未再謀面。賣主云如將金幣携至狄芬尼名珠寶店求售每枚可賣到五十元。並云自己急需現鈔亦不願跋涉至名珠寶店。史密斯先以二十元買下一枚，旋即發覺當舖願出廿五元收購，他又匆匆返回酒吧付六十元買下其餘三枚。次晨彼即携至費恩行求售。嫌疑人並無罪犯前科。」

麥爺將信紙放回棕色卷宗夾中的原位。

「那是一個典型案件」，局長接着往下講：「治安當局曾累次企圖追查來源，他們最多查出中間的轉手人，有一次找到以較賤代價收購一百枚的某人。據悉較大宗的買賣多半在紐約哈林區

或者在佛羅里達州成交。中間轉手人總是一位不知名的黑人。有位受過教育，寫字間的朋友說他猜想這些金幣大半是當年黑鬍子海盜的寶藏。」

就多數案件言，列爲「黑鬍子寶藏頗可自圓其說，」麥爺滔滔往下講，「因爲他的部份賊贓會於一九二八年聖誕節左近的梅角附近經人掘寶出土，當屬可信。梅角在北加羅林州美堡縣，地當巴茨溪流八潘力柯河的會合處。你別誤會我是掘寶專家，」他笑笑說，「你可以從檔案中獲悉案件的全貌。所以自理論上講，那些幸運掘寶商很可能把挖到的寶貨暫時收藏起來，等大衆忘記這樁事情時，再迅速向市面抛售，也許他們按照珠寶商願意收購的價格整批抛售一次。這個說法雖有道理，可是仍有兩點漏洞。

麥爺歇了一會，重新抽幾口烟斗。

「第一、黑鬍子曾活躍在一六九〇年至一七一〇年。何以這批金幣中沒有一枚鑄在一六五〇年以後呢？這是可疑的一點。而且，我已經說過，他的寶藏中不應該摻入英王愛德華四世鑄造的玫瑰貴族金幣，因爲在史冊上我們找不出曾有一艘運送財物的帆船於赴牙買佳途中遭刼的記載。運軍餉的帆船沿途警衛森嚴，海盜無法下手。」

「第二，」麥爺先抬頭望望天花板再朝龐德交換眼神，「我曉得寶藏出土在何處，至少對我自己的想法頗具信心。我相信出土之處不是在美國，而是在在牙買佳。這應該是血腥莫根的寶藏，乃是歷史上最價昂的富藏之一。

「我的天，」龐德驚詫的問：「怎樣……我們怎樣獲得這個結論的呢？」

麥爺抬起一隻手。「你可以從中獲悉各項細節。」他把手放下來，覆在棕色卷宗夾的封面上。「長話短說，本局的C站有一段時間已經注意到有一艘裝柴油機的漁艇，叫『飛剪號』，時常從牙買佳北岸一個離島出發越過佛羅里達州的基威士，進入墨西哥灣駛拉佛州西岸一處叫聖彼得斯堡的港口。聖彼得斯堡，離湯巴市不遠，是一個歇夏的地點。在聯邦調查局協助下我們已查悉飛剪號的船主，以及離島的地主，以及離島的地主是位『巨先生』此人住在紐約市哈林區，是當地巨無覇。可曾聽說過此人？

「沒有。」龐德據實相告。

「相當奇怪的是，」麥爺的聲調開始放低也柔和些，「有一個黑人在賭場玩猜字賭時，以一張廿元美鈔下注，贏進一塊金幣。據說他記得那金幣是巨先生手下大將的東西。」麥爺故意用烟斗的柄把朝龐德戳戳引起他注意，「曾經用做收購情報的代價。情報販子是個共黨份子，現在已被FBI吸收，暗中做反情報工作。」

龐德輕輕吹了一聲口哨。

「總而言之，」麥爺結論說，「我們懷疑這個牙買佳寶藏，或者其中一大部份，目前正被利用作爲國際共黨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的資金。當我告訴你巨先生究是何許人以後，我們的猜測便幾乎十拿九穩了。」

龐德兩眼注視他的主管，屏息等待着。

「巨先生，」麥爺增强語調說，「也許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具權勢的黑人罪魁。他是……」講到此地局長愼審地盤算說，「黑寡婦巫毒邪教的通天教主。據說是首創巫毒教那位薩米地男爵本人的轉世。（麥爺輕拍卷宗夾，『你在這本檔案夾中可以找到所有這些知識，我相信讀到那裡會使你膽戰心驚哩。』）同時，他也是一名蘇俄情報員。最重要的一點，姓龐的，也許是最使你發生興趣的一點，巨先生乃是俄帝鋤奸團（"SMERSH"）中的一員大將。」

「啊，」龐德慢慢說，「現在我明白了。」

「相當複雜的案情，」麥爺關切地望着龐德，「這位巨先生，也的確是個人物。」

「我從來沒聽說過黑人出過驚天動地的大罪魁，」龐德說，「我們曉得中共匪幫賣過鴉片烟。日本人有珍珠大王，毒品私梟。黑人嘛，不乏去非洲幹走私鑽石和黃金勾當的人，不過，都是小規模的搞。他們似乎不善經營大企業。黑人如果飮酒過度往往造成酗酒案件，那是我們想像得到的。」

「這位巨人是個例外，」麥爺說，「他並非百分之百的黑人。出生於海地。祖先有法蘭西血統。就檔案的記載，曾在莫斯科受過訓練。而且黑人時代似乎方興未艾，各行各業都有黑人的優異天才脫穎而出——像科學家、醫師和作家。也該是出個驚人的黑人罪魁的年月。要曉得全世界黑皮膚的人口共有兩億五千萬。幾佔白種人總數的三分之一。他們有頭腦，也有膽識。現在莫斯

科又就其中選拔了一位長才予以特技訓練。」

「我希望和他見見面，」龐德說。他又心平氣和附加一個尾巴，「我很願意和 SMERSH 的任何一位團員見見面。」

「龐德，這樣就好辦了，你把這個拿去。」麥爺把那本厚實的棕色卷宗夾遞給了他。「找蒲倫德和狄蒙兩位好好談談。」準備在一個星期以內出勤。這是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聯合的行動。看在上帝份上。不要踩痛FBI的脚面，人家脚底下長了鷄眼。祝你好運。」

龐德下樓直趨A站長狄蒙少校的辦公室。狄少校是個精靈的加拿大人，負責代表特勤局與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密取連繫。

狄蒙從辦公桌後抬起頭來。「我曉得你要挑起這付擔子的，」他看卷夾一眼說，「我琢磨有你的份，請坐。」他向電壁爐旁邊一張安樂椅一抬手。「等你從頭到尾研讀一遍以後，我來為你補充點夾縫的資料。」

三　一張名片

現在已經事隔十天，向戴士沱和賴非力討教一番以後並沒有獲得多少新材料。龐德到紐約後在豪華的聖乃濟大旅館舒服的睡了一夜，翌晨一覺醒來躺在床上慢慢地這麼回想。

戴士沱告訴了許多關於巨先生的詳細資料，可是對於辦案却毫無用場。巨先生現年四十五歲，出生在海地，血統是一半黑人一半法蘭西種。由於生來是個高大身材，又因爲他那富於幻想的大名，取三個字的字首縮攏在一起恰好成爲BIG，所以年輕時就被人叫慣了「巨先生」。（Buonaqarte Ignace Gallea，縮成BIG。）或者更簡化爲「老巨」。成年以後以渾號「巨先生」或者「巨人」見稱於世。至於他的本名恐怕只有在海地島他的教區登記簿或者聯邦調查局專爲他設的資料袋中可以查出。除了好色，他並無其他惡癖。跟他有過一腿的女人不計其數。他既不酗酒又不抽烟。唯一可能致命的陷陷是患一種慢性心臟病，最近幾年使皮膚略呈灰色。這個大孩子從小就加入了巫毒教。起先在牙買佳太子港當卡車司機。後來移居美國，替鑽石幫當閒差，很受賞識。禁酒法令解除以後，他搬到紐約市哈林區，出資買下一爿小型夜總會一半的股權，同時也雇用幾名應召黑女。一九三八年他的合夥人被人謀殺，屍體裝在洋灰桶裏在哈林河上浮起。自此以後巨先生成爲這樁生意的唯一店東。一九四三年他曾應徵入伍。由於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被戰時美國特種勤務機關的戰略情報局（簡稱OSS）看中，經過一番澈底的訓練以後，就派他潛伏在馬賽港，暗中和貝當元帥的親德分子作對。到了馬賽他順理成章摻入非洲黑人幫的碼頭工人行列，工作表現極爲優異，曾提供不少正確而有用的海軍情報。當時他和一個爲俄國人做類似

工作的蘇俄情報員很接近。大戰結束後他在法國解甲歸田，當時曾獲得美國和法國政府的勛獎。其後有五年之久他的行踪不明，可能就在那時潛往莫斯科。一九五〇年他返回紐約市哈林區，不久他在FBI的黑名單中榜上有名，因爲他已是潛美蘇俄情報員的可疑分子。可是他本人從未犯過罪行，也不會落入FBI設的陷阱。他重整舊業以後聲勢日大。他名下一共開了三家夜總會，也經營着一系列哈林妓女戶，生意都很興隆。他的財力愈來愈雄厚，好像有不盡的寶藏滾滾而來。他爲每一位得力助手租公寓住，代他們繳付每家每年二千美元的房租。因此，爲預防遭人暗算，他的一舉一動都有妥善而精密的保護。

據說他曾經在哈林區興建一處對外不公開的巫毒廟宇，而且也設法與海地島上的正宗巫毒法師取得連繫。市面上謠傳「巨先生」就是創立巫毒教的始祖薩米狄男爵的轉世，亦即那位魔法無邊的黑王子借他身子還魂。他自己又從中興風作浪，助長這種謠言的泛濫，所以弄到後來在黑人社會的低級階層中已經確信有這一回事。其結果，他變成了一個活閻王。如果有人冒犯了他，或者違抗了他的命令，他就憑藉魔掌使那人很快就神秘地一命嗚呼。

龐德曾經查詢戴士沱和賴非力兩位，這位黑奴巨人究竟有沒有跟「鋤奸團」沆瀣一氣的眞憑實據。他們的答覆是相當的肯定。

在一九五一年，聯邦調查局好不容易說服一位俄國內政部（MVD）常駐美國的蘇俄情報員擔任吃裏爬外的雙重間諜，講好的條件是工作半年以後予以政治庇護，保障他的安全，同時賞給

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金磚。事情安排好以後，順利地履行一個月的義務，其間的收穫使治安機關引以為慰。那名蘇俄間諜已經約好聯合國蘇俄代表團當中一位經濟顧問見面會談一次。那是個星期六。他如期赴約。他走到賓雪凡尼亞地底車站準備搭乘地下電車前往格林灣。那是位於長島之濱從前的莫根大王財產，現在已經被蘇俄代表團買下來作為團員們週末度假的處所。

那個蘇俄間諜站在月臺邊等車，身旁有個高頭大馬型大黑人，後來從照片上鑑定出來這人很像巨先生。當列車進站就要停靠時，趁着人潮向前洶湧，那間諜不知怎麼一來竟被擠下月臺被第一輛車壓成血液模糊的肉餅。沒有人看見他被人推一把，不過在人潮湧向車廂的那一刹，暗算別人並不困難。乘客中有人說那慘案不像是臥軌自殺。因為那位間諜掉下去時曾經發出悽厲的一聲喊叫，而且他的肩上還揹了一只高爾夫球桿袋哩。巨先生，當然有一套出事時不在現場的辯白。他自稱絕無逞兇的可能性，其確鑿程度一如貯存美國政府金磚的納克斯堡那樣硬幫可靠。警檢雙方會請巨先生應訊，在哈林區第一流能言善辯大律師的庇護下很快他就交保釋放。

這一樁例證對龐德言已屬十分有益。他相信巨先生正是一位經過鋤奸團訓練的得力分子，是一個使人戰慄在生死邊緣的眞實可怕武器。這樣的安排又是多麼的巧妙而出色。一方面利用黑人低級社會對巫毒教愚夫愚婦式的盲目崇拜與恐怖心理，使他們唯命是從。一方面就利用這班人組成一個黑人情報傳遞網。首先將美國整個交通界的基層員工納入這一體系，這是多富幻想的創造才能。於是火車侍者，卡車司機，碼頭裝卸工人都成為他的工具。這些人對於幫主的垂詢，有問

必答，絲毫不知道幫主竟是俄國人的傳聲筒。稍有頭腦的低級員工，琢磨一陣之後，也許推測關乎車船班期與時刻表的消息可能係由敵對運輸機關所蒐求。

龐德覺出脊樑骨上似乎隱約有虫豸爬行，這已不是第一次的經驗。每次想到俄帝特務機關那種冷酷，卓越的工作表現，以及利用受私刑與死亡為威脅來提高工作效率的『鋤奸團』，他就有這種感覺，而『鋤奸團』正是散佈死亡訊息的一個原動機器。

想到這裏，龐德暫時甩掉一腦袋的思慮，勉為其難地爬下聖乃濟旅館的臥床。好啦，眼前就有一個亟待摧毀的鋤奸團團員。在法國鑛泉王村辦案時，他只有機會瞥了這種人一眼。這一次可以面對面地大戰一場了。巨先生？一定是一場史詩般的殺伐。

龐德踱向窗前，隨手揭開帷幔。這房間朝北方，正對哈林區。龐德在窗前向北方的天際注視片刻。在不遠的地方有一位仁兄可能也在擁枕高臥，也許一覺醒來後，正在打他龐某的主意。因為那人曾經坐在轎車裏對小立階前的龐德和戴士汜有過一面之緣。龐德朝美好的大晴天愉快地裂嘴微笑。沒有人，包括巨先生在內，會欣賞他面部的表情的。

龐德想到這裏，聳了一下肩膀，然後大踏步走向電話機。

「聖乃濟旅館總機。您早。」是接綫生的聲音。

「請接供應部。」龐德吩咐道。「供應部嗎？替我送一客早餐。半品脫橘子汁。炒三個鷄蛋配鹹肉。雙份掺奶油的咖啡。土司，還有檸檬果子醬。懂了麼？」

侍應生在電話裏複誦一遍客人要的早餐。而後龐德走出臥室來到客室，拾起一早放在門背後的當天報紙，足足有五磅重。他注意到桌上大包小包擺了一大堆東西，可是他有不屑一顧的神氣。

昨天下午，在聯邦調查局擺佈之下，他答應爲行動方便起見使自己衣飾稍稍美國化一點。來過一名裁縫師傅，替他量身縫製兩套單排鈕扣輕磅的藏青毛料西裝。他堅決反對較比浮華的料子。一位雜貨商帶來雪白的尖領耐龍襯袜，半打方格薄綢領帶，跟部繡了花的短褲，兩三塊裝飾用方帕，幾條短褲和T字汗衫，一件墊寬肩部的駱駝絨大氅，一頂狹邊灰呢禮帽，還有兩隻手工精製黑色鹿皮手套。

他自己又添置了一些配件，包括領帶夾，鱷魚皮錢夾，方蓋的吉波打火機，可以裝刮鬍刀、梳子和牙刷的塑膠盥洗包，寬邊半角平光眼鏡，最後買了一隻可裝起這些東西的衣箱。

他仍然携用自備的白蘭大牌〇・二五口徑的連發手槍，以及吊在胳肢窩下面的麂皮槍背帶。至於其他衣物統統在午間包裝好寄往牙買佳，等他抵步時再行換用。

他理了一次髮，剪個短短的軍人頭。他們要他對人說是波士頓人氏，在關氏信託公司倫敦分號工作，現在回紐約休假。賴非立又指點他一些美國口音的慣例，答話時越簡單越好，用單音節的字眼，避免雙音節。賴非立說不管跟誰交談，你總可以用「是，不，自然。」(Ya, Nope, Sure)三個字訣應付過去。

龐德望着那一堆使他改變外貌的衣物，面有不愉之色，又依依不捨地脫去睡衣。賴非立說：「我們通常沒有穿睡衣睡覺的習慣。」他先去蓬蓬頭淋了一個吱吱叫的冷水澡。在刮臉時他對鏡顧影。黑髮的右上角那個大逗點符號已經削去了底下的一鈎。頭髮推得高高的，略與太陽穴相齊。右頰上淺淺的一條筆直的疤痕依然健在。FBI曾派人用面膏爲他整容，也勸他不要從藍灰的眼光中露出肅殺的神色。龐德自信憑他的高顴骨和黑頭髮冒充美國人或許不致露出馬脚，除非遇到精明的女人。

龐德赤條條走到前室打開幾個盒子。隔一會他穿着藏青長褲白襯衣，踱到起居間靠近窗前寫字桌拖開一把椅子，開始閱讀李弗摩所寫的「瀛海奇談」。

那是麥翁指定他仔細咀嚼的好書。局長說：「著者對書中所述瞭如指掌。你要時時銘記，他所描寫的是一九五〇年在海地的見聞，並非中古時代的非洲巫教。書裏的禮儀，天天有人演練。」

龐德不久就讀到記述海地的中篇：

「下一步驟，經過巫毒教派的大師們——例如唐彼得、吉大、蒙丹、巴卡樓、商多之輩——的闢劃與移殖，產生了邪惡的概念，又從非洲剛果學來聞名遐邇的祭典。他們能使教民成爲唯命是從的行屍走肉。利用僵屍法術使教徒變成僵屍般的奴僕。也能够塑製害人的符籙用以陷害仇敵。就外形而言，那符籙，可能是仇人的一張照片，或者一只小棺材，甚至一隻癩蝦蟆，經過一再

使用毒劑以後使之僵化。

「巫毒教祭祀長柯士迷又將這種法術擴大，詭稱道行深的巫毒徒，可能搖身變成巨蟒，也能在夜間化爲蝙蝠飛入民家吸食幼兒血液，也可以變成渺小的葫蘆在田野裏翻滾。還有一些有着夢魘般名號的神秘罪惡社團在祭神的時候，並非如習見的教派以雄雞鴿子，山犬，小狗，豬仔爲犧牲，而是使用所謂『無角山羊』，究其實，無角山羊就是圓顱方趾的活人……」讀到此事，龐德隨手翻弄已經看過的紙頁。從上文片斷敍述中，他可以在腦海中幻出一個又猙獰又黑暗的宗教以及所遵循的恐怖儀禮。

他繼續往下讀。

「……烟霧瀰漫，人聲嚣雜，配着振耳的鼕鼕鼓聲，祭祀的細節於是便緩慢地陳現在思維淨化的觀衆們的面前。……

……舞蹈者一前一後，很慢很慢扭動着胴體，每動作一次，下顎向上一揚，臀部往上一翻，每隔兩次幌一次肩胛。他們的眼睛半閉半開，嘴裏背誦着一段無法理解的歌句，每唱完一段，再降低八音度重複一遍。當鼓點變換節拍時，他們一齊挺直身子，伸直雙臂在頂上打圈圈，而眼球整個往上翻，眸子滴溜溜地打轉轉……

……擠到人群的最前排，我發覺有一個狗窩大小的寮舍，用手電筒的光來照進去，看見裏面供了一個黑十字架，旁邊放着些破衣服、鍊子、鎌刀和鞭子。都是海地巫毒流傳下來的祭祀用具

。門外燃燒着熊熊的柴火，其中插着一把彎刀，一雙大鉗子，底部都燒成赤紅。這是向愛神、故皇后瑪利的祭奠物。

在寮舍的後面有一尊石臼，中央插了一只巨大黝黑的十字架。石臼外緣以白漆繪了一個骷髏。十字架的橫短木上披了一件舊晨褸；袖子留在外邊。一頂舊圓形體帽放在豎立長木頂端。每一座巫毒教廟宇都有這種圓騰擺設。它並非用來嘲笑耶穌教會，而是用以虔敬他們創教始祖，黑閻王薩米狄男爵的。人若斷了氣歸薩米狄管轄……

……鼓手們變換了節奏，小沙彌跳跳蹦蹦來到祭壇上，雙手捧着一只盆，裏面好像着火的泥油，不斷溢出又藍又黃的火焰。只見他圍繞圓柱族轉，洒了三灘火焰做爲奠酒，他的脚步開始抖戰。然後以狂熱的神情他把盆裏所有的煉油統統傾倒在地上。樂鼓手之一抓住族轉的他，脫去他的拖鞋捲起他的褲管，那時頭上的覆巾掉下來露出那年輕毛茸茸的頭顱。其他樂鼓手們跪在地上用手沾着燃燒的泥油，朝臉上、肘部和手上亂塗。樂鼓手的鈴鐺搖得震天價響。那小沙彌獨自一人環繞圓柱急轉，在祭壇上身不由己的竄來竄去，衝倒在鼓手的中間。他兩眼緊閉，額外朝上揚，下巴向下墜。稍後，猶如挨了一下無情的拳擊，他墜在地上仰天躺倒，裂嘴伸直頸頸，肩胛和頸肌不停的抽攣。他暴汗如雨，混身顫動戰慄，好像發夜醫的狗。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瞳孔朝上翻入眼皮中，只見到白眼珠。嘴唇邊不停的冒白沫……

「……小沙彌現在改爲跳緩慢舞步，手裏揮着彎刀，從柴火旁邊走了出來，不時向上空一次

又一次甩刀，而後接住刀柄。不一會他改爲用手握刀鋒的鈍部。小沙彌輕步舞向祭師面前，仲手抓住刀柄。祭師先行引退，小沙彌獨自個又蹦又跳圍着大桶族轉。旁觀者突然放鬆包圍圈，那時小沙彌一隻手握住彎刀在頭頂上耍圈圈，臉上作出兇惡樣子，向人群衝鋒。祭壇暫時籠罩着强烈的恐怖意識。歌唱聲一變而爲普遍的嗥叫，樂鼓手忘了用手敲打，只顧發出憤怒已極的狂吼。

小沙彌把頭朝後一甩，使勁將彎刀的刀鋒往心裏窩一戳。他的膝部一軟，頭接着往前搭了下來。……」

有人敲敲房間，原來是僕歐送來早餐。龐德巴不得就此和可怕的遊記暫作小別，重新回到正常的現實世界。要隔好幾分鐘，才使他忘記閱讀中所造成陰森而神秘氣氛。

隨早餐推車一路送來的另外還有一只一立方呎大小的包裹。似乎是件貴重物品。龐德讓僕歐就近放在牆角的碗櫥裏。大概賴非力事後想起到才買來的，他想。他很帶勁地吃着早餐。偶爾嘴裏不停嚼着食物，朝窗外眺望，一面回味適才所閱讀的景狀。

直到喝完最後一口咖啡，點燃起這一天頭一枝香烟，他才察覺牆角傳出來小小的噪音。

那是一種輕微悶聲而機械化的隱約滴答聲。好像從碗櫥裏傳出來。

「滴答……滴答……滴答。」

絲毫未曾猶豫，一點不以自己的行動爲可笑，他一個入水式衝到安樂椅後的地板上，然後蹲在椅子後面全力注意從包裹盒裏發出的聲音。「吃穩點，」他安慰自己說：「不要發傻。不過是

一隻鏡而已。幹嘛送一隻鐘來呢。他送一隻鐘幹什麼呀？誰送的？」

「滴答……滴答……滴答……」

配襯着寂靜的房間，噪聲似乎越來越大。那聲音幾乎跟龐德的心跡亦步亦趨起來。「別鬧笑話。李弗摩描述的巫毒儀禮把你的神經系弄脆弱了。那蓼蓼鼓聲……

「滴答……滴答……滴答……」

而後突然間響起嘹亮而急促的警鈴。

「噹噹噹噹噹噹…………」

龐德從緊張中鬆懈下來。他那枝香烟在地毯上燒了一個洞。他拾起香烟送上唇邊抽了一口。

鬧鐘如果和炸彈聯裝在一起，鐘樞第一次敲打時就會引爆炸藥。鐘樞敲打着起爆劑上的一只雷管帽，起爆劑點燃以後立刻引燃炸藥，於是哪…………

龐德從椅背後面伸出頭守視那只包裹。

「噹噹噹……」

悶聲的敲打連續約有半分鐘之久，而後韻律緩了下來。

「噹……噹……噹……噹…」

「叭……」

像一發鳥槍彈撞擊聲，可是在密閉的房間裏却也造成可觀的爆震。

包裹炸得粉碎，從碗櫥上掉了下來。碗櫥裏的酒杯和酒瓶也遭了殃，一股黑烟從櫥後的灰牆冉冉升起。有些碎玻璃碴零零落落的掉在地上。室內蘊蓄一股濃烈的炸藥味。

龐德慢慢站起身來，走到窗前，打開玻窗。後來他撥動戴士沱的電話號碼。「他心平氣和地的朝話筒說：「鳳梨一只……不，小號的……打破幾只杯子，好的，謝啦……當然用不着，再見。」

他把破瓶碎杯拾絡在一堆，由小小前室走向房門，打開房門，在旋鈕上掛了「請勿打擾」的牌子，反鎖上房門，然後返回臥室。

等他穿好衣服，剛好有人敲門。

「誰呀？」他問。

「O‧K‧是戴士沱」

戴士沱匆匆地排闥而入，後面跟進來一位腋下挾着一只黑匣子面色蒼白的年輕人。

「這位是爆破組的薛浦。」戴士沱介紹說。

主客握手之後，那年輕人立即在包裹的殘滓旁邊跪了下來。

那人打開黑匣子取出一雙橡皮手套和幾把牙醫師用的小鉗子。他把寫字檯上一張吸墨紙鋪在地上，開始用鉗子小心翼翼地把金屬片和玻璃碎片放在紙上。

他一面做活一面問龐德出事的經過。

「大約響了半分鐘的鬧鐘？我懂了。唔，這是甚麼？」他謹愼地拉出一個盛照片膠捲用的鋁筒，然後放在一邊。

做了幾分鐘以後他說：

「用的半分鐘酸性藥包。」他獲得結論說：「鬧鐘的第一棰，敲破了酸性包。酸液腐蝕一根銅線。三十秒後銅線折斷，使撞針敲打發火帽。」他手裏拿着一只象牌獵槍子彈殼。「四發的象牌獵槍。黑藥筒。空包。沒有彈頭。幸虧不是一發手榴彈。這包裹裏很空。有可能使你受傷。現在讓我們看看這裏面是甚麼。」他拾起那只小鋁筒，擰開螺帽，從中夾出一張小紙頭，然後用鉗子把它攤開。

他細心把紙頭平攤在地毯上，用四隻小工具壓住四角。紙上繕打了三句話。龐德和戴士沱俯下身來先覩爲快。「此鐘的內臟已停止滴答響，」紙上是這麼寫的，「閣下的心臟已經做好號碼。我知道那個號碼，我現在來記數。」

那紙頭的下端署名處是：「1 2 3 4 5 6 7……？」

大家站立起來。龐德哼了一聲說：「吓人的玩意兒。」

「可是那傢伙怎樣知道你已經駕到的？」戴士沱問。

龐德告訴他會在五十五號街上看見一輛黑轎車。不過可疑之點在於……」龐德疑慮地說：「他怎末知道我此行的企圖？他似乎在華府有許多眼線。這無異於在大峽谷發現了漏洞。」

「怎末知道紕漏出在華府？」戴士沱不放心問。「不管怎樣說」，他控制情感勉強地笑道，「要向總部報告這一碼事。龐德先生，你沒有事，眞値得慶幸。」

「謝啦，」龐德答說，「那不過是一張名片。我也該回拜一下。」

四　電話總機

戴士沱領着同事把炸後殘滓取走之後，龐德拿濕毛巾給牆上沾汚的烟灰也擦拭乾淨。於是他一按電鈴，叫小僮收拾走碎玻璃和早餐用具，關照把酒杯損失記他的賬，也沒解釋原因。然後他拿起衣帽出街去。

那天上午他在第五號街和百老滙一帶蹓躂，毫無目的瀏覽櫥窗街景，也留意熙熙攘攘的行人。他慢慢染上紐約郊區客驤騰奔放的習氣，他跑進幾家店舖故意打聽價錢，又攔住幾位路上人做裝問路，發覺沒有人朝他打量兩眼。

他在勒興敦路一家典型美式餐館吃了午膳，那家店舖以火腿炒鷄蛋爲拿手菜。廣告上自誇：「本店明日供應的鷄蛋尙在母鷄孵育中」以爲招徠。餐後乘計程車去下城警察局，約好下午二點半在那邊和賴菲力、戴士沱會齊。

刑警隊的賓汶格警官是一位四十多歲多疑而性情乖戾的中年人，向三位來客宣稱蒙納漢局長

已經吩咐部屬，以全力支援友軍，保證各位可以獲得紐約市警局的密切合作。諸位有甚麼要查閱的麼？他們翻閱了巨先生的警局檔案卡，內容和戴士沱已經提供的資料大同小異。他們又把巨某人重要助手的檔案卡和照片翻出來。

他們核查海岸警備隊有關飛剪號漁艇的出港入港日誌，也調閱海關駐佛羅里達州聖彼得斯堡辦事處的查緝報告。飛剪號每次停泊聖彼得斯堡的艙儲物資那上面都有詳細的記錄登載在卷。

文件中表明過去半年間，飛剪號時常作不定期的泊碇，每次入港經常泊在奧羅波洛漁業釣餌兩合公司的自用碼頭。奧羅波洛公司似乎是一家很正派的商行，主要業務是向佛羅里達州、墨西哥灣乃至加勒比海各地的漁業團體兜售蚯蚓、活蝦之類的魚餌。該公司亦藉兼營副業增加收益，包括以貝殼及珊瑚製成的室內裝飾品，同時儲運水族槽熱帶魚苗也是他們很賺錢的副業——特別是供給醫學與化學研究所試驗的某數種有毒熱帶魚苗。

奧羅波洛公司的經理，一位名叫巴巴各斯的希臘籍前任採集海棉船船長，曾經表示飛剪號跟他們公司做生意着實賺了大錢。他們從牙買加運到成箱的大海螺以及其他貝殼，也裝槽送到各種昂貴的熱帶魚。這些東西統統由公司收購，存儲在自建的龐大庫房裏，然後再分別向沿佛州海岸的中盤商和分銷商銷售。巴巴各斯以前住在隣近聖彼得斯堡的塔平溫泉，是一位規矩的海員。

在美國海軍情報處協助下，聯邦調查局，曾經利用電子設備監聽飛剪號航行中的電訊連繫。飛剪號在航行中多半保持無線電靜默，僅在從牙買佳或古巴港口開航以前拍發一通短促的電訊。

然後改用一種完全聽不懂的語言以明語廣播。檔案上記載最近截獲的通話連繫，證實是用巫毒教的秘語發音，並且要求當局應該儘速往海地島雇用一名說黑話的專家以便繼續監聽其動態。

當資汶格警官陪同是位來賓越過馬路由檔案室返回他的辦公室時，他透露最新情報說，「最近市面上發現了更多的古代金幣。單單紐約市和哈林區一週以內就湧出一百多枚，要不要我們立刻採取行動？假如眞如你們的推測，這些金幣是國際共黨用於顚覆的經費，他們一定很快的在搞花樣，而我方却像蠢驢一樣就在一旁接兵不動。」

「局長指示要我們暫時不要動手，以免打草驚蛇，」戴士沱說，「希望很短期間我們可以採取某種行動。」

「好罷，反正這樁案子歸貴局主辦，」資汶格警官酸溜溜地說，「可是我們蒙局長雅不願聽許這個雜種在自己的大門口偷偷溜走，而胡佛局長安坐在華府ＦＢＩ大厦，一點也聞不到這股臭味。爲何不藉題發揮的先把其中的罪魁抓起來呢？我們派他一個罪名，說他逃稅，在給水栓或者聚水坑前停車，或者誤啓郵件。請他到警局應訊。如果ＦＢＩ不便下手，我們願意越俎代庖。」

「你希望促發一次種族大騷亂麼？」戴士沱不以爲然地說：「他沒有把柄落在我們手中，你知道，我們也知道。假如他有半個鐘頭未曾在他的總機前用話筒發號施令，巫毒教的鼓聲就會咚咚價響，從此地一直響到加勒比海各島。等他們教友獲得充份指示以後我們都知道麻煩就大啦。記得一九三五與一九四三那兩年的暴亂麼？你們不得已向民團部隊求救。我們並不想主辦這個案

子。是總統交辦的，只好勉爲其難的釘下去了。」

他們返到資汶格的辦公室。客人紛紛取回衣帽準備告辭。「官長，話說回來，謝謝你們的協助。你們的檔案極有價值。」戴士沱勉强地禮貌一番。

「謝謝光臨，」資汶格冷冷地說：「電梯在右首。」然後乒地一聲帶上房門。

賴非力在戴士沱身後偷偷向龐德使一個眼色。大家默默無言乘電梯下到面臨中央街的警局正門。

走上人行道，戴士沱轉過身對他們毫無表情地說：「今天早晨我接到華府的命令。意思說哈林區這一頭歸我負責。明天你們兩位要去聖彼得斯堡辛苦一趟，賴兄要竭力在那邊尋找一些可能有幫助的現場線索，然後再追隨你，龐德先生，去牙買佳。就是說，」他附加一包說，「如果你願意讓他陪你一同去的話。牙買佳是你們的領土。」

「歡迎之至，」龐德說，「我正要請問他可否陪我一同去哩。」

「就這末辦好了，」戴士沱說，「那麽我照這樣安排電覆華府。還有別的需要我效勞的地方麽？所有通信連絡當然都跟華府ＦＢＩ總臺連繫。賴兄知道我們在佛羅里達州特派員的姓名，也清楚通信的程序等等。」

「如果賴兄願意，如果你不介意，」龐德說，「我很希望今晚去哈林區轉一趟。也許有助於瞭解巨先生的後院是個甚麽樣子。」

戴士沱沉思片刻，終於同意說，「好吧，或許不會出錯。但是不要過於暴露。而且千萬不要掛彩。」他添附一句說，「到了那邊別希望可以獲得我們的支援。你不要爲我們增加困難。現在時機尙未成熟。直到時機成熟，我們對待亘先生的政策，正如俗語說得好：『自己方便，與人方便。』」

龐德朝戴士沱故意找碴地斜睨兩眼。然後不以爲然地說，「我出勤碰到像亘先生這樣人物，也有另一座右銘，那就是，『誓不兩立』。」

戴士沱聳了聳肩頭然後說，「也許有理。不過，龐德先生，你現在歸我節制，而我希望你能按照我們的當前的政策行事。」

「自然，自然。」龐德答說，「多謝你們各方面的協助。希望在你這一邊，事事順遂。」

戴士沱抬手攔住一輛計程車。他們握手告別。

「朋友們，再會，好好保重。」戴士沱叮嚀一句，他的計程車便加入駛往上城的車隊當中。

龐某和賴非力二人相視而笑。龐德批評說，「我只能說，是會辦事的人才。」

賴非立說，「他們都是這種派頭。神氣十足的小人物。非常計較他們的職權。常常跟我們CIA或者警方鬪嘴。我琢磨在你們英倫，想必有類似的情形？」

「天下烏鴉一般黑，」龐德答說，「我們時常跟主管軍事情報的MI5弄反了毛。他們有時一脚踩上蘇格蘭警場特勤組的鷄眼。」隨後他問一聲，「唔，有意思今晚去哈林區轉一趟麼？」

「我無所謂。」賴非力說：「這樣吧，我叫車夫讓你在聖乃濟旅館門前下車，到下午六點半左右再來接你。咱們在底層葛爾酒吧碰頭。相信你想瞅亘先生一眼，」他露齒而笑，添了一句尾巴，「我也有同感。可是告訴戴士沱就辦不通了。」他隨手一揚，招來一輛黃色計程車：

「第五號街和五十五號道的聖乃濟旅館。」

他二人在旅社門前分手，龐德兀自返回樓頂的房間。現在午後四點鐘。他拿起電話要求總機在六點鐘時喚醒他。他在窗前駐立片刻。左前方，一輪紅日正在下沉途中。佇立如林的摩天樓已經燈火齊明，使整個城市變成一座金黃色的蜂巢。再朝下方的街道張望，那兒是由鮮血、天藍和翠綠色霓虹燈組成的溪流，窗外是紫羅蘭色的黃昏，寒風在低聲喟嘆，對比之下這房間顯得分外的溫暖，安全和豪華。他一把扯攏窗戶上的帷幔，又擰亮柔和的床頭燈。而後他脫去衣服，鑽進兩張密織蔴布床單的夾層中。他憶起倫敦街頭的寒冷氣候，特勤局大厦自己辦公室裏絲絲叫的熱氣管，以及臨走那天公衆餐室黑板上寫的「今日菜單」：「大田鷄配蔬菜二色。」

他非常舒適地伸展四肢，不久便進入夢鄉。

× × × ×

在上哈林區某處的電話總機旁，當班的接線生「耳語兒」正朝着面前的表格紙打瞌冲。各處分機都靜悄悄地。忽然間總機匯電板上靠右手一個重要的分機號頭亮起紅燈。

「老闆，您吩咐吧。」耳語兒輕聲對戴在頭上的接收機發話。縱然有意高聲喊叫他也無能爲

力。耳語兒出生在紐約第七號道與第一四二號街交會處的「肺樓」，在那裏肺癆病的死亡率比全市任何區域要高兩倍。現在他只憑左肺的一小部份肺葉維持呼吸。

一個低沉的聲音慢慢吩咐說：「你告訴所有各處值班的崗哨，從現在起，特別注意這樣三個人。」然後依次敍述賴非力、龐德和戴士玘三個人的顯著特徵：「說不定今天晚上或者明天要來此地串門。告訴他們特別留神，第一至第八號道的交叉路口。各夜總會遊樂場所也要留神，如果崗哨沒有注意到被他們溜進來的話。不得惡意地難爲他們。一有動靜，馬上告訴我。懂得吧？」

「懂得了，老闆。」耳語兒上氣不接下氣地喘息着。老闆不再出聲。接線生拿起整把的分機插頭。不久總機的匯電板上電燈泡此起彼落，好像在跟人眨眼。耳語兒輕聲而急迫地趁着黃昏一一通話。

× × ×

六點正龐德被電話機輕柔的嘎嘎聲吵醒。他洗了一個凉淋浴然後慢慢的着裝。他打了一條大花哨的斜紋領帶，把一塊紫底鑲白、黃斑點的大手帕塞進胸部口袋，只留一角伸在外邊。携帶好麂皮的槍肩背帶在襯衣外面，使槍囊吊在左腋下方三吋處。他把已經上夾的子彈一粒一粒退到床上，然後又把八粒子彈裝回彈夾。他將彈夾裝進槍柄，保險鈕卡牢，然後把白蘭寧連發手槍放進槍背帶。

他檢出新送來的一雙麂皮鞋子，摸摸鞋尖，又拿在手心裏，佝佝份量。而後他俯身從床底下

拉出一雙自己帶來的皮鞋，這是當天早上FBI運走行李以前他故意留下來的。

他穿上舊皮鞋，覺得已經有了較佳的裝備，以便面對夜晚的挑戰。因爲在這雙鞋頭皮底下藏有兩條鋼片。

六點廿五分他下樓走進葛爾酒吧，在靠門口選了一個依牆守望大門的桌子。隔了幾分鐘賴非力悄然來臨。龐德幾乎認不出老朋友了。他把滿頭乾草似的髮束染成漆黑，穿了一身藏青西裝，裏面是白襯衣，配了一條黑底白斑點的領帶。

賴非力裂嘴而笑的落了坐。他解釋爲何稍微改頭換面一番：「忽然間我覺得愼重其事對付這班傢伙比較好。頭髮只不過漂染了一次。弄成這種色澤。明天早上就會還原的。我這麼期望。」

賴非力爲自己要了一杯淡味的馬蒂尼鷄尾酒，浮上一片鮮檸檬。他爲龐德叫了上院牌杜松子燒酒摻上葡萄來酒。龐德淺嘗一口美國釀造的杜松子酒，覺得比英國貨酒精的成份更高，所以有點嗆喉嚨。他心裏暗自打算，今晚在哈林區喝酒可得當心點。

「我們去逛的地方，走路要留神，」賴非力兩心相印地提出說：「最近幾年以來，去哈林大有冒險的味道。人們頗有裹足不前之勢。二次大戰以前，人們喜歡傍晚以後上哈林去消夜，正如法國人入夜以後逛蒙馬脫區一樣。店家也喜歡作夜晚的生意。人們從前喜歡去沙佛亞舞廳看跳舞。也許冒險找個高個子膚淡色的黑姑娘，以後花一筆醫藥費消災，如今完全變了樣。哈林區不高興外來的客人。許多遊樂場所先後關門大吉，你如果仍要試試那些開門的可能要遭到白眼。常用不招

待白人享以閉門羹。而且連當地警員也沒有好臉色給你看。」

賴非力用手檢起杯中的檸檬片放進口中回味地嚼着。酒吧中酒客源源而來。氣氛溫暖而且友好。賴某心裏琢磨，這裏恐怕和即將去試探的黑人遊樂場那種懷有敵意的陌生氛圍大異其趣。

「幸而哩，」賴非力繼續往下聊，「我和黑人還算有點交情，他們也知道我的脾氣。對哈林區我有一種鄉親的情感。曾經在當地出版的阿姆斯特丹新聞報上寫過幾篇介紹紐奧連爵士樂的散文。也曾爲北美新聞社寫過幾篇報導黑人劇運的劇評，那正是名劇作家奧遜威爾斯把他的莎翁名劇「馬克貝玆」以全部黑人卡斯脫在拉法葉大戲院連臺上演時期。所以就哈林區而言，我可以稱得上是識途老馬。我欽敬他們力爭上遊的表現，雖然我不知將來又當如何演變。」

他們喝乾杯中物以後賴非力叫侍者去取賬單。「當然，也有一些壞坯子。」他評論說：「可能是最糟糕的歹徒。哈林是黑人世界的都城。如果有一處五十萬人口的都會，不管住的甚麽人種，總不免會窩藏很多臭蛋的。我們的朋友巨先生與衆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一位技藝精湛的專才，多謝戰略情報局和莫斯科當局的一再訓練。相信他已經在那邊完成了良好的組訓準備。」

賴非力聳一聳肩膀，隨即付清酒賬。「讓我們走吧，」他說：「先去找點樂子，努力安然無恙的回來。話說回來，誰叫我們吃糧當差哩。我們搭第五號街的公共汽車去。天黑以後，不大有計程車願意去那邊的。」

他們連袂走出暖洋洋的旅館，而後走幾步到公車站旁等車。

外面下着雨。龐德把大衣領口往上翻過來，然後轉臉向右邊的第五號街上看，他看到遠處的中央公園，和巨先生山寨所在的地段。

龐德鼻腔稍爲有點受到刺激。他亟欲到那邊尋找那個巨漢。他覺得自己強壯、結實而且充滿信心。黑夜向他招手，好像一本書似的期待他逐字逐頁地的披閱。

眼前，雨絲是一種傾斜的角度迅速飄降下來——好像在沒有啓開的黑皮封面上寫下斜體的蹟字。

五　黑人天堂

在第五號街和大教堂街拐角的公車站街燈照耀下，有三名黑人悄悄地佇候着。他們混身淋濕，神色極爲沮喪。自從午後四點半鐘接到總機接線生耳語兒的通報後，他們一直在此地站崗。

「法哥，下一輛車該你上啦。」其中的一位向同伙招呼道，那時從雨中駛來一輛公車，在站頭停止住，動用氣剎車時發出一聲嘆息。

「我很疲乏，」穿雨衣的粗矮個子自期自艾地說。可是他把禮帽前沿扯下來遮住眼睛，攀着支柱爬上車，丟進兩個輔幣在錢縫中，巡行向前面走，一面打量坐位上的兩排客人。他注意到兩位並排而坐的白人乘客，朝同伙眨眨眼，照直走過去坐在他們的背後。

他仔細觀察兩位客人的頸項，他們的大衣，禮帽和側影。龐德當時坐在臨車窗的一個坐位上

。那黑人發覺到映在黑玻璃窗裏的臉頰上有一條長疤痕。

他頭也不回照直走到車頭。下一站他下車之後立刻找最近一家雜貨店去之電話。他密閉在公共電話間裏。耳語兒急促地問了他兩句，連忙拔下插頭，然後朝滙電板靠右的分機孔一插。

「喂？」一個深沉的問道。

「老闆，三個人當中的一個剛剛從第五號街進來。臉上有疤的英國佬。旁邊有位朋友，可是跟通告的特徵不相符合。」耳語兒趁機把賴非力的正確容貌重複一遍。「他們兩個同路上城北來了。」眼線立即報告那一趟公共汽車的班次和大概的時辰。

沉默了有一會。

「好的，」深沉的嗓門說：「撤回把守各路地段的眼線。向夜總會和其他遊樂場所發警報，再把這個消息告知以下幾位弟兄：T・H・約翰生，麥新，胡碎嘴子，邁亞密小三子，還有法蘭絨……」

那聲音一口氣報了下去，足足有五分鐘。

「記清楚沒有，複誦一遍。」

「是的，老闆。」耳語兒朝手頭表格紙上的速記名單瞥了幾眼，於是滔滔不停的朝話筒唸回去。

「好的，」分線的電話從此摘斷。

耳語兒因爲興奮而目光烱烱，他拿起一大把電路插頭開始向市區各路人馬一一通話。

自龐德和賴非力經過路邊遮篷走進位第七大道與一二三號街拐角的「拳王雷糖夜總會」那一瞬間算起，就有成雙成對的黑人男女偷偷窺視他們倆人，或者輪班接崗的打探他們，再把見聞向駐守河濱總機的耳語兒報告。而後再由總機指點和目標相會合的途徑。置身於天然的聚集中心，龐德和賴非力誰也沒有嗅出周遭的緊張態勢以及暗藏在背後的這一套警報系統。

雷糖夜總會那一長排酒吧檯的高凳子早已坐滿了客人，可是靠牆壁的一排火車間還有一處空着，於是龐、賴兩位便繞過緊凑的方桌席位走進那火車間。

他們要了酒，是海格威士忌和蘇打水。龐德抬頭依次掃瞄附近的座上客。幾乎全部是男賓。其中白人至多不過兩位到三位，龐德琢磨一下，相信是紐約體育記者特地跑來蒐集拳賽新聞的。這裏的氣氛遠較下城方面熱烈而且喧嘩。牆上掛的是拳賽英雄們的小照，以老闆雷糖的照片爲最多。其中且有他獲得勝利的歷史鏡頭。這是一個談大買賣的好去處。

「雷糖算夠精靈的，」賴非力欽敬地說：「但願咱們兩人知道何時打退堂鼓。他除了存不少錢而外，現在正投資於帶輕歌劇的酒吧。這一爿店大部份由他出資，附近的地皮也是他的。如今他仍然努力工作，可是不再在拳壇上拚老命，也不再憂慮被人一拳揍瞎一隻眼，或者因腦部受傷而患上腦溢血。他活蹦蹦地從拳場上激流勇退。」

「他也有可能出資在百老滙上演一臺話劇，結果賠光老本，」龐德說：「假如我現在請准退

休，領一筆錢去肯特郡種果木樹。說不定正好趕上英國最寒冷的冬季，把老本一次賠光。我看你未必能事事如意。」

「我們可以嚐試，」賴非力堅決說出他的觀點：「不過我也明白你的意思——要找在行的事去投資。成日坐在一家舒服的酒吧品嘗威士忌，算是很享福的生活。你對黑森林的現場觀感如何？」他傾身向前悄悄說：「你偷偷聽一下背後那一對青年。他們是黑人天堂中的典型。」

龐德雅緻地回頭瞥了一眼。

鄰壁的火車閣坐着一對衣飾時髦的黑人男女青年。男的穿淡黃色西服，肩胛墊得非常之寬。他斜依着壁板，一隻腿放在坐櫈上。他右手拿起一把銀色的修指甲刀在修飾左手的指甲。偶爾不屑一顧地嫉視這家生意興隆的酒吧。

那男的以頭依靠壁板，一股昂貴的生髮油味撲鼻而來。龐德從板縫裏張望，看見那男的一頭光澤可鑑的背梳黑髮，必然從小就梳背頭才有這樣的髮式。身上的白襯衣和黑綢領帶是上好質料。

與男的面對面坐着是一位稍含白種血液的年輕黑女，標緻的臉孔正抑鬱地往前微伸。燙得像天生浪花的漆黑秀髮，下端襯着一個甜甜的杏仁臉，眼睛略爲向上吊，眉毛繪得很纖細。兩片微張的紫唇，在古銅膚色陪襯下，顯得肉感而且富於吸力。龐德看不到她全身的衣裳，只見到黑緞晚禮服中段的緊身乳罩，包着一對小而堅實的胸腔。她的頭部戴着一圈赤金項鍊，手腕上也套着

一隻赤金手鐲。

那黑女郎正在向男的討饒，所以沒有留心有人窺視。

「你聽聽看，是否可以聽出一點苗頭，」賴非力說：「他們是道地哈林土話——由南方腔加上紐約調湊和而成的。」

龐德故意拿起菜單，頭靠在壁板上，假裝研究那一客售價三塊七毛五的特製炸鷄大菜。

「甜心，來嘛，」黑女郎甘言相誘地說：「你今天晚上怎麼這樣累？」

「我想是你不停在我耳邊嚼舌根，把我聽累的，」男的有氣無力地說：「你幹嘛不免開尊口，讓我享受片刻的寧靜哩？」

「甜心，你存心要攆我走？」

「隨你甜姐兒的便。」

「啊，甜心，」黑女郎求情說：「別因爲我氣壞你的貴體，甜心。我正打算陪你逛一晚。或許咱們上小樂園去通宵？看見那個又蹦又跳的長腿黑娘們麼，跟她在一起的男人是小樂園的經理，叫强生。他答應過我，只要我去，就給我騰出最靠近表演場所的席位。」

男的突然提高嗓門質問道：「咦，强生那傢伙跟你有交情麼？說實話，」他停頓一下，大興問罪之師：「說實話，你跟那個難纏的老色狼倒底有甚麼關係？也許跟他睡過？看來我該調查你和强生之間的關係才對。或許換一個相好的。我才不願意做別人臨時的撐腰哩。是的，姑娘。我

得仔細調查一下這種事情。」他又歇了一下，威脅着附加尾詞，「就這麼辦。」

「哎呀，甜心，」黑女郎有些煅灼，千萬別氣壞了大少爺的貴體。我一點也沒有惹你動肝火的意思。我只不過想也許你喜歡到小樂園的池邊找個席位欣賞節目，不必圈在此地窮嘮叨你的困難。幹嘛生偌大的氣呀！我覺得我不會看上那個古怪的强生的。不會的，您放心。他跟我毫不相干。在哈林他雖然有勢力，可是也不會顧眷到我們頭上。他不過表示好感，答應留張好檯子給我們。走，讓我們到那邊喝瓶上好啤酒去。甜心，來嘛。我們一塊去。你看起來眞帥，我只希望讓我的姊妹淘親眼看見我們兩人在一起。」

「寶貝，你今晚上也不壞，」男的被戴上高帽子以後心裏着實舒暢多了：「讓我證實給他們看。不過我要特別聲明，以後你跟那個老色狼離得遠遠的，我告訴你，」語調改爲威脅性，「假如我發現你在耍我的花頭，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甜心，別吓唬人！」黑女郎振奮地低聲耳語。

龐德聽見男的把脚拿開座位，擱在地上的聲息。於是放下菜單，頗有收穫地說：「聽到談話的大概。看起來他們興趣所在與一般人並無不同，色慾，逗樂子，而且處處學時髦。謝天謝地，他們並未變成下三爛。」

「有些是下三爛，」賴非力改正地說：「起內訌，黑吃黑，到處烏烟瘴氣。美以美會在哈林傳道多年，勢力雄厚。哈林區跟其他大都會一樣，有着五光十色的社會百態，當然着色較深些。

來吧，」他提議說，「讓我們出去吃頓晚膳。」

他們一同乾杯後，龐德叫侍者拿賬單來。「今天晚上統統歸我作東道。」他說，「我有一筆亟須報銷的美鈔，身邊帶了三百塊現款。」

「我無所謂，」賴非力不和他爭着付錢，他知道他收到一千塊錢的事。當侍者檢收零頭小賬時，賴非力貿然問了一句，「知道巨先生今晚在那裏遊蕩麼？」

侍者睜大眼圈，露出白眼。他弓着腰用擦布輕輕擦拭枱面。

「老板，我要養家活小哩。」侍者從嘴邊咕噥出這一句話，只顧把空酒杯收進茶盤，匆匆返回酒吧枱。

「巨先生最有力的防身武器就是製造恐怖感。」賴非力感慨地說。

他們在第七號道上徜徉。雨已經不下了，從北方刮來的寒風吹得人透骨地冷。路上行人寥落，失去平日熙熙攘攘的熱鬧。黑人見面都要謙恭地招呼一聲，「老郝金風刮來啦！」賴非力和龐德追隨零零落落的成雙男女沿行人道前進。遇到黑人迎面而來，他們臉上流露輕蔑或者明顯的敵意。有一兩個黑佬碰面以後不肖地朝路溝裏啐口水。

龐德突然感受到賴非力告訴過的那股壓力，他們現在無異於私入民家。他們一點也不受歡迎。這種不安情緒龐德以前是經驗過的，二次大戰期間他奉令潛入敵後擔任工作時就深深體驗過。他聳聳肩胛卸掉心理上的不安。

「再往上走一段路就到馬弗錫餐廳了，」賴非力途識是老馬，「可以吃到哈林區頂好的菜餚，至少從前是如此。」

他們繼續前行，龐德一面留心商店的櫥窗陳設。他發覺理髮店和容美院數目特多。競相介紹用以梳直頭髮的髮臘——「使用加熱梳的生髮油，」「銀色直髮劑，不傷頭皮，不灼痛。」——還有騙人的膚白膏。雜貨店和服飾店觸鼻耀眼所在都是，有的是奇圖服裝的擺設，像男人穿的蛇皮皮鞋，以飛機爲圖案的男用襯衣，一吋來寬的黑白條紋長褲，長上衣緊鈕褲的奇特服裝。至於書店的櫥窗充滿了教育性的小册子——怎樣學習這個，如何精通那個——和連環漫畫。也有幾家專以販賣星相術和討論符咒的書籍爲號召，有一本名叫「掌權七訣」的書，介紹標語寫着：「出版界的奇葩」，附加評語爲：「如果你命途多舛，本書可以使你返回童真，不論在任何行業供職，保管你處處受人歡迎。」「它教你獲得人人的喜愛。」還有一些灌輸符咒的書籍，例如：「惠氏手符術，消災必備物」，「香包粉，抵抗災難之神品，」「歛財秘術。」

龐德不禁豁然貫通。巨先生能够在西方第一大都會的心腹地區塑造巫毒教爲其有力武器，原來是有所本的。因爲這裏的居民仍然滿腦袋的迷信思想，他們見到白公鷄毛或者跨過交叉在公路上的木棍都迷信爲不祥之物。

「我很高興今晚有哈林之遊，」龐德對賴非力說，「我已開始觸及巨先生的奧秘。如果係在英國，就不容易找到這種環境。我們那邊當然也有很講究迷信的少數民族，特別像住在蘇格蘭和

愛爾蘭高山上的居爾特族。可是在哈林區則大不相同，我們幾乎可以聽見振耳欲聾的鼓聲。」

賴非力不耐煩地吼叫一聲。他抱怨說，「雖然我急欲返回去休息，但是我覺得在決定如何張網以前，最好先窺探一下這位大人物究竟是何等模樣。」

和淸冷的街頭相對比，馬弗錫餐廳是一個使人舒暢的好去處。有幾樣出了名拿手的好菜：像小蛤蜊，瑪利蘭州式炒子鷄，還有陪襯的鹹肉與香玉米。賴非力引介的說，「我們既來之就得嚐嚐。這是聞名全美的好菜。」

餐廳中溫煦如春，而且招待也很慇懃，侍者似乎對白種賓客表示一視同仁的歡迎，又忙着介紹好幾樣名菜。但是當賴非力半途向他打聽巨先生時，侍者立時噤若寒蟬。後來他一直故意規避這張餐桌，直到客人們索取賬單。

賴非力又提出那個老問題。

侍者都直截了當一口回絕，「對不住，我不記得曾有姓這個的一位先生。」

等到他們離開餐廳的時候，已是晚上十時，馬路上幾乎沒有人影。他們乘坐計程車到沙弗亞跳舞廳，要了威士忌和蘇打水，坐在旁邊欣賞舞客們的舞步。

賴非力有感而發的說：「大多數摩登舞步以這裏爲發源地。本舞廳名氣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例如林娣躍步、蘇茜尾巴舞，舞烟鄒（The Shag）都是由這個舞池裏興起的來。而且凡是全國聞名的一流大樂隊都以曾在沙弗亞駐演過而引以爲榮。我來舉一些著名的爵士樂隊指揮給你聽，

像艾林頓、路易亞姆士特朗、凱布卡洛維、羅伯席塞爾、芙萊韃。韓得生。這裏可以說是爵士音樂的聖地。」

他們在環繞巨大舞池的欄干邊選定一張檯子。龐德發覺舞池裏有不少漂亮的黑妞兒竟給美色弄得意亂情迷起來。樂隊帶勁的演奏使他手舞足蹈，幾乎忘記此行的目的。

「音樂硬是要得吧？」賴菲力說，「我但願在此地逛個通宵。還是動動吧，不然就沒有時間觀光小樂園舞廳了。設備和此地差不多，不過人頭差一點。我看咱們還是同第七號道去一趟亞門夜總會。然後再參觀巨先生自己開的低級遊樂館。討厭的是，他們到子夜以後才開市。這樣吧，我去盥洗間一趟，打聽一下今晚上巨先生可能在場的消息，你留在這裏會鈔。我們無須乎挨家的逛。」

龐德付款之後，在樓下狹窄的進口廳廊同賴菲力會齊。賴菲力拖他朝外走，兩人沿街往上城走，一壁尋找一輛計程車。

「花廿塊錢買來的情報，」賴菲力說，「據說他今晚在彭院俱樂部，位於李羅道上的小門面。離老板的大本營不遠。說有全紐約最精彩的脫衣舞節目。舞娘叫蘇門答臘G．G。那麼我先到亞門喝上一杯酒，欣賞那兒的鋼琴演奏。到十二點半左右去彭院。

距離不過幾座樓遠的電話總機已經接近停擺狀態。有人報告兩位仁兄的動靜。說是看他們出入雷糖、馬弗錫和沙弗亞等處。子夜進了亞門。十二點半打來最後的電話，然後總機差不多呈休

止狀態。

巨先生用家裏的對講機發號施令。先關照侍者領班說：「五分鐘內有兩位白人客人駕到。帶他們坐到Z號枱子。」

「是的，老板。」侍者領班遵命唯謹地說。領班急匆匆走到最右邊一個被大圓柱擋住視線的餐桌。那張桌子靠近供應部的小門，但是和樂隊遙遙對峙，可以清晰的看到中間的舞池。

這張桌子已經有四位客人，兩男兩女，捷足先得。

「眞對不起，」侍者領班抱歉地說，「我們弄錯了。這張桌子已經預定出去了。由下城的記者訂下來的。」

一位客人開始辯白。

「勞駕，換個位置，」侍者領班毫不通融地說，「老羅，領這四位到F號桌，老板請客喝酒。山姆，」他又招呼另一位侍者說：「把桌子擦一下，換兩張新枱布。」

兩對客人馴服的轉了枱子，因爲有不花錢的酒好喝所以感覺不吃虧。侍者領班放了一張寫着「定座」的卡紙在Z號桌子上，端詳一下，然後退到掛門帘的進口高桌子背後，那兒有一張標明的全場席位的平面圖。

這一段期間，巨先生又用室內對講機講了兩次話。一次告訴節目司儀。

「G．G節目終了時，全場熄燈。」

「是的。」司儀恭謙地唯唯從命。

第二次通話是打到在地下室玩雙骰賭的四名大漢。那個電話講得很久，交代得眞仔細。

六　Z號檯面

子夜十二點三刻龐德和賴菲力付清計程車資，從紫色綠色交織而成的「彭院」霓虹燈招牌下走進這家遊樂館。

他們推動重重帷幔遮蔽的旋轉門，一走進去就被激昂的旋律和汗酸味所震懾住。衣帽間女郎用晶亮的眼睛向來客招呼。

「先生，您定了座沒有？」侍者領班問。

「沒有。」賴菲力答說：「讓我們坐在酒吧邊的高凳子上也可以的。」

侍者領班看看席位平面圖。他似乎拿定了主意，便用鉛筆在紙卡的一端重重劃了記號。

「這裏有張桌子定座的客人一直沒來。琢磨不必替他們保留一個通宵。請跟我到這邊來。」

他把紙卡高高舉過頭頂，領客人們穿過極爲擁擠的小舞池。他拖出兩把椅子，把桌上「定座」牌子拿開。

「山姆，」領班叫一位侍者過來，「你來招呼這兩位紳士的吩咐，」講完便遷行走開。

他們要了威士忌配蘇打水，還有嫩鷄三明治。

龐德嗅了一下，發表觀感說，「一股乾蔴痲醉劑的味道。」

「多數演奏卽興樂的爵士洋琴鬼靠抽乾蔴香烟提神，」賴菲力解釋說，「其他場所是不准許的。」

龐德坐定以後朝周圍掃視一番。樂隊暫停演奏。正對面牆拐角，由喇叭、低音大提琴、電吉他和大鼓組成的四件頭樂器被人彈奏。舞池中一打光景的舞伴走的走扭的扭，各自返回桌旁席位。舞池底下的深紅燈光頓時熄滅，取代的由天花板射下像鉛筆尖的光束，照在環繞四壁空間，有足球大小的各色反光玻璃球。這些反光球有金色、藍色、綠色、紫色、大紅等不同色澤。光束射在反光球上就產生各色鮮豔的太陽。漆成黑色的四壁到處反射不同的色澤。連漆黑面孔上冒出的汗珠也顆顆晶瑩剔透。偶然有位客人坐在兩種不同色澤反光球之間，他的面頰就映出兩種顏色，一邊呈綠色，也許另一邊呈紅色。這種迷惑的光譜使人難以辨別事物，非要相距幾呎遠才能斷定那是何物。有一些光束把小姐們唇上的口紅變成黑墨色，另外的光束使她們面部這一邊是笑靨迎人，另一面像淹死鬼的鐵青色。

整個俱樂部活像跳骷髏舞的場地，也像藝術大師筆下月光照射着掘了墓的墳場的卽景。

舞廳的面積不算大，只有六十呎見方的樣子。大約一共擺了五十張桌子，客人們蝟集其間，好似擠在瓶罐頭中的黑橄欖。室內燠熱得很，空氣由於香烟氣和兩百位黑人的兇惡汗酸味弄得很糟。亂嘈嘈的人聲響成一片，包含自得其樂的喋喋不休，偶而冒出的尖聲怪叫，大聲喧嚷和高音的咯

咯笑聲。

「甜蜜的主呵，你瞧是誰來哪……」

「寶貝，這一陣子你上那兒去了……」

「唏……賓克士……是你……」

「來這邊呀……」「讓我走……讓我走，我本來要告訴你……」（一個耳光聲）

「G—G怎麼還不出場？來吧，G—G。來我們哄一哄……」

每隔一歇，總有一個男士或女士獨自一人走進舞池大跳其爵士舞步。朋友們在旁邊鼓掌打出節拍。其中摻雜着尖聲怪叫和口哨聲。如果下場是個女的，就會有此起彼落的吼叫：「脫呀——脫呀——」，「乖乖，熱情點，」「扭吧，扭吧。」直到司儀出面壓住狂吼和嘲笑並且清滌了舞池而後已。

龐德額前汗如黃豆似的落下。賴菲力傾身用手掌在嘴邊做喇叭狀，輕輕指點說，「本場共有三處出口。正門一個，背後一個通供應部。樂隊後面還有一個。」龐德頷首表示聆悉。在那種氣氛下他覺得無須過度緊張。賴菲力在此地是識途老馬，可是就龐德言却頗有收穫，因爲藉此他可以清楚地觀察巨先生用以組成幫會的粘土原料。

今晚的見聞堪稱爲他在倫敦，紐約蒐集到的資料加添了眞實的血肉。縱然今晚的巡禮到此爲止，而未能識得巨先生的廬山眞面目，龐德覺得他對這位巨覇已有更完整的體認。他深深吸了一

口威士忌。場內頃起一陣如雷的掌聲。司儀先生，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穿着燕尾服，衣襟鈕扣洞裏插了一朶紅康久馨，此時步入舞池。他兩腿併攏，兩臂高高舉起。有一道白色光柱聚集在他身上。場內其他燈光全部熄滅。全場鴉雀無聲。

「老鄉親。」司儀張開滿口金牙和白齒貝大聲宣佈說：「期待的節目馬上獻演。」

他朝舞池的左首轉了半個身子，剛好對正賴、龐兩位。他把右手向上一抬，引進了第二道光柱。

「翟森林先生和他的鼓聲樂隊。」台下是一片掌聲，夾雜着尖銳和胡亂的口哨。

四名大紅襯衣，緊身白長褲的黑人滿臉笑容出現在一角，他們取蹲踞姿態，旁邊配着由大而小的長鼓。這四個黑人，面貌猙獰，動作有點邋遢。蹲在低音鼓旁的鼓手略微仲直腰桿，雙手抱拳，上下不停的搖動藉向觀衆致意。

「從海地來的鼓手，」賴菲力向龐德低聲耳語。

全場靜悄悄的。只聽鼓手們用手尖敲打出一闋若斷若續而且緩慢的倫巴小步舞曲。

「各位觀衆，現在容我介紹，」司儀依然側面轉向鼓手說：「G—G……」停了一歇，「蘇門答臘。」

最後的音節變成高腔喊叫。他領導鼓掌。廳內立時掀起一陣大混亂，鼓掌聲迹近狂囈。鼓手們身後門開處閃出兩各彪形大漢，除了檔處束着金黃色腰布外全身赤裸裸地。他們匆匆跑向舞池

，抬着一個嬌小玲瓏的女郎，她用兩臂樓着他們的頸部，週身被黑駝鳥的羽毛所裹纏，眼睛用黑色面罩遮住。

黑漢子們把她放在舞池中央，她們從兩旁朝她躬身下拜，直到前額碰到地面。她輕盈地向前邁兩大步。現在光柱不直射在黑漢身上，他們從陰翳中慢慢「淡出」，然後由後門下場。

司儀已經不告而別，除了鼓群輕聲拍擊而外，全場屏息等待。

那女郎抬一隻手與喉部並齊，那覆遮着前胸的黑羽急毛急速的擴散開，成爲半徑五呎的一面大黑扇子。她慢慢朝身後搖動羽扇直到停在背後，好像孔雀開屏的姿態。混身上下除了一條V形三角褲，每個乳峯粘着一塊墨色古金幣和罩在眼睛的黑面具而外，她幾乎是全裸着，她那古銅色體態極美，雖嫌是袖珍型，却很結實。皮膚略微抹了一層油，在白色光柱集中照射下，閃閃發光。

觀衆無人出聲。鼓隊的節拍逐漸增强。低音鼓隱隱地看客心臟跳動的速度保持正確的合拍。

那女郎隨着節拍開始旋轉她赤裸的腹部。她把黑羽毛從前方繞那半邊收到背後去，於是也使髖部配着低音鼓開始研磨。上身保持紋風不動的原狀。黑羽毛再度朝後搖動，接着兩條腿和肩膀也分別應聲而扭動。

鼓聲逐漸昂揚，她身上每一部份似乎循着不同的節拍。櫻唇稍稍撇開露出雪白的牙排。她使鼻孔向外吐氣。眼光從黑面具的菱形孔向外透露噴火般的熱情。她的臉是一張頗爲性感的兎兒臉。

鼓點敲出複雜的交響韻律。那女郎把大羽毛扇朝舞池一抛，空出手臂平直地伸過頭頂。她混身開始發抖，胸腔與腹部加速扭動。由左而右，一縮一伸。她把兩腿叉開，髖骨循一個大圓圈旋廻。突然間，她扯掉左乳峯上的古幣向觀衆席上一丟。看客座上第一次發出嘈雜的吼聲，是一種沉醉的低嘯。不久，又歸寂靜。鼓點由疏而密。鼓手開始技巧地扭動，汗水涔涔直流。手指在灰色鼓皮上往復震顫。他們的眼球凸出，好像瞪着遙遠的地方。他們略微向一邊歪頭，似乎留神諦聽甚麼。他們根本不管表演的女郎。觀衆們氣喘吁吁，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打轉，同時因過度凝神而向外凸出。

此時表演女郎全身閃耀着亮晶晶的汗水，連胸部和腹部也不例外。她改變技藝，使出大力痙攣的渾身解數。她開着嘴，輕聲地呻吟。她把兩隻手臂自然地下垂在身邊，一個快動作，她扯掉了三角褲的外罩，順手向密集的看客叢中抛去。身上除箍了一片單薄G形帶，她幾乎是一絲不掛。鼓點如狂風驟雨，象徵性慾狂潮正在上昇。她再度低聲呻吟，後來她兩臂向前直伸作爲保持平衡的槓桿，便開始表演劈腿的技巧。她劈開再收攏，由慢而快做了好些次。龐德聽得見觀衆們喘着氣亂嚷嚷，猶如在木槽邊爭飼料的豬仔。他也發覺自己兩隻手緊緊牢握着桌布。他覺得嘴巴很乾。

觀衆熱情地向她呼叫：「G，G，來嘛，脫光吧，寶貝。來嘛，再上點勁，寶貝。」

鼓樂旋律漸趨迂緩，她也跪在地上配合地表演最後一系的抽搐，嘴裏輕聲的咪咪叫。鼓點變

爲間歇性的冬—冬—冬。看客們鼓噪要她澈底亮相。從大廳的四下吼出粗野的字眼。

司儀再次出場。一個光柱照射他的全身。「好的，諸位放心，好的。」汗水從面頰朝他的下巴匯集。他攤開雙臂表示屈服。「G，G會答應的。」他說。

看客們嗥起一陣歡呼。現在她已經很接近全裸了。有人嚷道：「脫光了，G，G。來嘛，亮給咱們看。」

鼓點子雖然在配音，調門有點結結巴巴的。

「但是，我的朋友們，」司儀高聲向全場宣佈，「她有一個要求——先熄滅所有的燈光。」觀衆們發出一陣令人不滿的哼唧聲。隨後整個大廳成爲烏漆巴黑。

龐德兀自思量，恐怕又是哄騙人的老辦法。突然間他的五官開始全盤警戒。

咆哮着的群衆似乎退潮地一湧而散。同時他的面部覺出冷氣撲面而來，而且他有一落千丈似的感觸。

「噲——」賴非力驚呼一聲。他被人捺住嘴巴，所以聲音有點悶。

龐德情知事情不妙。

他聽見頭頂上甚麽東西咔嗒一響鎖牢，於是伸出一隻手向後探索。他的手在離位子一呎處接觸到一扇移動中的牆。

「開燈，」有人輕聲吩咐。

就在那時他的兩臂被人緊緊抓牢。他已被釘住坐在椅子裏。他發覺賴非力仍然坐在桌對面的椅子上，也有一名大黑人握住他的兩肘。他們已經罩在一個小樊籠裏。左右各有一名穿便衣的黑漢子持槍向他們瞄準。

此時液壓控制的升降機尖銳地絲了一聲，桌子似乎穩妥的降到底層。龐德抬頭一瞥。他隱約看見離頭頂幾呎高的地方有兩扇推拉門合攏的迹象。可是那兒顯得異樣的寂靜。

監視的黑人之一打趣的說，「伙計們，別緊張。這一段電梯坐的還舒服吧？」

賴非力滿腔冤屈地駡了一聲。龐德只管鬆弛筋骨，一面等待事情的發展。

「那一個是英國佬？」打趣過的那位黑人疑慮地問。他似乎是負責人。朝龐德心臟對準的那枝手槍，非常精美。

「我琢磨是這一個，」抓住龐德一隻手臂的黑人答說：「因爲他臉上有一個疤痕。」

大黑佬狠狠抓緊龐某的手臂不放。他感覺這個經驗無異於在肘上夾了兩個止血鉗。他的手指開始有些麻木不仁。

手執精美手槍的黑人繞過桌子的一邊。他故意把槍口比劃着龐德的胸口。撞針放在預備發射位置。

「這種射程會打不中的。」龐德揶揄地說。

「閉上嘴。」那黑人斥責說。他伸出左手很熟練地搜索龐某的週身——兩腿、腹部、背部、

腰背。他終於從腋下抄出龐某的手槍，遞給另外一個槍手。

「T・H，把那玩意兒交給老板，」他指揮說：「再把英國佬帶上去。你押他進去。其餘的人留下來跟我在一起。」

「是，是！」叫T・H的唯唯稱是。這位T・H，挺着一個大肚皮，身穿巧克力色襯衣，配了一條淡紫色牛仔褲。

龐德被黑人猛力向上一拖使其兩脚着地，可是他本來是有一隻腿放在桌肚底下的。因此他出力一掀。嘩啦啦的一聲，大堆玻璃杯和餐具掉了一地。同一時間，賴非力猛力推了座椅的腿子一記，鞋跟踢中槍手的外脛時聽到有一聲「啃嚨」。龐某也如法泡製一脚，可是一擊未中。曾經引起一霎時的混雜，可是兩名槍手並未鬆弛掌握在手的人。看守賴非力的黑人一把從椅子上把他拉出來，好像抓住一名小孩，把他抵住牆壁，狠狠地揍了一拳。那一拳擊中賴某的鼻樑，幾乎擊垮了它，衛士把賴非力掉過身子使他面壁而立。只見他鼻孔血流如注地朝嘴巴裏淌。

兩把手槍依然毫不鬆懈地瞄準他們兩個，雖然試圖脫離受制的命運，可是沒有成功。只在很短暫的瞬間他們取得主動，讓衛士們來了個措手不及。

「不要白費工夫啦，」施令別人的黑人指示說：「把英國佬押起走。」他告訴看守龐德的人：「巨先生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然後轉臉冲賴非力說：「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話別一番，你們恐怕要難得碰頭了。」

龐德勉强裝出笑容說，「幸好我們和警方約定兩點鐘見面，那處等一會兒再見啦。」

賴非力裂嘴苦笑，嘴唇和齒貝全是血漬。「蒙納漢局長也許認得此地的老板的。回頭見。」

「住嘴，」發命令的黑人說，「走吧。」

看守龐德的黑人抓住他朝後一旋廻，抵住他朝牆壁某一部份推。牆上一扇鉸鏈門。T・H・大踏步搶上前面爲一夥人帶路。那暗門又地後面嚴絲合縫地闔了起來。

七　巨先生

一行人的脚步跑在石板甬道上發出沉重的回聲。不久他們轉進另一長巷，偶爾頭頂上點亮一盞光禿的燈泡。穿越另一扇門以後他們發覺來到一座大倉庫裏。木箱和圓桶一排排堆成整齊的行列。頂上有供活動吊掛滑動的鋼軌。從貨箱的標誌看來此處是酒類的倉庫。他們從貨箱中間的甬道走到盡頭的鐵門前停下來。叫T・H的人揿了一下電鈴。周圍靜悄悄的。龐德暗自盤算他們走的路至少離原先的夜總會隔了一座大樓那麼遠。

聽到門閂收拴的聲音，門隨即打開。一個持手鎗身穿夜禮服的黑人朝旁邊橫跨一步，於是一行人走進舖了地毯的廳廊。穿夜禮服的黑人說，「各位請進來。」

T・H。在迎面的腰門上輕輕扣了兩下，推開腰門，領先進入。

巨先生高踞在昂貴的大辦公桌後面一把高背椅上，紋風不動地向來客睥視。「龐德先生，早

安，」那是深沉而溫馴的嗓門，「請坐下。」

槍手領龐德走過厚貢的地毯讓他在一把帶皮墊的鋼管安樂椅上落坐。他們鬆了綁，龐德坐在安樂椅上隔着大辦公桌和巨先生打着照面。

被兩把老虎鉗似的手掌揑住上臂的人一旦鬆了綁，心情好受得多。龐德的上臂暫時失去了知覺。他自然的垂着兩臂，血液暢通以後，隱隱作痛使自己反而覺得舒服些。

巨先生把斗大的頭靠在高背椅的背上注視龐德，一言未發。

龐德立即獲得一個認識，從前見到過此人所有的照片沒有一張是貨眞價實的寫眞。這個人有一股逼人的權威，身上發散着智慧的力量，而且體型的確是出人頭地。

那個腦袋就有雙料貨的英式足球那麼大，而且非常的圓。皮膚呈靑灰色，綳得緊緊的，而且臉色發出油光，活像在河裏泡了一星期以後撈起來的落水鬼。頭頂牛山濯濯，僅在齊耳根處長了一些棕灰色絨毛似的短髮。臉上既沒有眉毛也沒有睫毛。兩隻眼睛的間隔生得特別之寬，以致要想注意他的眼色時，非每次單單注視其中的一個不可。他的目光穩定而具有穿越力。當那一對眼睛盯住某一目標不放時，它們好像想徹底的呑沒對方似的。眼球略微有點向外凸出，黑色的眸子周圍有一些金黃的彩虹，眸子的型號比常人要大得多。他那一對眼睛，像野獸的，不像人類的，而且看起來閃灼着熾熱的光芒。

他的鼻樑够寬大，不像黑種人的。鼻孔並不向人張開。又厚又黑的兩片嘴唇，稍微有點朝外

翻捲。唯有主人講話時，嘴唇才一掀一闔的運動，然後把齒貝和蒼緋色的鼻齦包得嚴絲合縫。

這人的面部很光溜，少有縐紋，只在鼻樹上有兩道深溝，似乎是凝神思索的產物。他的天庭略微向前突出，而後和童山濯濯的明亮頭頂連爲一體。

雖然這樣一個大腦袋，可是並沒有使人發生比例不當的錯覺。他的頭長在短而粗頸子上，而頸項則由一位巨人的寬肩膀所承擔。龐德在研讀個人資料時，獲悉他有六又二分之一呎高，體重是二百八十磅，其中很少部份是脂肪。但是和眞人對面以後，他獲得的是一種令人恐怖的邪惡印象。龐德可以體會得到這像一個鬼魅般的人物，從小就對抗舛運以及和懼怕他的世俗作對，他生平應該受過多少磨折。

巨先生穿了一套晚禮服。從閃耀着光芒的袖口和襯衣鈕扣炫惑出主人的闊綽身份，因爲那些衣扣都是上等鑽石。此時他稍稍拱起兩隻下臂放在大辦公桌上。桌上沒有烟灰缸，也看不見紙烟盔，因而室內的氣味頗爲純淨。大辦公桌上面頗爲空曠，只在一邊放了一座約莫有二十來個開關的對講機。另外不大相稱的擺了一隻象牙柄，長長穗子的皮馬鞭。

巨先生隔着辦公桌以深切的關注在默默觀察龐德。龐某，仔細端詳主人的容貌之後，進而向室內的陳設細心瀏覽。

屋內容積够寬大，舒適而且寧靜。四壁全是書籍，有如置身某一位百萬富豪的書齋。巨先生身後的牆上開了一個大窗戶，否則他就變爲坐擁書城了，龐德在坐椅轉了半個身子。全是滿裝精

裝書籍的書架。沒有看見房門，但是那些書林中說不定藏有好幾扇暗門。押解他進入室內的兩名黑人站在椅子後面似乎有點忸怩不安。他們沒有注視巨先生，而是朝着位於巨先生右後方一個托架上的奇特裝飾物出神。雖然從李費摩「瀛海奇談」中讀過一些巫毒教的儀式與習俗，可是龐德立刻悟出這種裝飾物的含義。

在一隻白色托架上豎了一根白色的木質十字架。一件髒兮兮的黑大氅披在十字架上，兩只衣袖塞進白色的橫槓，下擺朝後面拖在地上。十字架的頂端戳着一頂半舊的圓帢禮帽。離帽沿幾吋的下方，有一副漿燙得挺刮刮的襯衣硬領箍在十字的交叉點。

在托架上平服地擺了一雙檸檬色的舊皮手套。一根麻六甲籐杖，頂端帶着金箍，靠在裝飾物的左肩下方。同時托架上又放了一頂黑色的圓頂舊禮帽。

這種稻草人似的裝飾，代表巫毒的儀禮祖師，同時也就是主宰死人的閻王爺——薩米狄男爵的衣冠架。連龐德也不敢正視，給這種陳設懾服住了。

龐德的目光從衣冠架轉移到青灰面孔的主人的臉部。

巨先生開始發號施令。「T‧H。我要你留下來，」說着，掀了一眼皮，「邁米亞小三子，你可以出去。」

「遵命，老爺。」兩名黑人齊聲吆喝着。

龐德聽見有一扇門打開又闔上的聲息。

屋內再度陷入沉寂。原先巨先生曾經集中目光注視龐德。那一雙眼睛目不轉瞬朝他盯着。現在龐德有自知之明，眼睛雖然照舊射在他身上，可是目力似乎有一點晦暗乏力。它們似乎視而不見。龐德揣測那巨人的腦筋在琢磨別的事物。

爲了不受對方的箝制應該設法改採主動。他的手臂已經恢復知覺，於是就在身上摸索打算拿打火機和紙烟出來抽烟。

巨先生開腔了。「龐先生，你可以抽香烟。假如你不安好心的話，你可以伸出頭仔細觀察正中抽屜邊上的鎗眼。等你抽好烟，我們再談。」

龐德傾身向前注意桌邊上的槍眼。他搞測洞眼約有〇‧四五吋直徑。可能由辦公桌下面腳踏開關所控制。這個人眞叫鬼計多端。有如頑童的惡作劇。這樣看來，今晚還不太容易脫逃哩。他想到一連串的事件：旅舍中的定時炸彈、夜總會的火車廂都是經過縝密設計，並經有效推動的行動方案，它們決不是使人嚇一跳的放空炮。現在發現藏在辦公桌內的槍隻，相形之下就無足爲奇了。雖然費解，可是在技術上是行得通的，龐德下了個結論。

他點燃一枝香烟，吸了一口深深地吞入肺部。對於目前的處境他並不覺得值得過分的焦慮。他不相信會遭遇到意外的傷害。除非醞釀着一樁特別巧妙的肇事，使他一踏上美國領土就失蹤兩三天是一個非常愚拙的措施。何況賴菲力也受到相同的待遇。這對他們所屬的兩個機構而言，未免太說不過去了，巨先生一定知之甚稔。此時龐德倒替落在粗鹵黑猩猩掌握中的賴菲力揑一把汗

哩。

巨霸故意使兩片嘴唇慢慢向外捲動露出雪白的齒貝。

「龐先生，自從二次大戰以來，我有好多年跟英國特勤局的工作同仁久違了。你們在大戰期間曾有卓越的表現。你們的同事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人物。我的朋友們告訴我，你在局裏是挑大樑的角色。你屬於雙圈組——如果我記得不錯，相信是〇〇七號吧。他們對我說，雙圈號碼代表在辦案過程中你有權先斬後奏。就一個一向標榜不以暗殺爲武器的組織來說，他們不會許多雙圈號碼的工作人員的。龐德先生，你奉派到此地來，打算殺害甚麽人呢？該不會是我吧？」

那是沒有表情，平心而輕俏的聲音。語調當中摻雜部份美國和英國腔，可是這人的英語幾乎有點賣弄學養的正確，連半個俚語也沒有混在當中。

龐德覺得以保持緘默爲上策。他猜想莫斯科特務機關例行把各種個人資料通報給他了。

「龐德，你要講話才行。你們兩人的命運看你怎樣解釋爲定，對於我獲致的情報知識我頗具信心。我有許多情報，比我講明的要多得多。我很容易辨出誑言。」

這倒是實情。他檢一個有根據的說法，爲此行做一番解釋。於是他開始說話：「據說在美國流通一些英國的古代金幣，像愛德華四世的玫瑰貴幣之類。有一些在哈林區發現。美國財政部請求我們協助偵破這個案子，因爲顯而易見這些古代金幣一定是來自某一英國領地。我是上哈林親自調查的，由美國財政部一位專員作陪，希望你們已經放他回旅館了。」

「賴先生是中央情報局的代表，並非財政部的專員，」巨先生毫無表情地指出漏洞，「他在此時的處境是極其危險的。」

講到此地，他停了一歇，等待反響。他朝龐德身後張望。「喂，T．H。」

「是的，老闆。」

「把龐先生綁在椅子上。」

龐德掙扎着，脚底板還沒有着地。

「龐先生，你不要動，」黑人低聲斥責說，「只有老實的躭在原地，可能保住一條老命。」

龐德抬頭向巨先生注視，朝那一雙金黃而冷漠無情的眸子直視。

他只得靠後坐在椅子上。立時就有一根寬寬的皮帶纏繞身子一匝然後牢牢的扣緊。兩隻短皮帶拴住手腕，扣在鋼管扶手的皮墊上。另外兩隻皮帶繫住足踝，除了可以掀動整個身體連椅子倒向地上，此外他可以說毫無作爲。

巨先生在對講機總機板上撳下一隻電鍵。「請女祭師索小姐來，」講完他把開關扭回原狀。

停了片刻，靠辦公桌右手的書城旋開一扇門。從裏面走出來一位國色天香般的美人兒。她親手關好了門。她站在書櫥附近從頭到脚仔細觀看龐德。等她把陌生客看飽以後，轉臉朝巨先生朗爽地問，「怎麽的？」

巨先生沒有轉移頭頸，逕自以一種安詳溫馴的語氣對龐德說：「龐先生，這是一位傑出的女

性。由於她不同凡響，不久我要娶她爲妻。她是海地人，在那邊一家夜總會裡我發現了她。當時她表演一種令人難以瞭解的『精神交往術』。我曾經加以研究，可是仍不能了解個中訣竅。因爲這種傳心技術是無法傳授的。」

巨先生停了一歇，然後慇懃地告誡說：「我講這一大堆話無非警告你。有她這樣能看穿心思的檢察官在，你就無法逃遁。我不預備使用刑具，那樣太齷齪而且收效甚微。想必你學過怎樣減輕苦楚的辦法。有女巫師在，我就無須求教可惡的刑具。她有辦法看穿你所告訴我的是否事態眞相。我將娶她爲妻，原因在此。如果讓她自由自在，那就太可惜了。而且，我們將來生男育女也可能繼承他們親娘的衣鉢哩。」

巨先生轉臉冷漠地注視那女郎。

「在目前她要度過一段艱辛的日子。她一直不曾和任何男人交過朋友。所以在海地人們管她叫孤獨女祭師。」

他輕聲吩咐着說：「拿一把椅子來。告訴我這個人是否在說謊。離開鎗遠一點」。

索小姐也沒答腔，從牆邊拖過一把和龐德坐着相似的椅子，推到龐德正前方。她坐在面前，幾乎觸及他的右膝坐定以後她對他的眼睛凝神諦視。

她面孔的皮膚是灰白色，有白種家庭長住熱帶地區慣於顯露的蒼白色。可是她的秀髮和皮膚都很嬌嫩，並未因熱帶氣候有憔悴跡象。她的眸子是天藍色，晶亮而且倨傲。可是，當他帶着

揶揄神色和龐德交換眼神時，他似乎覺出她射出難言之惘的訊息。在她準備通信時，那一種消息瞬即消失。她頎長的青絲小瀑布似乎披在肩頭。她的顴骨突出，在那寬弛、富於理智的唇邊微微顯露其刻毒的本性。她的下巴綫條優美而精緻，從那筆直微微上揚的鼻子可以看出如是一位果斷而且具有鋼鐵意志的女性。這一張美麗的面龐由於富於不屈不撓精神越發使人心蕩神怡。那是發號施令的面型，是熱帶島嶼上法籍大地主女兒的面型。

那一晚她穿了一件白綢夜禮服。古典的剪裁，因爲兩肩大量的皺褶露出酥胸的上部而告減色。耳邊垂着呈條狀的方花鑽石耳飾。左手手腕上戴着一隻精緻的鑽石手鐲。她的手指上沒有戴戒指。指甲修得短短的，並沒有塗蔻丹油。

她朝他的眼睛凝視，同時漫不經心地將上臂並攏，手掌心放在膝部，這一來她的雙峯之間的谷地越發加深。

像這樣露骨地拍發「無綫電」，自會引起龐某的熱烈反應。後果非常迅速，因爲巨無霸立即從桌上拿起象牙柄的皮鞭照她肩胛橫向地的抽了一記。空氣中傳出了裂帛聲，鞭端着力點落在她的肩膀上。

龐德混身瑟縮，似乎比她更爲疼痛。她的眼睛晶亮了一小歇，然後趨於晦暗。

「坐好來，」巨無霸小聲斥責說，「你別忘記自己的身份。」

她慢慢地改爲正襟危坐。本來她的手裏帶來一副撲克牌。這時就開始洗牌動作。然後出於一

種威嚇姿態，她又發出一個「無綫電」訊號——似乎要求他也可以採取平行行動。

他從紙牌裏翻開紅桃J，及掀開黑桃的皇后。把這兩張牌放在膝頭兩兩相覷，下面各別壓了半副牌。於是她使這兩個半副相對的合攏起來，直到紅桃武士和黑桃皇后相攏在一起，而後她拾絡好紙牌重新洗了幾手。

在她倒弄紙牌時一直不會抬頭理會龐德。她的手法非常俐落，不一會已經整備停當。可是龐某覺出自已脈搏跳得較快，他非常的興奮。因爲他確信在對方陣營中已經找到一位朋友。

「索小姐，你準備好了沒有？」巨無覇不耐煩地問。

「是的，紙牌準備好了，」那女的冷峻地低聲答說。

「龐先生，你給我一面望着她的眼睛一面複述你爲何來哈林的理由。就是剛才對我說過的理由。」

龐德注視她的眼睛。沒有訊號發出來。對方眼神失去常態，並未凝神看他，而是透過他的身軀向遠方瞻望。

他把剛才的話複述一遍。有一瞬間他頗有毛骨悚然之感。這女的果眞能看透我的心思？假如她果然能夠鑑定出實情，她是幫助他呢還是跟他作對？

屋內半晌鴉雀無聲。龐德故意裝着毫不在乎的樣子。先朝天花板瀏覽一下，然後朝她注視。她的眼神恢復正常。她轉臉對巨先生冷冷地說，「他說的實話。」

八　那傢伙真蹩脚

巨先生盤算片刻後似乎拿定了主意。他掀捺對講機上面的一只電鍵，「是碎嘴子嗎？」

「是的，老闆。」

「你在押着那個姓賴的美國人？」

「是的。」

「把他揍一頓。要他够受。然後開車送他到婦嬰醫院附近，推他下去。懂了吧？」

「懂了，老闆。」

「別讓人看見。」

「不會的。」

巨先生扳動電鍵回復中間位置。

「你他媽別瞎眼睛，」龐德氣極敗壞的吼道，「中央情報局不會饒了你的。」

「龐德先生，你忘記了。在美國國內他們管不了事。美國特勤機構只在海外才有管轄權。而且聯邦調查局跟他們是臉和心不和。T・H・約翰生到我這裏來。」

「是，老闆。」T・H應聲而入，駐立辦公桌旁。

巨先生朝龐德瞪了兩眼，問道：「龐德先生，那一隻小手指頭你用得最少？」

龐德被這一問嚇了一跳。他迅速地動腦筋。

「從你的反應，我琢磨你會說左手小手指用得最少。」那低沉聲音繼續說，「T‧H，把龐德先生左手小指頭扳斷它。」

那黑人流露出如何管他叫TH的原因，「唏，唏，」他裂着假嗓門直叫，「唏，唏。」黑人得意揚揚走向龐德。龐某兩臂竭力地緊緊貼住座椅的鋼扶手。汗珠一粒粒從額前滲出，他心裏預想着即將來臨的痛苦以便能夠忍受這種私刑。

那黑人慢慢用手指扳開緊緊貼住椅扶手上的左手小指。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龐德的小手指，開始小心翼翼地向後折，嘴巴無意識地唏唏出聲。

龐德竭力掙扎，努力掀動座椅，可是T‧H用另一隻手臂穩住椅背就制止了任何翻轉的企圖。汗水從龐德的臉上往地下直滴，他裂着嘴跟受到的强力對抗。他的苦痛加劇，在煉獄中他仍能看見巫女索小姐張大眼睛注視着受刑人，那兩片櫻唇微微張開。

小手指被强暴的力量所制服，開始往上豎直，然後繼續向遠離手腕的方向彎曲。突然間它已不能再支持，發出一個清脆的裂帛聲。

「那就行了。」巨先生滿意地說。

T‧H意猶未盡地鬆開那個被損害的小手指。龐德像受傷的野獸似的輕聲嗥叫，終於暈了過去。

「那傢伙眞蹩脚。」T‧H約翰生抱怨地說。

巫女索小姐虛弱地坐在椅子上閉上她的眼睛。

「他身上帶槍沒有？」巨先生查問。

「有一把。」T‧H從衣袋裏掏出被他繳了械的白萊寧連發手槍，朝大辦公桌上輕輕送過去。巨無霸檢起手槍，熟諳地把玩着。他用手何伺份量，試着握住槍柄。然後把彈夾中的子彈一粒粒退出來，放在桌上，又打開槍機確認槍膛中空空如也，才把空手槍滑向龐德的身旁。

「弄醒他，」巨無霸命令說，一面低頭看手錶。是下半夜三點鐘。

T‧H走到龐德椅子背後用手指甲伸進外耳道裏搔癢。哼唧一聲以後，龐德果然豎直了腦袋。醒過來之後他兩眼逼視巨先生，嘴裏不乾不淨的咒罵着。

巨先生不關痛癢地說，「謝天謝地，你沒有死掉。受罪，疼痛終比送命强一點。諾，這是你的手鎗。子彈由我沒收，T‧H把鎗還給他。」T‧H，遵命從枱面上取到手鎗插回龐德腋下的鎗背帶中。

巨先生繼續對他的俘虜訓示：「何以不要你的命，讓我簡單的講給你聽。爲何只使你嚐一嚐斷折一隻小手指的苦楚，不讓你掉進骯髒的哈林河去葬身魚腹呢？」

巨霸停頓了一歇，又滔滔講下去：「龐德，我是一個曾經滄海的人。我不再有慾望好像曾經和環境奮鬪很久的中古期基督徒。在我當家的小圈圈裏我是主宰者，受到聽命於我聰明才智者的

景仰。至於我的部屬對於我當然是唯命是從，而且我有絕對的權威。他們敬畏我有如神明。老實說，在我的小天地裏我已經登峯造極。可惜，我年事已長，沒有向其他行業求發展的野心。其實權勢是野心的目的物，我已經維繫着至高的權勢，所以我無須向外發展。」

龐德的注意力只用一半聽巨人自說自話，另外一半，在計劃如何脫逃。他曉得索小姐也在場，却假裝毫不理睬的樣子。他逼視着大辦公桌背後巨大鐵灰面孔的一雙不眨眼的金黃眸子。

巨霸繼續輕聲地絮絮而談：「龐先生，告訴你，我現在只對美術發生興趣。希望我的每一項作爲，均能含有精緻與漂亮的品質。我無論做甚麽都力求高雅，精確。我幾乎變成嗜好美藝的狂人。龐先生，我每天都要求我的作爲有更高的藝術水準，有更光輝漂亮的外表，使之成爲像美術大師的精緻作品。就自己看來，迄今爲止，一切進展都還使我滿意。龐先生，我相信我的努力將來終將爲世人所賞識。」

巨先生講到這裏沒有往下說。龐德發覺那一雙黃眼珠大得出奇，好像看見甚麽遠景似的。這傢伙是個狂人，龐德想。既然狂得出奇，那就越發難纏。大凡惡魔的頭腦都有貪得無厭的本能。這傢伙已經是離了譜的歹徒。他足以變成威脅人群的禍源。龐德想到這一層以後，心裏不寒而慄。

低沉的聲音又繼續自我表白：「有兩種原因使我默默無名，其一，我的作爲要求保持秘愿，其二，我欣賞無名美術家的情操。我時常把自己比做古埃及的壁畫大師，那種美術家畢生在金字塔底部帝王塚內作畫，他知道他的作品永遠不會被活人所欣賞。」

大黃眼珠閉了一歇。「不過讓我來告訴你今夜這樁公案吧。龐德，我今夜沒有要你的命，主要的原因是：我以爲在你胸口轟出一個小洞，不會有助於我的美術欣賞力。憑這一部機器——」他指着藏在桌底下的手槍說，「我已結果許多人的性命。所以對它的破壞力我已有完美的信心。」

你也許可以想得到，我請你們吃了衛生丸以後，一定有一批批的人前來查問你跟那位姓賴的下落。你兩個人失蹤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麻煩。我目前還要管別的事情，所以——」巨先生說着看看錶：「我決定使你們每人留着我一張名片。同時再嚴重地警告你，你必須在廿四小時內離開美國，而賴先生也得調換他的工作崗位。歐洲國家不派遣情報員來，我已經够忙的了。我要跟本地的許多好事者流打交道。我的話到此爲止。假如我們再一次碰面，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我將用當時最巧妙的手段送你見閻王爺。」

「T•H•給我送龐德先生到汽車房，叫他們派兩個人送他到中央公園。把他推到水池裏。如果他抵抗，可以懲罰他一頓，但是可別要他的命。懂了嗎？」

「懂得了，老闆，」T•H•以一種假嗓門高聲答話。黑人依次鬆開束縛龐德足踝和手腕的綁帶。又舉起斷了小指頭的左臂朝背後一搭，而後用另一隻手替他解掉胸前的皮綁帶，猛力一拉使他下地。

「起來，」T•H•吼叫道。

龐德向那張青灰大臉孔作臨別前的一瞥。然後警告着說，「你記着，一位無畏的勇士會像英

雄似的死得其所。這是世人的共同信念。」

說完又朝旁邊的索小姐逼視一眼。她的目光朝彎在懷裏的兩隻手注視，沒有抬頭跟他打個照面。

「給我走，」T·H·作威作福的恫嚇說。他推龐德一把，使他面壁，故意向上扭屈龐德的手腕，抬到上臂幾乎要錯亂了部位。龐德熬不住地呻吟一聲，步伐開始搖搖擺擺的。他要T·H·相信自己是一個怯弱而馴良的俘虜。也希望藉左臂扭屈的痛苦稍微減輕一點。照目前的情形，如果採取任何突發的動作，必會促使左臂骨折。

T·H·趨向前越過龐德的肩頭，朝豎立如林的書牆上輕輕一掀。有一大塊活門以中央爲樞軸旋轉開來。龐德被黑人擁呼着穿門而過，那黑人走出之後用脚朝後一帶，於是暗門便復原了。暗門關好時發生兩聲喀嗒。龐德可以從厚實的門板推測其中備有絕音設施。他們走進一條舖了地毯的短衖堂，另一端似乎通到往下去的樓梯口。龐德發出苦痛的哀鳴。「你要把我的膀臂弄斷啦。」他苦哀哀地說，「當心點，我馬上要暈倒了。」

他再次跌跌冲冲地走路，藉以測定黑人跟在後面究竟有多遠。他記得賴非力說過的撲打術座右銘：人體上有四處致命的要害部位：外脛骨、外陰部、胸口、咽喉。如果擊中其他部位，你將勞而無功。

「閉住你的嘴巴，」黑人斥責說：不過他稍稍把龐德的手臂朝背後下方放低了一兩吋的樣子

。此舉正中龐德的下懷。

他們已經走到短衖堂的半中央，再有幾呎就到了樓梯口。龐德故意顫巍巍地搖搖擺擺，把黑人的身子也連帶着向前拖，這樣使他獲悉敵人所在位置的正確距離與方向。

他稍微一側身，僵直地提起右手掌如同一塊硬木板，猛力地一個迂廻向目標砍了過去。這一斬正胸口，發出重擊的鈍音。黑人應聲發出尖叫，猶如受了傷的野兎。龐德覺出他的左彎已能自由動作。於是他連忙轉過身來，右手抽出了他的白萊寧手鎗。那黑人雙手夾在大腿中間，彎着胸膛發出小聲的喘息。龐德一不作二不休，舉起鎗把朝毛茸茸的後腦剉了下去。這一下很不輕，發出的沉重撞擊聲，如同用鐵鎯頭敲擊着門板。那黑人哎喲一聲，膝部一彎就往前仆跌，兩手挺直，好像在盲目地尋覓支撐物。龐德轉到他的背後，提起他這隻足尖墊有銅片的皮鞋，施出最大的力氣，朝黑人淡紫色的褲檔下方狠命的踢了一脚。

那黑人滑到樓梯邊發出最後的短促的尖叫。他的撞在樓梯的鐵欄干上，於是手臂與下肢胡亂廻旋，像一個大轉輪似的滾下樓梯，終於跌到天井裏。起初有短促的碰撞聲，大約是衝到什麼障疑物，隨後停了一歇，然後是連碰帶衝跌到地上的聲音。其後便歸於沉寂。

龐德用手臂抹掉眼眶上的汗水，然後仲耳靜聽。他把受傷的左手放進衣袋中。手指頭因臃腫而抽噎地作痛，小手指頭比正常情形腫大了兩倍。他右手執槍，順樓梯慢慢下去，使脚根着力，藉以減小脚步聲。

他與四肢挺伸的人體之間只隔一層樓。當龐德走到樓底時，他再度停步傾耳諦聽。他聽得出就在左邊，有某種高速無線電發報機動作時的高頻率螢螢聲響。他可以鑑別得出那聲音來自底層的兩扇門附近。這裏一定是巨先生的通信中心。他恨不得衝進去掃蕩一番。可是他只有一把沒有子彈的手槍，同時也不知道裏面有幾名對手。那裏面人人頭戴耳機，忙着收抄電訊，所以才沒有人聽見T．H．墜地的聲音。龐德一聲不響的去到天井底下。

T．H．若非斷了氣，就是在赴陰府途中。他四肢伸展着，仰天而臥。一條斜紋領帶橫阻在臉上，好像壓癟了的小毒蛋。龐德剪除這名鎗手以後，一點也不後悔。他在屍體周身搜尋，果然在血跡斑斑的腰圍處找到插在紫色褲口的一把〇．三八口徑的柯爾特手鎗。那是偵探專用的型別，鎗管已經鋸短。彈夾裝滿子彈。龐德把自己的白萊寧放回鎗背帶。他把大型的柯爾特抓在手掌心，不禁嚴酷地露出了笑容。

面前是一間小屋子，大門從裏面下了閂。龐德走向前側耳細聽。他聽見引擎均勻地響聲，有一部汽車正升火待發似的，這想必是汽車房。爲何汽車已經發動了引擎？這麽早就要出去？龐德咬着牙思索。是的。想必巨先生利用對講機下達命令，告訴車房準備車子，T．H．馬上就押人下來了。他們也許奇怪怎末就擱這樣久。車房的人說不定瞪眼盼望大黑人從這扇門出現哩。

龐德盤算一下自己的態勢。他享出敵意表之利。但願車房正門沒有下閂。

他的左臂暫時等於廢物。他右手亮着考爾特手鎗，用左手的外緣試着撳擦第一道門閂。那門

門應聲落下。第二道也是如此。只需轉動下面的族鈕門柄。他輕輕扭轉樞紐，慢慢地把房門向外邊啓開。

那一扇門縫啓開之後，引擎的響聲更爲劇烈。汽車一定停在門背後。只要稍微開大一點門縫他就要露出了自己。龐德閃電似的開大房門，身體朝旁一躲儘量減少目標，好像一位高明的劍術家。他以拇指把手槍的撞針扳向後面待放位置。

不過幾呎遠，停着一輛黑色小包車，引擎在開着慢車。車頭對正車房的兩道大門。屋頂上幾盞照明用弧光燈大放光明，照亮了附近幾輛汽車的汽車的車身。小包車的駕駛席有一個大黑人伏在方向盤上，另外還有一個黑人倚着汽車的後門陪伴着司機。此外沒有旁人在場。

兩名黑人發現龐德以後嚇得目瞪口張。司機席上的大黑人嘴巴叼着的紙煙不經意地掉了下來。他們雙雙伸手去掏武器。

龐德直覺先發制人地擧槍朝倚在車門邊的黑人射擊，判定他可能是首先拔槍的人。沉重的槍聲響徹這間空曠的汽車房。

那黑人胸部中彈，兩手用力捺住胃部，朝龐德某方向顫巍巍地走了兩步，就當場倒在地上，他的手槍墮在水泥地上發出一連串劈里叭啦的聲音。

當龐德轉過身以槍逼視司機時，大黑人發出緊急的呼嘯受到方向盤的阻撓，那黑佬的右手仍然在衣袋中摸索。龐德的第二槍擊中依然在喊叫的嘴巴，那黑佬朝車窗一倒，頭部撞在窗框上。

龐德兜圈子跑到汽車前座，伸手拉開前門。黑人戰慄着爬了出來。龐某把他的左輪繳械到手，然後朝駕駛座右側一丟。他猛力一拖使大個子的屍體墜倒地上。他仔細地避免沾着血跡，而後坐上駕駛席，開始接掌方向盤和排檔槓桿。引擎依然營營轉動中。他乓地一聲帶牢車門，把受傷的左手放在方向盤的左邊，再出力使排檔吃進二檔。

手剎車仍然吃着。他只得傾身向前用右手鬆開剎車槓桿。

經過這一段容易誤事的停頓期間，黑色轎車才鼓足馬力衝出門外。那時已經聽到開槍的聲音，子彈打在車身的鋼殼上。龐德打方向盤向右來了個急彎，第二發子彈射過來似乎失之過高，變成向天飛去的流彈。街對面的二樓有一扇窗戶被人强行打開發出迸裂的聲音。

又有一發子彈在底盤附近斜刺射出。龐德判斷大約第一個黑人已經掏出武器在奮力射擊。

槍聲漸稀，也沒有別的聲音從兩旁馳過的建築物中發出來。當龐德一路變換排檔一路加速行車時，他從後視鏡中看不見任何特別的事物，除了黝黑而荒凉的遠方街道，那間汽車房的門楣上依然亮着一排日光燈管。

龐德一點也不清楚他目前的位置以及行駛的方向。那是一條毫無特色的廣闊馬路，他加足馬力朝前奔馳。他開了一程才發覺沿邊行車不合當地交通規則，連忙扭動方向盤改爲順右邊行車。左手傷勢沉重，似乎有點不好受，幸而可以憑大拇指和食指幫忙穩住方向盤。他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倚靠左邊的車門和車窗，以免沾上遺留的血漬。

馬路上闃無一人，只有從路邊方格孔裏偶爾冒出的陣陣霧烟，代表這城市的熱水管系統仍在正常工作。汽車蓋板向前疾進時把烟霧的景象一個接一個地吞沒掉，可是龐德可以從後視鏡中發現那騰騰上昇的霧氣，好像白色花圈似的逐漸一一消失。

他使黑轎車保持每時五十邁的速度馳騁。在十字路口，他遇到一盞紅燈，不管三七二十一，他闖了過去。駛過幾幢黝黑大樓以後，他來到一條街燈明亮的大馬路。路上車輛漸多，在過交叉路口時他安心等待亮起綠燈才開過去。他往左邊拐彎，居然順利地過了一連串的綠燈，每一盞綠燈好像告訴他獲得進一步的安全，跟敵人的間隔又遠了一程。他在次一交叉路口稍微停頓一下，檢視是什麽地段。他發現位於公園與第一一六號街的叉路口。到下一個岔路口他再慢下來，發現第一一五號街。他目前正駛向紐約市的下城，遠遠離開哈林區，向市中心趨近。他繼續往下走。在第六十號街口處他轉了彎。路上非常空曠。他關了電門，熄滅車頭燈，把汽車停在一個救火栓的前面。他從席位旁邊拿起那把手槍，朝褲腰帶裏一塞，反身向公園路走去。

隔了幾分鐘他叫醒在計程車裏打瞌睡的司機。於是不多一會他已堂而皇之回到聖乃濟大酒店的台階上了。

「龐德先生，留給您的信。」值夜班的茶房向客人說。龐某設法不讓僕歐注意到他的左手。他用右手啓開信封。是賴非力來的，時間是早晨四點鐘。「回來後，馬上打電話給我。」上面只這麽一句話。

龐德走向電梯間，乘到頂層。他走回二一〇〇室，自己客房之中。這麼說他們兩人幸而都沒有遇難。龐德朝電話機旁的沙發椅一屁股坐了了去。

「謝天謝地，」龐德深爲激動地說，「咱們這一別可非同小可呀！」

九　真真假假？

龐德朝電話機瞟了一眼，先站起來走到碗櫥旁邊。他拿了一隻Y字玻璃杯，放幾塊半溶的冰塊墊底，而後倒進去毛三吋深的海格牌威士忌酒。又輕輕搖動酒杯，讓杯中物獲得冷却並且稀釋一些。準備就緒他一口氣喝下了半杯。他把酒杯放好，脫去上衣，左手指甲骨腫得很兇，費了大勁才從袖口脫了出來。他的左手小指竟仍然向背面彎曲，指頭碰到衣袖時有一瞬間苦痛難忍。小手指幾乎變成黑色。他扯下領帶，將襯衣領口向外翻開，然後拿起酒杯再喝一大口，這才踱回電話機去。

賴菲力立刻就跟他連繫上了。「謝天謝地，」賴兄非常激動地講話，「你受到傷害沒有？」

「斷了一截小手指頭，」龐德據實相告，「你怎麼？」

「挨了大悶棍，暈了過去。也不算嚴重。一開始他們生出荒誕的法子來整人。要用汽車的空氣壓縮機朝我耳朵裏灌冷風，然後再朝別的地方吹。後來巨老板沒有特別的指示，他們也就疲了。我跟大碎嘴子，就是六呎多高的細長個，辯論爵士樂隊的掌手樂面。

「我們談到艾林敦指揮下的樂隊，一致同意指揮的人玩敲打樂器比較玩管樂的人容易買好。我們一致同意良好的鋼琴手或者鼓手較比其他樂器更容易使樂隊揚名遐邇，莫頓指揮下的樂隊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我又舉阿波公爵的樂隊爲例，那位領隊吹着一口癟形的木簫，怎末能受人恭維呢。我把大碎嘴子逗得哈哈笑。不久我們變成了朋友。另外一個叫法蘭絨的黑人，在旁邊很不是味。大碎嘴子要他不必當班，他自己可以管得了我。後來巨先生來了指示。」

「我當時在場，」龐德插嘴說，「似乎不太嚴重。」

「大碎嘴子眞是給難倒了。他在屋裏蹓來蹓去，自說自話。突然間他給了我一悶棍，我給他打暈過去。等我恢復知覺的時候，我發覺是在婦嬰醫院附近。時間大概是下半夜三點半的光景。大碎嘴子不斷地向我賠不是，說這是他能夠辦到最輕的手藝。我只得相信他的話。他哀求我不要把這件事的經過向官方洩漏。他說他要回復老闆，說是把我揍了個半死。當然我答應他說自己受傷不輕。我們惺惺相惜地悵然分別。我在急診室接受一些挫傷的敷藥以後就返回宿舍。我不知道你的情形究竟如何，可把我愁死了。沒有多久，電話一個接一個打進來。是警察局和FBI打來的。似乎惡人巨先生先告狀，說是一個英國佬發瘋了，大鬧哈林區。今天大早起在彭場附近鎗殺了他的三名手下人——兩名汽車伕一名佣人，他這麼說的—偷了他的一輛小包車衝出他的地盤。連大衣和禮帽也留在衣帽間未會帶走。巨先生大喊大叫地要求警方採取行動。當然我會向警方和FBI方面打了招呼要他們不必聽一面之詞。可是他們似乎正在火頭上，所以我看好漢不吃眼前

虧，咱們先離開市區似是上策。今天的早報來不及登這一檔子事情了，不過午後的報紙，甚至無線電和電視新聞上少不了要加油加醋的嘮叨一大篇。除了新聞界而外，我相信巨先生一定像被人搗亂的螞蜂巢，對你來一個傾巢來犯。話說回來，我已經擬好了對策。現在，先讓我聽你親自說明事情的經過吧。」

龐德把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賴菲力。等他說完，賴某報以低聲的口哨。

「好小子，」他頗表景仰的說，「你當眞在巨先生的總機關裏碰了一個洞。可是你也够幸運的。那巫女索小姐似乎高抬貴手放了你一條生路。你認爲我們將來可不可以利用她呢！」

「假如能够有機會接近她，是可以善加利用的，」龐德答說，「我想巨無霸一定把她看得緊緊的。」

「我們改一天再研究這個問題，」賴菲力說，「此時我們趕緊開始行動爲宜。我要暫時掛斷電話，幾分鐘後再跟你通話。首先我要請警局的外科醫師馬上來給你看看手。差不多一刻鐘左右就可以來到，然後親自跟警察局局長打一個招呼，聽取一下警方的立場。他們可以壓後一點，再發表尋獲失蹤車輛的事。FBI方面可以出面向無線電和電視界的記者先生們關說一下，至少不能讓你的大名發表出來。同時也得撲滅『瘋狂英國佬』這種流言。否則英國的駐美大使可能在半夜三更被群衆吵醒，去面對着全美有色民衆地位促進協會發動的大遊行之類壯大行列。還有甚麼花樣出現，只有上帝知道。

講到這裏賴菲力在電話裏咯咯地笑了起來。「我說你還是馬上打個長途電話向你們倫敦老爺子報個備好些，現在他們是晚上十點半的樣子。你需要治安當局的加意保護。我可以向中央情報局報告一下，不過聯邦調查局在沒有清楚底細以前也許有一點不高興。他們說，你瞧這個年輕人早上發的什麼瘋。此外你還得補充一些衣服。讓我去安排一下。放警醒些。將來進棺材以後，有得是睡眠的時間。等我電話吧。」

賴菲力掛斷電話。龐德不禁莞爾而笑。聽到賴兄的愉快嗓門，同時也曉得樣樣事由他妥貼應付之中，才使他的倒霉遭遇和全身疲憊忘記得一乾二淨。

他拿起聽筒請總機接越洋長途臺。女接線生告訴他要十分鐘以後才接通。

龐德返回臥室，費勁地脫光衣服。他先用很燙的熱水冲了一個淋浴，然後繼之以冰冷地涼水淋浴。洗澡以後刮了一次鬍子碴，設法換上乾淨的襯衣和下褲。他爲白萊寧連發手槍揷進一夾新的彈夾，把考爾特手槍用換下的襯衣裹好朝衣箱裏一塞。他的行囊還沒有全部拾絡停當，電話已鈴聲大作。

他聽見線路上營營作響，遠方接線生交談的聲音，還有成串的摩斯電碼，可能來自海上的艦船或者空中的飛機。雜音似乎被抑制一點了。他想像着位于攝政公園附近的灰色大樓中忙亂的電話總機房，接線生手邊端着一杯牛奶茶，一邊答覆說，「是的這裏是萬國進出口商行。」那正是龐德要的地點，當工作人員在海外需要緊急連絡時，奉准以商業電路呼叫這個機構。她答應請經

理先生聽電話。

「客戶，你的電話叫通了。」越洋長途臺接綫生說，「你講話吧。紐約呼叫倫敦。」

龐德聽到一個沉着的英國腔調，「萬國進出口商行。請問是誰的電話？」

「我想請業務經理聽電話，」龐德說，「是他的姪兒傑士從紐約打來的電話。」

「請你稍等一下，」龐德可以猜測分機先接通局長女秘書錢本妮，彷彿見到她在對講機儀板上撳了一下電鍵。「是紐約的長途電話，」她也許這樣通報說，「我想恐怕是〇〇七號打來的。」「給我接過來，」麥爺這樣吩咐着。

「是的，」龐德聽到那個他所喜愛也使他唯命是從的低沉聲音。

「我是傑士，」龐德說，「這是個棘手的差事，我可能需要您的支援。」

「你說下去，」那冷峻的聲音指示說。

「昨天夜裏我往上城去拜會我們的頭號顧客，」龐德拐彎抹角地說，「我在那邊的時候他手下三名好漢得了急病。」

「病很重麼？」麥爺問。

「重得很啦。」龐德說：「當地流行性感冒很兇。」

「希望你沒感染上。」

「我稍微有點傷風。」龐德答說：「不過絕對沒有教人惦心的。以後我再給您寫信。問題是

，感冒既然在流行中，聯邦公司覺得我最好馬上離開市區爲宜。」（龐德因預見麥爺的裂嘴而笑有一點忍俊不禁。）「因此我打算帶菲妮西亞一齊走。」

「誰？」麥爺沒有聽清楚。

「菲妮西亞，」龐德拚出一個女人名子，「Felicia，華盛頓籍的女秘書。」

「哦，好的。」

「我打算去看看您說過位於聖伯多的那家工廠。」

「好主意。」

「不過聯邦公司可能另有打算，我期望得到您的聲援。」

「我可以瞭解，」麥爺答說，「生意怎末樣？」

「相當興旺，不過遇到重重的困難。菲妮西亞今天會給您繕打一份詳細報告的。」

「那樣就好。盼望你善自保重。再見。」

「再見。」

放下聽筒以後，龐德越想越好笑。他揣摩得出麥爺把參謀長叫進辦公室。「〇〇七號已經給FBI梃出漏子來。傻犢子，昨天晚跑進哈林區幹掉了巨霸手下三個人。自己已掛了彩，也許不太嚴重，現在要跟中央情報局的賴某人一同離開紐約。打算去佛羅里達州的聖彼得斯堡。你最好向A站、C站發出預警。恐怕天亮以前，華府的加急電話就要源源而來哩。告訴A站站長，我完

全瞭解當地狀況，不過〇〇七號深獲我心，我相信他的行爲必然出於自衛。保證以後不會再犯等等。懂了吧？」想到A站的狄蒙站長除了要解決英美間已有的困難問題，現在又要和華府說好說歹的打圓場，龐德更覺好笑。

電話鈴一連串地響，又是賴菲力打來的。

「你聽我說，」賴菲力報告最新的消息說，「比起剛才，大家似乎冷靜多了。被你宰掉的人好像是惡名在外的三個流氓——T·H·約翰生，邁亞密小三子和一個叫麥新的。都會犯有前科。FBI答應爲你做好掩護。起初他們的頭子很生氣，叫我們局長把你送回家——你把他們從床上請起來——我想大半是出於嫉妬心理。後來我們商議妥當。你我二人同時撤離市區。事情就這樣決定。我們不能一路走。你坐火車，我搭飛機。請注意抄下來——」

龐德用頸項夾住電話聽筒，伸手取來鉛筆和便紙條。「講下去，」他說。

「今天上午十點半，你去賓雪凡尼亞火車站第十四號月臺趕搭『銀魅號』特快車。沿途停靠華府，傑克生鎮，湯巴埠和聖彼得斯堡的通車。我已經替你買好一間帶臥鋪的包廂。設備很豪華。第二四五號車皮，H號包廂。車票留在列車的查票員手裏。用了一個布萊士化名。你逕自去第十四號月臺去搭乘銀魅號。找到H號包廂，自己反鎖在裏面直到列車開行再露面。一小時以後我搭乘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所以從現在起你要單獨行動了。如果有困難可以打電話找德錫苔，不過他是一個難纏的人，受到氣不要埋怨我。銀魅號大約明天中午到目的地。出火車站叫輛計程車

去落日海灘，西海灣的佛州公寓。那地段號稱金銀島，海灘大酒店都集中在那裏。有一條堤道和聖彼得斯堡相連。計程車司機都找得到的。

「你都記下來了麽？我會在那邊恭候大駕的。我嘮叨一句，看在上帝份上要處處留神，我說的是實話。巨先生神通廣大，如果他找你麻煩，他會無遠弗屆的。假如請警方派人護衛你上火車，那只有更容易惹人注意。外出時搭乘計程車，不要拋頭露面。我派人給你送一件鹿皮大衣和一頂禮帽。聖乃濟大酒店的食宿費用我已經替你結算過而且付清了。我的話交代完了。有沒有疑問？」

「好極了，」龐德答說，「我也跟麥爺通了一次電話，他答應有問題時替我向華府說項。」然後他加了一個尾巴，「你也要多多留神。在黑名單上，你名列第二。我的後面就是你，明天見，擺擺。」

「我會自己當心的，」賴菲力說，「擺擺。」

這時是早晨六點半鐘龐德隨手扯開起居間的落地窗幃。守視大都會的日出景象。在下方街頭仍然黑黝黝的，可是摩天大樓拐角處的混凝土石筍已被日光映成緋紅色。太陽昇起時，樓窗一層層地大放光明，好像有一排看門人依次打開各層的玻璃窗似的。

警局外科醫生來訪，教人挨了一個痛苦的一刻鐘，然後辭退。「明顯的骨折，」醫生說，「要幾天才會養好。你的手怎末受傷的？」

「被門縫夾傷的，」龐德隨便扯了一個謊。

「你應該留神房門才對。」外科醫師提出忠告，「門眞是危險的設備。應該由法律禁絕才對。幸虧這次不會夾住你的頸子。」

送走醫生，爲收拾行囊又忙了一陣子。龐德正懷疑要等到幾時才可以叫早餐，不料電話又鈴聲大作。

龐德以爲必定是警局或者ＦＢＩ打來粗裏粗氣的聲音。沒想到聽筒裏有一個輕盈的女孩子聲音，在急促地要找龐德先生聽電話。

「誰打的電話？」龐德爲了爭取時間故意多此一問。其實他已經曉得是誰打來的。

「我聽出是你的聲音。」那女孩子說，龐德覺得出她把嘴靠近話筒發音。「我姓索」聲音小得不能再小。

龐德屏息等待，他集中全部心智揣摹電話綫另一端到底是怎麼樣的安排。她自己打來的電話？她會不會傻到在有分機的綫上講話，此時另外有個人守在電話分機旁邊偷聽或者故意加以錄音？或者，她跟巨先生在一起，她講話時，巨無霸低頭注視着，手裏拿着一根鉛筆一張便條，强迫她按紙條上寫好的發話？

「聽着」那女孩子說：我必須匆忙的跟你通一次話。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在一家雜貨店借的電話。講完以後馬上得返回我的屋子。請你務必相信我。」

龐德取出一方手帕蒙在話筒上對着它說，「假如我跟龐德先生見了面，我給你帶什麼信呢？」

「哎呀，眞要命，」那女郎氣極敗壞的說，「我可以指天發誓，我必須逃出這個樊籠。你也非逃走不可。你必須帶我一齊走。我可以幫你的忙。我知道他許多的秘密。可是動作得快。我冒生命的危險給你打這個電話。」講到這裏女郎哽咽着不能繼續下去。「看在上帝份上，你得相信我。你一定，一定要信賴我的話。」

龐德仍然沒有答腔，可是却在沒命的迅速動腦筋。

「聽着，」她再度向他乞求，可是這次是以絕望而沉悶的聲音說出的，「假如你不帶我一齊走，我只有自殺之途。你行行好吧？你難道見死不救麼？」

如果這是編好的臺詞，她的演技倒算上乘佳作。這仍然是未置可否的賭博，但是龐德已經拿定了主張。他取回手帕，照直對話筒講話，他的語氣低沉有力。

「索小姐，假如這是你的謀略，你總難望逃出我最後的制裁的。你身邊有紙筆沒有？」

「等一等，」女郎興奮地說，「好了。」

假如這是一個圈套，龐德想，躭擱的時間也够他們利用的了。

「上午十點廿分，準時前往賓雪凡尼亞火車站。找到銀魅號特快車……」他猶豫一下接着說：「……首途去華府。第二四五號車皮，Ｈ號包廂。就說你是布萊士太太。車票預留在查票員處

，以免到時找不到我。你逕自找到H包廂。到裏面等我。懂了吧？」

「懂得了，」女郎連聲致謝說：「我要謝謝你，謝謝你。」

「不要抛頭露面，」龐德關照地說，「戴上面紗之類的東西。」

「當然啦，」女郎答說，「我一定照辦。我得走了。」她掛斷了電話。

龐德朝寂靜的話筒注視片刻，而後放回電話機上。他自言自語大聲地說，「好了，事情就這麽決定了。」

他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走到窗前向遠方眺望，可是他實際上是視而不見。因爲他勤快地動着腦筋。而後他聳一聳肩膀返回到電話機旁。他抬起手腕看看，才七點半鐘。

「這是供應部，您早上好。」一個洪亮的聲音打招呼說。

「我要點早餐。」龐德開始說：「雙人份鳳梨汁。奶油和爆米花。炒鷄蛋和炸鹹肉片。雙人份咖啡。吐司和果子醬。」

「是的。」供應部的女侍複誦點菜一遍。「馬上就來」。

「謝謝你。」

「多謝照顧。」

龐德暗自好笑。「惡人好飯量。」他自己這麽想。便靠窗旁坐下來，向晴朗的天空注視也向未來眺望。

在哈林區某一電話總機房，耳語兒再度忙着和市區接通綫路。把龐德的容貌特徵向所有的眼線們描述：「所有鐵路工作人員，所有航空站人手注意。第五號大道與第五十五號街轉角處的聖乃濟大酒店。亘先生要求大家注意。把話傳下去。所有鐵路與航空站的工作人員注意。……」

十　銀魅號特快車

龐德把新風衣的領子豎起來圍住耳根，他從正門開在第五十五號街的聖乃濟藥房走上大街時逃脫了眼綫的盯梢。那間藥房跟大酒店有側門相通。

他在藥房腰門口等車，看見一輛巡街的計程車接近時，連忙用受傷的左手大拇指鈎開了車門，把輕便衣箱向司機的前座旁一甩。計程車尚未剎住車。這時有兩名瞎眼黑人，手裏端着爲韓戰復員黑色兵士乞捐獻的錢筒，在計程車的葉子板旁俯首摸索，隔了一會他們被從旁邊揚着喇叭的汽車司機指使開，那司機揿的是兩短一長的記號。

可是龐德在賓雪凡尼亞火車站門口一離開計程車就給人家發現了。一個頂着籐筐的黑人瞥了他一眼，三步當兩步地走進一間公共電話亭。時間是十點一刻。

還差一刻鐘特快車就要準時啓程。正當銀魅號即將動身時，餐車上一位黑人侍者報告得了急病，由一個剛從電話中獲得詳細指示的黑人取而代之。餐車領班咒罵了一聲，心想一定有些蹊蹺。可是等新手在他耳根邊嚼了一兩句話以後，領班翻了一翻白眼珠，沒再嘀咕，連忙偷偷用手撫

弄藏在頸子裏的幸運串珠。

龐德匆匆忙忙地通過玻璃天頂的車站中央大廳，往第十四號月台的大門轉入地下道去趕特快列車。

銀魅號的車廂連綿約有四分之一哩的長徑，靜悄悄地靠停在地下月台旁邊。第一輛柴油發電機機車，由兩部四千馬力的柴油機組成，其輔助發電機已營營作響。在光禿禿的電燈泡照耀之下，代表濱海鐵路公司的兩條紫色和金黃色橫帶抹過流綫型機車的側面，顯出帝王般的光芒。輪值向南行開行第一段二百哩路程的司機和司爐，懶洋洋地倚在雪亮的鋁質座艙裏，居高臨下地俯瞰着安培表和氣壓表的指針，準備隨時啓動。那間駕駛艙離路軌大約有十二呎高。

列車停靠在大都會的地下混凝土洞穴中。每一樣聲音都會傳出一聲回音，搭乘銀魅號的旅客寥寥無幾。等列車向南運動以後，沿綫從紐瓦克、費拉德芙亞、巴底摩爾、華府等站將有大批乘客上車。龐德走了一百多碼遠，皮鞋篤篤地踩在洋灰月台上發出淸脆響聲。一直快走到車尾才發現第二四五號車皮。車門口站着一名卜爾曼臥車侍者。他鼻樑上架着一付眼鏡。黝黑的臉上表情雖然稍感嫌惡却還十分友好。在車窗下邊以棕色和金黃色描成的立體大楷字跡：「黎其蒙、費德烈堡、波多馬、賓雪凡尼亞。」都是卜爾曼臥車的製造廠地。從近門處的下方有一層稀薄的蒸氣由管路口漏了出來。

「H號包廂。」龐德對侍者說。

「是布萊士先生吧？您好。布萊士太太剛剛上車。照直走下去就到了。」

龐德跨上車廂，轉身順綠呢夾壁的甬道往後走。地毯够厚實。車上稍帶美國火車慣有的雪茄烟味。車廂中有一個小告示：「您還需要一個枕頭？爲額外的舒適，請撳鈴通知卜爾曼侍者。他的名子是——」下面插入一張鉛印的名片：「山姆D・包德汶。」

H號包廂在下半截。第E號包廂中有一對神氣的美國夫婦，否則整個車皮就空無一人了。H包廂門已密閉。他試試看，門已反鎖。

「是誰？」一個女郎發出焦灼地疑問。

「是我，」龐德答說。

包廂的門洞開。龐德穿門而入，把衣箱放下來，順手鎖上門。

她穿了一套定做的黑呢女西服，頭上戴了黑色的狹邊草帽，從帽沿向前垂下大網眼的面紗。一隻戴着手套的倩手放在咽喉處。從網眼望過去，龐德發現她的面色蒼白，兩眼因驚愕而睜得大大的。她長得非常之美，看來略帶法國嬌娃的風儀。

「感謝上帝，」她說。

龐德朝包廂四周迅速地略爲巡視。然後打開專用廁所的門向裏面張望一下。裏面沒有人。

外面月台上有人拖長尾音喊道：「上——車。」侍者收起鐵質叠梯關閉車皮邊門時發出瑲瑯一聲，列車不知不覺間已沿軌道向南行駛。經過自動收發路籤的設備處，銅鐘單調地玎瑲作響。

在通過接軌的某一點，覺出稍有一聲咔嗒，而後列車開始逐漸加大速度。無論是好是歹，這一雙男女開始了南征的旅程。

「你喜歡坐那一邊的席位？」龐德問。

「我無所謂」，女的憂慮地說，「由你挑選好了。」

龐德聳聳肩胛，挑選和行車相同方向的位子落座。他喜歡臉冲前面坐着。

她神情緊張地面對着他坐下來。此時列車仍穿越深長的隧道，那是費城幹綫離開紐約市區的必經之路。

她取下女帽，把大網眼面紗上的別針一一拿掉，然後一齊放在坐位旁邊。她再取下腦後的幾只髮夾，頭部搖擺幾下密密的髮束就朝前墜了下來。他的眼眶發藍，龐德琢磨昨夜她想也未曾好好睡覺。

靠窗子有一只小桌子橫在他們中間。突然間她伸手把他的右臂向前一拉放在桌上。她用兩隻手撫弄他的手心，又傾身向前以嘴吻吻他的手臂。龐德縐起眉頭，想掙脫地收回右手，可是有一小會她用兩手揑住不放。

她抬起頭來，以一雙大大的蔚藍眸子坦然盯住他的眼睛。「多謝你，」她感激地說，「多謝你這樣信賴我。我知道對你這是很不容易的。」她說完鬆開兩手改爲靠後直坐。

「我對我的行爲毫無反悔，而且我高興這樣做了。」龐德支吾其詞地說，他竭力想掌握這個

神秘的女郎。他在衣袋裏掏香烟盒和打火機。拿出一包沒有啓封的柴士菲爾牌香烟，於是右手忙着扯去玻璃紙的紅封條。

她俯身過來接過香烟包，替他扯去封綫。她用拇指撕了一個小口，從中抽出一隻香烟，爲他點着了再遞給他。龐德接過烟來朝她眼睛逼視着一笑，一面初嚐沾着她唇膏的味道。

「我一天要抽三包香烟，」他揶揄着說，「那你有得忙了。」

「我只管替你打開新買來的香烟包，」她說：「這一路上聖彼得斯堡，我要麻煩你的地方可多着哩。」

龐德的眼睛瞇成一線天，笑容立即收斂了起來。

「你似乎不相信我，看得出我們這次的旅行不以華府爲目的地，」她顯露一點傳心的法術，「你今天早上打電話時反應不太迅速。不管怎樣，巨先生早就知道你打算去佛羅里達的。我聽見他向各地嘍囉們發號施令，要那邊的人提防着你。他打了一次長途電話告訴一個渾號叫『强盜頭』的。警告他守望湯巴市的航空站以及各火車站。或者爲了安全起見，我們不必等到終端站才下車，我們大可以早一兩站在『太平泉』小站下火車。你上車時被他們盯梢了沒有？」

「我也弄不清楚，」龐德答說。他的目光懈弛開來。「妳怎麼樣？脫逃的時候遇到困難沒有？」

「今天是我學聲樂的日子。他有意培育我成爲祭壇上的頌神歌者。也有意思要我在他的彭院

夜總會登臺獻唱。他派一名部下照往常一樣送我去歌唱老師處，到中午再接我回去。我一大早去找老師也是常有的事，這一層他不感意外。我喜歡跟歌唱老師共進早餐，藉以規避和亘先生在一起。他本來規定我每一餐都要陪他的。」講到這裏，她低頭看一下手錶。他注意到那是一隻昂貴的女錶——白金殼子，鑲了鑽石，龐德想。「在一小時之內他們將發覺我已突然失蹤。我等到送我的汽車開走以後，才跑上街給你打的電話。後來我叫了一部計程車先到下城，在一家藥房買了牙刷和一些什物。否則我身上除了隨身攜帶的珠寶手飾和一筆緊急私房錢就別無他物了。爲準備脫逃，我一直隨身帶着這一筆錢。大約五千元。因此在財務上我不致於成爲一個累贅。」她向曠野略爲指一指。「你賦與我以新生命。我被他和他的黑幫會整整關了一年。現在總算逃出樊籠，回到自由的天堂。」

列車在紐約與柴敦之間的荒原與沼澤地區加速奔馳。視野並無動人的景緻。龐德覺得跟二次大戰以前他走過的西伯利亞荒野有點相似，不同的是不時可以看見豎在野地裏的百老匯戲目廣告，告訴你現在演着什麼好戲，以及偶爾馳過一堆舊汽車和破銅爛鐵的廢料場。

「我希望能爲你安排較好的出路，」他微笑地安慰她說，「不過用不着感謝我。我們兩抵了。昨天晚上你不是救過我一命麽？」他奇兀地向她逼視，「照說你不是賦有眞正的傳心術嗎？」

「是呀，」她答說，「我的確身懷特技。或者說一種近乎看穿心思的本領。我常常可以看出別人會發生甚麽事。當然，我會舖張潤飾一番的。當我在海地依此謀生時，很方便的把這種特技

轉爲一種很富吸力的夜總會節目。當地人民早已沉溺在巫毒教義之中，由於他們極爲迷信，所以他們一致認爲我是道行很高的巫婦。說眞個的，當我在亘先生辦公室第一眼見到你時，我就知道你是派來搭救我的恩人。我——」講到此地她的顋巴上泛起了桃色的紅雲，「我見到各色各樣的事情。」

「都有那些事情？」

「哦，我也弄不清楚，」她的眼神因爲喜悅發出跳躍的舞步，「各種事情。總而言之，我們等着瞧好了。但是，前途有重重魔障，」她一本正經地告誡，「而且充滿着潛在的危險。我們兩人都有份。」她停頓一歇接着說，「這麽說，請你要好好照應我了！」

「我願意盡力而爲，」龐德向女的提出保證，「首先要做的事，我們要好好的睡一覺。讓我先喝一兩杯酒，吃一些子雞三明治。然後叫侍者替我們放好臥舖。你不必怕難爲情，」他添附了一句，因爲他發覺女的面有難色，「我們現在要患難相與。今後二十四小時以內我們必須在一張雙人床上打發時光。話說回來，既然你是布萊士太太，」他裂嘴笑說，「你就應該裝成她的樣子。至少到某種程度是如此。」

女的被這句話逗得眉開眼笑。她用眼睛思量，也沒有答話，而是撳響位於窗框下邊的叫人鈴。

查票員跟臥車侍役一同來到。龐德指名要兩杯老爹牌威士忌，嫩雞三明治和去了咖啡精的咖

啡，以免因過度刺激使他們難以入夢。

「布萊先生，我想請您補一張全票。」查票員要求說。

「那當然，」龐德說。索小姐正待打開她的手包。「親愛的，讓我來付，」龐德說着掏出他的皮夾子。「你忘記離家以前你已經交給我一筆供路上開銷的錢了嗎？」

「揣摩到南邊以後太太們要添製一些夏季衣服哩，」查票員插嘴說，「聖彼得的店舖樣樣都貴。天氣也熱多啦。您兩位以前去過佛羅里達？」

「每年這個時候我們總要走一趟的，」龐德對答如流。

「祝你們有一次愉快的旅行。」查票員鞠躬告退。

房門關好之後，索小姐笑得直不起腰。

「你不要得意忘形，」她說，「你要處處當心，露出馬脚可不是玩的。對不起，讓我先進去一下，」她朝盥洗間指一指。「我一定難看死了。」

「親愛的，請便，請便，」龐德連連笑說之時，女的已經走了進去。

龐德側過臉向窗外瀏覽，快到柴敦城了，魚鱗板的漂亮住宅幢幢疾馳而過。他是喜歡乘火車旅行的人，同時他對本次旅途的剩餘時光正懷着興奮之情加以期望。

列車的速度在漸漸降低。他們撇過許多放着貨車空車皮的叉道，從那些車皮上漆的地名，可知來自美國的四方，例如「峨海峨與齊皮克」、「李海谷」，「濱海鐵路公司青果特快車」，還

有「安齊生」、「托皮卡」、「聖太飛」等字樣。幾乎各家美國鐵路公司都已派出車皮做為代表。

「英國國營鐵路如何呢？」龐德連想到這裏，不禁慨嘆一聲，然後使思路轉回到目前的冒險事蹟來。

不管是禍是福，他決心庇護女祭師索小姐。或者以較冷靜的論點言，他將盡可能的利用她。有許多問題要向她請教，不過不要操之過急，以後慢慢再談。他目前的結論是巨先生又遭受一記沉重的打擊——着力點是他最敬畏的神教方面。

至於這女的，就目前而論，跟她吃吃豆腐，相互調笑一番倒是滿有趣味的。他對兩個人之間的友情進展甚表滿意，因爲已經越過陌生的邊緣趨向同伴甚至親暱之途邁進。

巨先生說過的話當眞可信麼？他說她對於男性毫不發生興趣。這一點龐德頗表懷疑。看來她也是血肉之軀，當然也有七情六慾。最低限度，他曉得她沒有拒絕他。他希望她再坐到原位上讓她仔細觀賞，跟她逗樂子，而後慢慢認識她。「孤僻的索小姐」。怪不得在牙買佳太子港的夜總會給她起了這麼一個外號。一個頗有吸力的藝名，甚至在目前對他如此的熱誠感戴，她仍有相當的保留而且顯得神秘莫測。他推理地琢磨女郎的身世。出生在熱帶島嶼的法國籍農場場主家裏，是主人的掌上明珠。農場收益逐年削減，巨宅因年久失修而家道中落。雙親年邁謝世，家產被迫售出以償宿債。她在女僕作陪之下在首府寄宿度着雙重生活。

美貌青春是她唯一的資產，以後做過「家庭教師」，「女伴」和「女秘書」，無非是高級賣淫婦的代名詞而已。後來得緣進入遊樂場所獻技，在夜總會表演傳心術的神技，在那迷信的鄉土，變成一個衆所畏懼的名女人。於是，有一夜，臺前坐定這位灰臉龐，大塊頭的巨覇。他應允使她在百老滙登臺獻藝，。爲尋求新的機遇，同時又可以離開又熱又髒的島嶼生涯，更是一個打破孤僻的好機會。

龐德不屑一顧地扭頭朝車窗以外眺望。有幾分浪漫色彩。不過她的身世想必是這樣的。

他聽見門鈕的響聲。索小姐返回包廂，坐到原先的位子上。她面對他坐着，臉上容光煥發。她謹愼地朝他逼視。

「你一定在思量我的身世，」她說，「我已經察覆到了。你別煩心。沒有甚麼齷齪的經歷。再過些日子，我會一五一十講給你聽的。等我們有工夫時再說。現在我但願把過去的事一古腦丟到九霄雲外。我只願告訴你我的眞名實姓。我本名藍西蒙，可是隨便你怎麼樣稱呼我，只要你高興就成。我今年二十五歲，現在我非常遂心如意。我喜歡這個小包廂。可是我又困又餓，你打算睡那一張臥舖？」

龐德因她有此一問而莞爾一笑。他想了一想。

「我的答覆不够勇敢。」他說：「讓我睡下舖比較好些。我的意思是可以靠房門——以防萬一。並非說，有甚麼要人惦心的。」見到她蹙眉憂愁，他爲她解釋說：「但是巨先生的手臂相當

之長，他在黑人世界神通特別廣大。相信鐵路職工之中不乏有他的眼線。你不在意我這樣挑選吧？」

「我當然不在乎。」她答說：「我本來要這樣建議的。何況你的左手受傷，怎麼可以爬上舖呢？」

午餐由餐車的黑人僕歐送了進來。那人急着等拿賞錢，然後匆忙地繼續他的侍應工作。

他們用過午膳，龐德撳鈴叫來卜爾曼臥車茶房。那人也是心不在焉的模樣，而且設法規避和這位布萊士先生打照面。他慢慢地整備臥舖。他表示好像沒有够大的空間由他施展的樣子。最後他統於鼓足勇氣提議說，「也許布萊士太太願意到鄰壁的包廂歇歇脚，容我替您準備臥舖。隔壁的包廂到聖彼得斯堡一路都是空着的。」他拿出一把鑰匙沒等龐德的回答逕地啓開連通這兩間包廂的門鎖。

見了龐德同意的姿態以後，索小姐果然退到隔壁去。茶房聽見布萊士太太帶上正門走向過道，就立刻關上連接兩間包廂的側門。

龐德停了一歇，他記得告示上印有茶房的姓名。「你有甚麼事要告訴我麼，包德汶？」

茶房大爲放心，他轉過臉照直看着布萊士先生。

「有的，當然有的，布萊先生，」開口以後茶房的話就滔滔而來。「本來不該講這些的，布萊士先生，可是我得關照您一聲，這趟快車上麻煩的事有的是。布萊士先生，我得警告你一聲，

車上有你的仇人。您哪。我聽到對您不利的消息。可是我得提醒你，一舉一動要多多當心。某一社團在背後對指指戳戳的。布萊士先生，那個人就是不祥之物。最好留這玩意下來，派派用場。

他用手一掏，從衣袋裏取出兩只楔形的木塊。他關照地說：「關上房門以後把這玩意塞門底下，我別的方面無法效勞。弄不好要割斷我的咽喉。可是我不喜歡在我管的房間中，客人有個三長兩短，我不是那種人。」

龐德接過兩只楔形木塊。「但是……」

「先生，我無法進一步的替您效勞。」茶房的手握住房門，這是最後向客人打招呼。「晚上您只管撳電鈴，我會爲您送晚膳。千萬不要讓別人進入你的包廂。」

他伸出一隻手斂取一張廿美元的小費。他把鈔票揑成一團朝口袋裏面一塞。

「先生，我將盡我的能力來幫忙的。」茶房臨去時說，「我還得多多留神，以免漏掉甚麼消息。」說完他迅速關上房門逕行離去。

龐德琢磨片刻然後打開連通鄰室的門。索小姐正在看書。

「他把床舖好了，」他說，「這茶房做事倒很實在。一壁跟我閑話家常。我先廻避一下等你鑽進了窠，再叫我進來。」

他坐在適才索小姐坐過的席位上，守視費城近郊像窮乞丐似的破爛家屋匆匆掠過。相形之下銀魅號闊綽得有如一位大富翁。

非萬不得已不必告訴她麻煩事情。可是新的威脅來得好快呀，龐德兀自思索，如果藏在車上的眼線發覺她的眞正身份時，她也跟龐德一樣處境十分危險。

她吆喝一聲，龐德應聲而入，包廂中除了床舖的床頭燈已經撳亮以外，其餘都黑洞洞的。

「祝你好好睡一大覺，」她致意的說。

龐德脫去上衣，把兩塊楔形木塊着實地塞在兩扇大門的底下。然後他以向右側身而臥的姿式睡在舒服的臥舖上，同時他想也不會想到未來，在列車有節奏的騰驤與撞打之下，便已深沉地進入夢鄉。

相隔幾節車廂而外，在那輛食客寥落的餐車中，有一名黑人侍役把手上塡好的電報文稿重新默誦一次，一面迫切期待列車到達費城火車站以後可以有十分鐘的休憩。

十一　一紙符咒

銀魅號特快車在午後燦爛陽光照射下，風馳電掣向南方疾進。賓雪凡尼亞和瑪利蘭兩個大站都停過了。到達華府火車站時，龐德在夢鄉中被有韻緻的響鈴振醒，也聽到站臺上的廣播，曉得曾經停了頗長一段時間。然後列車駛向維京尼亞州。此地氣候顯得溫暖些，已經可以聞到春天的氣息，雖然距離春寒料峭的紐約市不過五小時的行程。

從田間收工回家的一夥黑人農夫，當他們聽見銀色鋼軟掀起遙遠的喟嘆時，其中的一人划出他的懷錶，划算一下，然後向大家報告，「銀煌號歸車就要來了，六點鐘，我的錶走得滿準。」

「當然是啦，」另外一名黑人唱和着說。那時柴油機車的響聲由遠而近，拖着燈火輝煌的車廂飛奔而過，奔向北加羅林娜州。

當列車扯響一聲長嘯的警鈴越過田野趨近雷萊城郊時，他們兩人先後睡醒，大約是午後七時，龐德收好塞在門底下的兩只楔形木塊，然後擰亮電燈，撳鈴呼叫侍者。

他要了淡口味的馬蒂尼鷄尾酒。送來的是兩只樣品式的小酒瓶連同玻杯和冰塊。他覺得太不過癮，於是馬上又多要了四杯。

他們看着言過其實的菜單，引起一番辯論鐘煎魚號稱「無刺鮮嫩魚片」，嫩鷄稱為「剔骨法國式鮮美子鷄」。

「騙人的招牌，」龐德不敢領教地說。經過磋商他後終於要了香腸、煎蛋、鹹肉片、一道沙拉冷菜盤，還有法國式的鄉村乳酪。

包德汶來收拾杯盤時已是晚上九點鐘左右。他請問客人要侍候別的甚麼，龐德胸有成竹地問了一聲，「到傑克生鎮大概是甚麼時候？」

「早上五點左右。」

「站臺上有沒有地下人行道？」

「有的，這一節車剛好停在地下人行道入口附近。」

「到站時可否麻煩你打開車廂的門，把踏腳梯快點放好？」

那黑人侍者裂嘴笑笑。「沒問題。我可以照吩咐辦好。」

龐德隨手塞了一張十元鈔票作照顧他們這一路的小賬，又解釋說，「恐怕到聖彼得斯堡時我們碰不到面，你先拿着吧。」

黑人侍者滿臉笑容致謝說，「您太仁慈啦，老爺。晚安，老爺。晚安，夫人。」說完他退出包廂，關好房門。

龐德站起身把兩塊楔形木塊塞到門底下。

「我懂了，」索小姐說，「原來是這樣用的。」

「是的，我也有點駭怕，」說着他就把包德汶警告他的話向女郎轉述一遍。

「這完全有可能，我一點也不驚奇。」龐某講完之後，女郎表示意見說，「他們一定看見你走進火車站的。巨先生組織了自己的諜報網，管它叫『眼線』。只要他下達命令，你幾乎無法逃脫這班『眼線』的監視。我不曉得派在這列火車上的人是誰。一定是個黑人，不是卜爾曼臥車的侍役，就是餐車上的僕歐。他有本事叫這些人替他赴湯蹈火。」

「他的確做得到，」龐德也表示信服。「但是，究竟是怎末回事呢？他到底憑甚麼要他們替他賣命的？」

此時列車剛好在隧道中行駛，她抬頭向窗外的黑洞張望，只見到反映出車廂中明亮的燈光。而後她轉過臉隔着桌子向英國情報員冷峻的藍灰眸子逼視。她兀自思量：對於一個從小生長在街燈明亮、溫馨家庭中的人，對於一個常識豐富的人，你怎樣啓齒爲他解釋其中的奧秘呢？一個人如果沒有在熱帶秘密心扉的深處生活過，如果沒有聽到過神密的鼙鼓聲，如果沒有見識到他們的奇妙魔法和致命的功力，以及如何接受祭師的喜怒、陰功和毒劑，你怎樣能把其中精義交代清楚呢？像他這樣的人，聽說過全身僵痼術、精神傳心術麽？瞭解魚類、鳥類，黑人都具備第六感官麽？他會理解一根大公鷄白羽毛，路面擺着一對交叉的木棒，皮袋囊中裝滿了白骨和藥草都代表着致命的惡意麽？

想到這些不禁混身戰慄起來，黑色的記憶一幕幕映在她的眼前，歷歷如繪。她依稀記得小時候，黑婆娘在老家收她做過房女的經過。

阿媽說，「小姑娘，它不會害你的。這是强力的好護符。你將終身受益。」也記得老黑奴遞給她喝的骯髒藥汁。黑婆娘幫忙撬開她的牙床，她苦痛地喝乾最後一滴藥汁，以後她夜夜睡不着覺，鷄毛喊叫地整整鬧了一個禮拜。黑婆娘也很爲她惦心，後來她忽然好了，能够照常的安眠。只不過，幾星期以後她翻動枕頭時無意中發現有一包汚穢的垃圾壓在底下。她隨手把它丟到窗外，可是第二天早上再也找不到那個小包。她居然可以安眠如恆，她知道那汚穢小包想必被黑婆娘檢起來藏到地板下面了。

若干年以後她才知道巫毒教的藥汁都包含些甚麽。它是由甜酒、黑火藥、墳頭的沙土、人血等等摻合而成。當她憶起那一股怪腥味時，幾乎噁心得要嘔吐出來。

這位先生對這種事情能知道多少呢？他難道也會相信自己也對其中奧秘有一半的信心麽？

她抬起頭來，看見龐德的眼睛正對她嘲笑。

「你心裏在想，我是無法瞭解的，」他說，「不過到某一點爲止，你的想法是對的。但是我懂得恐懼可以支配人的道理。也懂得可以利用各種事物激發人們的恐懼心。談論巫毒教義的書籍大部份我已拜讀過，我相信確有其事。可是我不相信巫毒教的法術可以制服我，因爲我從小膽子就大，從來不怕關黑屋子。同時我也是不會接受催眠術的人。可是我也精通你們的隱語，你不要以爲你們的黑話會惹我發笑。因爲寫這一類書的科學家和醫師們是一本正經地從事研究的。他們不會哄笑。」

索小姐笑道，「這樣就好，那麽我只要簡單地告訴你一句就够了。黑人一致確信巨先生是巫教始祖薩米狄男爵的轉世，所謂借屍還魂。復活的僵屍本身就够駭人的。據說它是接受主宰者的命令從死裏復活，能够代表它活動的僵屍。巫毒教諸神之中以薩米狄男爵神通最大。他是主宰陰間與死亡之神。由薩米狄親自控制的僵屍法力當然更大了。你見過巨先生本人。大塊頭。鐵青的面孔。而且他還具有威力無比的攝魂術。所以黑人相信他是復活了的男爵，而且是惹不起的巨霸，這是不難想像的，使人們確信他是薩米狄轉世，這一點並不困難。他把男爵的衣冠當做拜物神

供在辦公桌旁。你是在他辦公室親眼見到的。」

停了一歇，她又滔滔不絕的往下講：「我可以這樣告訴你，他的計劃完全成功。大凡見過他或是聽過這一套的黑人，而不肯相信他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凡是信他的都信得五體投地，怕他怕得要死。因為他們是清楚的。如果你知道他如何宰割、對待那些沒有絕對服從他命令的人，你也會怕他怕得要死。」

「那麽他跟莫斯科究竟有什麽關係呢？」龐德單刀直入地問，「他到底是不是『鋤奸團』(SMERSH) 的一員？」

「我不知道『鋤奸團』是何所指，」那女的答說，「不過我知道他替俄國在辦事，最低限度我聽到過他以俄語和時常若干他的來客交談。他偶爾也叫我進去旁聽一會，事後問我對那些訪客是否誠心加以分析。雖然我不懂俄語，可是一般而言他們似乎都講的是眞話。但是不要忘記，我只替他工作將近一年的樣子，而且他的為人是非常鬼鬼祟祟的。

「假如莫斯科眞利用他的話，他們的確掌握了全美國一位最具潛在勢力的人。他想知道什麽？一定可以尋得到，如果他得不到所需要的，一定有人送掉性命。」

「為何沒有人起來殺掉他呢？」龐德問。

「你殺不死他的，」她答說，「他是僵屍，已經死過一次了。」

「是的，我懂得了，」龐德若有所悟慢吞吞笑說，「這倒是一種玄妙的安排。你願意試一試

麽？」

她朝窗外看了一會然後轉過臉再看他。

「做為最後一計，我要試試，」她勉強應允說，「但是，你別忘記我生長在海地。我的理智告訴我能够殺死他，可是……」她兩手一攤裝成無可奈何的姿式，「……本能又告訴我，我辦不到。」

她溫馴地冲他一笑：「你一定笑我是個無用的傻瓜」。

龐德想了一歇答說，「不會這麽想，在我讀過那些書籍以後。」他伸出手臂越過桌面，撫慰着她的一隻倩手。他笑容可掬地說，「時機成熟的時候，我會在子彈頭上刻一個十字。據說以前這子彈可以管用。」

女郎蹙眉凝思。她說，「我相信世上如有他的剋星，那就是你。昨夜他給你吃苦頭，可是你也整得他不輕。」她兩手緊緊摟着他的一隻手使勁揑了一下。「現在我該怎麽做？」

「休息」龐德看看手錶，指示她說。此時已是晚上十點鐘。我們還是趁早多睡一點覺為妙。車到傑克生鎮時我們悄悄蹓下去，希望甩掉盯梢的人。然後換車前往海灘。」

他們同時站了起來。在略為搖幌的包廂中，他們面對面地站着。突然間龐德靠前一步，以右臂把她摟到懷抱中。她用兩臂箍住他的頸顈，兩人熱情地接吻一次。他逼她倚靠着幌搖中的隔牆，把她穩住。她用手端着他的面龐竭力向外捧，口邊嬌喘不息。她的眼睛明亮而熾熱。接着她又

長又膩地主動吻他的嘴唇，好像她是男人，他反是女人。

龐德咒詛受傷的左手，使它自己無法進一步撫弄與探勘她。他騰出了右手放在兩人胸膛之間，摸索到帶着兩個慾念顆粒的堅實乳峯。他改爲順脊背往下撫慰，直到脊柱的尾閭處，然後，穩住不動緊緊地使上體相依相偎，到吻够了爲止。

她把兩臂從環繞他的頸項處放開，再推他離遠一點。她說，「我希望有一天能像這樣痛快地跟男人接吻。當我第一次見到你，我知道你就是我要吻的男人。

她的兩臂自然下垂，他站在那裏期待着他，等候着他。

「你美得有如天仙，」龐德誇獎地說，「你的香吻比我經歷過的任何女郎更爲美妙。」他低頭望着纏住左手的繃帶，「這個可惡的手，」他抱怨地說，「使我無法正常的擁抱着你，也無法跟你談情說愛。它痛得要命。那也是要跟巨先生算清楚老賬的一個原因。」

索小姐被他逗得笑出聲來。她從手包中取出一塊手帕抹去沾在他嘴邊的口紅。然後她把遮住他前額的髮束向後梳攏，再度輕盈而柔溫地給他一吻。

「這樣倒也好，」她說，「我們腦筋裏要管的事情太多了。」

列車猛地一搖把他送到她的身旁。他趁勢一手握住左乳一面吻她雪白的粉頸。而後他們再親一次嘴。

他感覺自己心跳的速度緩慢下來，便携着女郎的手把她拉到搖幌中包廂的正當中。

他笑笑說，也許你想得對。等時機適合時，我要單獨陪你，儘量地消磨大好辰時。在這裏就不能教人放心，至少有一個人準備半夜三更時打擾我們的好事。何況早上四點鐘就要起來了。所以沒有充分的時間讓我們談情說愛。你先上上鋪去，我等會爬上來給你一個臨睡前的親吻。」

他們再慢慢接吻一次，而後他轉身離去。「我去檢查一下，看看隔壁有沒有鄰居。」他說。

他悄悄移開塞在鄰接門下的楔形木塊，輕輕扭轉門柄。他從槍背袋裏掏出手槍，用拇指朝後一捺，打開了保險鈕，又比劃一下要她開門站在門後。他搖手打個記號，她於是遵命迅速地拉開了門。隔壁包廂空空如也，好像對他們發出譏笑。

龐德聳聳肩膀，對女的笑了一笑。「等你拾絡好了，再叫我，」說着他大踏步走進隔壁的包廂。

通往走道的門反鎖着，包廂的陳設和H號一模一樣。龐德仔細地檢查各處，看看有沒有令人疑慮的地方。天花板上有空氣調節系的通風孔，雖然處處均須提防，他覺得對方總不至於狠毒到利用通風孔施放毒氣。如果他這樣做，整個列車的旅客都要中毒喪命。也許可以派人均盥洗間的排洩管路裏施放毒氣。但是下手的人必須是個會在車底做手藝的特技專家才行。他檢查之後發覺並無連通過道的鐵絲格通氣孔。

龐德不以爲然的聳聳肩胛。如果有人半夜想闖進來。只有從兩個門進入。他唯一的對策就是保持警醒，不要睡着了。

、藍西蒙叫喚了一聲。他返回H號包廂內有一股夜巴黎香水味道。她以肘依托在床邊正居高臨下由上鋪朝下面俯視。

她把床單拉起來圍繞着肩頭。龐德揣測床單裏面可能是赤裸裸的。她的秀髮從兩邊往下披，好像黑色的小瀑布。只有牆上的枱燈亮着，所以她的面部背着光。龐德順着鋁管扶梯往上爬，向她身上倒。她伸手去攙他，突然間床單從她肩頭散開了。「該死的」。龐德斥責說，「你……」

她用一隻手掌封住他的嘴巴。

「我不過跟你開玩笑罷了，」她說，「能够逗引一位强壯的正人君子發火我總算成功了。你爲何光這麼大的火呀。我故意逗弄你的，又不會玩弄多久的。等你的左手復原，還要多久？」

龐德握住她那隻溫柔的小手，有意的咬它一下。她痛得尖聲叫了出來。「不用多久就會復原的。」龐德讓她放心說，「當你繼續逗引人的時候，總有一天被人像蝴蝶標本似的釘得牢牢的。」

她兩臂擁圍着他，給他一個熱情而長久的親吻。最後她朝枕頭堆裏一沉。「好了。快點去吧，我這個玩笑已經開得足够啦。」

龐德士沿鋁梯返回地板上，替她把上鋪的幃幛扯攏來。「好好睡它一覺吧，」他關照說，「明天我們將要面對最長的一日哩。」

她嘴裏嘰咕一會，他聽見她翻了一個身，自己關掉頭上的枱燈。

龐德士檢查兩只楔形木塊牢靠地塞在門底下以後，就脫掉上衣，解開領帶在下鋪舒展地躺了下來。他關掉床頭燈一面想着上鋪的藍西蒙，一面聽着頭底下鋼輪磨擦鋼軌所發出有韻緻的節奏。他也諦聽小小包廂發出的細微響聲，配合着車廂結構的輕喟嘆，這都是使臥車乘客很容易入眠的聲音。

現在是半夜十一點鐘，列車在哥倫比亞與喬治亞州乾涸的大草原之間奔馳。還有六個鐘點才到傑克生鎮，在這黝黑的六小時當中巨先生一定指示他的密探採取某種行動。在這一段夜深人靜時，全車旅客均已入睡，走過行人的過道上最適合下手了。

銀魅號巨蟒似的在黑暗中蜿蜒疾進，在喬治亞州村舍與曠野之間加速行車。帶有四種調門的汽笛響澈了乾涸的草原。機車頂上的單軸探照燈不斷地向黑夜照射。

龐德士擰亮床頭燈，看了一會小說，可是腦筋在不停地運轉，看不下去。他不久就放棄看書的念頭仍然熄了燈。他想着藍西蒙以及未來的可能演變，更推測馬上傑克生鎮與聞彼得斯堡可能的遭遇。也想到跟賴菲力的重聚。

到下半夜一點左右，他已朦朧入睡，有一種撥動金屬的聲音就在附近，他大爲驚醒，立即掏出他的手槍握在手中。

似乎有人從過道上推門，門鎖被人輕輕撥動過。龐德士連忙下地，赤着脚行動起來。他輕輕撥開塞在通往鄰室門下的楔形木塊，又小心地拉開橫閂啓開側門。他走到隔壁包廂輕輕通往過道

的正門。拉開門以後發出强烈地一聲咔嚓。他猛力使房門大開，並且很快地走進過道，可惜晚了一步，他剛好看見一個人影飛也似的向車廂另一端逃跑。

假如兩隻手都管用，他本來可以向那人開槍的。現在因爲左手受傷，他開門時先得把槍插進褲腰帶，然後再拔槍，動作就遲鈍多了。他知道急起直追已經無濟於事。那人可以逃進一間空包廂中，再悄悄地關上房門。龐德士對於這種事以前有過豐富的類似經驗。他知道唯有奇襲或者迅速射擊可以制服那個傢伙。

他走了幾步返回H包廂的正門口。門縫中露出一頁紙片的一角。

他開門返回包廂，輕輕闔上門。再悄然擰亮床頭燈，藍西蒙依然在熟睡中。他發現那形紙頁已經掉到地氈上。他抬起紙頁，坐到自己的床沿。

那是從帶橫綫的廉價拍紙簿上撕下來的一形紙。上面用紅墨水潦草地以大寫字體寫了如下的歪詩。龐德士小心翼翼地拿着紙頁的邊沿，希望不要碰亂上面的指紋。這班傢伙很精靈，不會留下指紋的。那頁紙上說——

『啊，巫婆，（他讀道，）你不要殺我，
留下我一條命，他才是犯人。
神奇的鼙鼓告訴我們，
黎明時分他將起床。

在早晨他將爲你擊鼓——
很早的，很早的，很早的，很早的。
啊，你這個在孩童成長以前就殺戮他們的巫婆，
啊，你這個在孩童成長以前就殺戮他們的巫婆，
神奇的鼙鼓告訴我們，
黎明時分他將起床，
在早晨他將爲你擊鼓——
很早的，很早的，很早的，很早的。
我們是來向你報訊的，
而你也會懂得。』

龐德士躺在下舖上竭力思索。然後他把紙頁折疊起來，放進他的記事本中。他仰臥着，甚麼也不瞧，一心一意地等待黎明。

十二　佛州海濱公寓

翌晨五時左右他們二人在傑克生鎮溜下了銀魅號特快車。那時天尚未明，佛羅里達州南部的大站月台上乘客寥落，燈光也很微弱。從第二四五號車廂下到地下人行道的入口相隔只有幾碼遠

，當他們連袂拾級而下時，臥車上悄無人迹的樣子。龐德在離開以前曾經關照過侍者把H包廂房門上鎖，扯下百葉片，相信等列車到達終端站聖彼得斯堡時，人們才會發現H包廂早已人去室空。

他們走出地下人行道，進入售票廳廊。龐德查證下一班去聖彼得斯堡的快車，「銀里號」，銀魅號的姊妹列車，大約九點鐘到站，於是他購妥兩張卜爾曼頭等席位的車票，攙着藍西蒙的膀臂離開車站，走向溫暖而黑洞洞的街頭。

有兩三家通宵買賣的吃食店，他們挑選霓虹燈招牌比較明亮的「美味」，從招牌下面推門走進去。那是一間典型的打尖處所。鋅皮櫃台後面蜷伏着兩名沒精打采的女侍，櫃台裏面陳列着名牌香煙，糖棒，紙面袖珍小說還有滑稽連環畫，旁邊放了一只高大的咖啡濾過器以及幾只煤氣灶頭。兩排客室成雙併列，左邊的玻窗上漆着「休息室」字樣，右邊漆着「非請莫入」，可能裏面是連成一氣的。屋內擺了十幾張放着作料瓶架的骯髒桌子。其中之一圍坐着四五位穿工裝褲的男子一。他們走進來以後，這幾個人伸頭略微看了一眼，然後繼續地低聲交談。可能是柴油機車的替班員工，龐德這樣推測。

靠右首一排四個火車間的席位，龐德領藍西蒙佔據其中的一間。他們茫然地注視一張沾上油膩的菜單。

過了一會，一位女侍悠蕩過來朝隔框牆一靠，不住打量藍西蒙的衣飾。

「柑桔汁、咖啡、炒鷄蛋，每樣要兩客。」龐德簡略地要了早餐。

「O·K。」女侍漫應着。她拖着步履懶散地走了回去。

「炒雞蛋說不定跟牛奶燴在一起，」龐德在估計吃食店的出品，「可是在美國要煑雞蛋，更不是滋味。去了殼的雞蛋打在茶杯裏給你送來，這是美國的吃法。不知道是誰傳授的烹調術。恐怕跟德國人學的，我琢磨。至於美國店裏煑的咖啡，恐怕不能再糟了，甚至連英國吃食店都比此地強。柑桔汁總不至於有左池。到底我們是在出產柑桔的佛州呀。」一想到要在這種蹩脚齷齪的地方就上四個鐘頭，他突然感覺非常的洩氣。

「近年以來，在美國人人只曉得撈鈔票，越不費勁越好。」藍西蒙感慨地說，「倒霉的不還是顧客。他們唯一的願望是儘快賺你的鈔票，然後趕快請你走路。等我們到佛州的濱海地區你就更看得清楚了。每年在這一段季節，佛羅里達州可以稱得上是銷金的好去處。在東海岸斂財目標是那些來避寒的百萬富豪。我們去的西海岸，只在小人物身上打主意。當然會服侍得稱心如意。他們上那邊是頤養天年去的。他們的鈔票反正也帶不進棺材。」

「看在上帝份上，」龐德越聽越不明白，「你講講明白，我們去的到底是怎末個地方呀？」

「去聖彼得斯堡的，多半是風燭殘年的老人，」藍西蒙分析說，「那裏是美國的偉大墳場。各地銀行行員，郵政職員或者鐵路員工年紀到六十多歲，領到養老金或退休年俸以後總喜歡上聖彼得斯堡去晒幾年太陽，然後再乖乖乖蒙主寵召。那地方號稱『陽光城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不見太陽的日子寥寥可數。當地有家『獨立晚報』，與出一個作廣告的好辦法：如果那一天出報時沒有太陽，當天的晚報一律免費贈閱。一年大約只三、四天不出太陽，他們的算盤倒很精靈。一天晚上九點鐘，人人回家睡覺。白天老人們聚在一起成群結隊地玩推桿球和打橋牌。那裏也有兩個棒球隊，一隊叫『兒童』，另一隊叫『老將』。隊員年齡統統在七十五歲以上，他們也喜歡丟保齡球，不過絕大多數的人喜歡擠坐在大街兩旁的長板凳上，一面晒太陽，一面打盹聊閑天。那實在是一種使人駭怕的街景，老先生們戴着眼鏡，助聽器，假牙齒格登登直響。」

「聽起來叫人不舒服，」龐德表示意見，「巨先生爲何挑這麽一個寶貝地方作他的活動基地呢？」

「就他說這地方好極了，」藍西蒙一本正經地說，「這個社會從來沒有發生罪案，至多橋牌桌上出過欺騙。所以當地的警力很單薄。該地駐有一隊海岸守備隊，以警戒湯巴市與古巴間的走私和塔平泉的非法捕魚爲主要的工作。我委實搞不清巨先生在那邊搞甚麽花樣，只知道他派了一位得力助手在那邊，渾名叫『强盜頭』。我想大約和古巴方面有所連絡，也未可知。」思索之後她推測說，「可能替國際共黨辦事。我相信古巴聽命於紐約的哈林區，然後派遣諜報員向整個加勒比海各地進行顚覆與滲透。」

「總而言之，」她滔滔不停的講下去，「自外貌言，聖彼得斯堡是全美國最安份守己的城市。樣樣事雅緻而平易。不錯，那兒有一座療養院，是爲收容酗酒者而設。我相信，裏面想必都是

一些很老的酒鬼……

講得她自己也忍俊不禁，「我想他們那一把年紀，也不致爲害社會了。你也許喜歡這種地方，」她惡意向他嘲笑說，「或許有一天你也願意到那邊去享福，成爲當地的『老將』之一。當地創造了一個名詞，管那些到那邊頤養天年的人叫『老將』。」

「才不哩，」龐德不以爲然地說：「聽起來英國的海灘遊樂地杜琪鎭或者布茅斯。情況似乎糟糕一萬倍。我希望此行不必和『强盜頭』或者他手下引起一場槍戰。說不定那樣會使幾百位老將受驚駭後因心臟病復發而齊赴墳場。不過那地方竟沒有生氣勃勃的年輕人？」

「啊，當然也有，」藍西蒙笑道，「而且多的是。賺老將們鈔票的是當地人士年輕人。譬如，開汽車旅社，拖車營地的老闆等等。假如你開一間賓果俱樂部，可能爲你賺進大把的鈔票。譬如說我來做『誘餌』——使你上鈎的女侍。艾呀，龐先生，」她伸過手壓住他的手熱絡地說，「你願意要我陪你在聖彼得斯堡安安穩穩地頤養天年嗎？」

龐德朝後一靠裝扮出上下打量的神氣，然後眉開眼笑地說。「首先我需要跟你頤養一段不安穩的生活。這地方只有一樣使我滿意，到晚上九點鐘大家都上床睡覺。」

她眼角傳情，冲他同眸一笑。晚餐送來時，她連忙動手與他分開。「好吧，」她打趣地說，「讓你九點鐘上床，我從後門溜上街，陪『兒童』和『老將』的隊員們出去逛。」

果如龐德所料，早餐簡直一無是處。用餐既畢，付了賬，他們踱向火車站候車室。

太陽出來了，陽光射進呈球形的空曠大廳，帶來許多充滿塵埃的光柱。他們擠坐在一個角落。由男的提問題，女的把有關的巨無霸日常營運作業根據所知和盤托出，直到銀星號進站才住嘴。

他偶爾也記下一個名字或者一個日期在記事本上，不過一般而論她的幫助並不大，因爲大部份他早已知道了。在哈林區她跟巨先生住在同一公寓中，過去一年間她度過儼如囚禁的生活。巨霸派了兩名結實的黑女跟她作伴，沒有人衛護時絕不准她外出。

巨先生常把她請到辦公室，就是龐德與她第一次見面的地方。她的任務就是憑傳心術制裁綁在坐椅上的男人或女人是否說謊。通常她是憑直覺就知道被綁的是好人或者歹徒，做成自己的判斷。她知道她的判斷可能使那人受到死刑的宣告，可是對於歹徒的命運一向是不以爲意的。她記得被綁在坐椅上的人只有很少數是白人。

龐德把發生過這種事例的日期和細節潦草的記錄下來。從藍西蒙口中所獲知的每一瑣事，無非使巨霸的嘴臉越發凸出與顯明。他是一個非常活躍而有力的强人，殘酷而無情，指揮着一個龐大的秘密社團。

對於古代金幣她也略有所聞。有幾次她曾查詢過巨霸的部屬，一共轉手若干枚，總共賣了多少錢。她相信，得到回答，兩者都是誑言。

龐德不願吐露他知道的底細，也不表明他的想法。他雖然職責在身，却也掩飾不住他對藍西

蒙逐漸增高的熱情以及對她肉體的慾望。

銀星號快車準時到站，他們都以能夠及早離開傑克生鎮站繼續旅行而大爲開心。列車沿佛羅里達州的腹地向南疾馳，穿越表面長滿了西班牙蘚苔的雨樹林和沼澤地，也經過哩復一哩的橘柑果園。

佛州的蘚苔從心坎裏帶來一種有若鬼魅與死亡的氣息。甚至眼前疾馳而過被太陽晒乾癟了的魚鱗板民房，也帶有灰色意味。只有結實累累的橘柑園顯出翠綠和生氣。其餘一切似乎都被强烈的日光烘焦、烤乾。

向憂鬱寂靜佈滿藤籬的雨樹林遠遠眺望，龐德心裏想其中孳蘊的生物必然不多，大約只有蝙蝠、蠍子、癩蝦蟆和黑蜘蛛而已。

他們在車上用過午餐，不久列車沿着墨西哥灣行駛，途中經過海濱的熱帶紅樹林，沼澤地和高大的椰林，數不清的汽車旅社和拖車營地一一呈現在眼前。龐德也發現佛州的另一廣告畫面，因爲他看見廣告牌上畫了一個健康美女，大書「一九五四年的橘柑小姐。」

車到清華站，下一站就是聖彼得斯堡，他們匆匆離去。龐德叫了一輛計程車，把金銀島上的公寓地址告訴司機。據說還有半點鐘的路程。那時已是午後兩點鐘，碧空萬里，日光相當熾烈。藍西蒙一定要摘掉草帽和面紗，她執拗地說，「帽紗粘住我的臉。這地方誰也認不得我，有甚麼要緊？」

他們的汽車在公園街與中央大街的十字路口等紅綠燈時，被路邊一個厤皮大黑人計程司機多看了幾眼。中央大街照直走越過淺水灣砌石堤道就可以通往金銀島。

厤皮司機看清楚藍西蒙面部的側影以後不禁嚇得形口結舌。他連忙把汽車朝路邊一靠，匆忙地跑進最近一家藥房。他撥動聖彼得斯堡的某一個自動電話號頭。

「我是鮑西，」他忙不迭地搶着向話筒發話，「請你快找强盜頭來聽電話。你就是强盜頭嗎？聽着，巨先生一定到我們這邊來了。怎麽講？你剛剛跟他通過紐約的長途電話？我方才明明看見他的女朋友坐了一輛清華鎮史塔生車行的車子。朝堤道方向走。我決不會看錯。我可以發誓。絕對不會看錯了人，她的臉型我記得。旁邊坐着一個穿藏青西服的男人，頭戴史德遜禮帽。臉頰上好像有一條疤痕。甚麽？要我盯梢他們，你是甚麽意思？我簡直不相信你說巨先生仍然留在紐約。所以打電話跟你連絡一下。好的，好的。我在清華鎮或是堤道上等那一輛車子。你放心。你穿好衣服準備隨時行動。你別替我惦心。」

諢號叫强盜頭的五分鐘之內還要和紐約以特急電話連繫一次。巨先生已經關照他注意一個姓龐的英國佬，可是他搞不清索小姐怎麽也牽連在內的。上次他跟巨先生講完話以後，他也弄不清楚怎麽回事。不過他接獲的指示却是斬釘截鐵，明明白白的。

他掛上聽筒坐下來沉思片刻，用手指頭在桌上敲鼓點。辦好這一樁有一萬美元的賞金。他需要派兩名人手。意思說自己可以獨得八千塊。想到這裏他饞嘴地舐舐唇邊，然後向湯巴市下城一

家賭場的酒吧間撥了一個電話。

在佛州濱海公寓門口龐德付清計程車資。他們來到一處白石嵯峨的海灘邊。在五十碼見方的巴哈馬草皮上蓋了一組一組白黃相間的魚鱗板式茅舍別墅，倒也相當整潔。海灘的後面與墨西哥灣連成一片。海灣波平如鏡，在强烈日光照射下，遠方水天相接處碧海與青天揉成一種顏色。從倫敦經歷紐約，傑克生鎮等地的人，到達此地以後完全感到另一番景色。

龐德推開一扇寫着「公務臺」字樣的腰門走了進去，藍西蒙端莊地站在旁邊。他在豎着「女經理，斯夫人」名牌的旁邊捺了電鈴。一位金鈎背式老婦人應聲出來，撅着嘴唇問道：「找我？」

「賴先生可在？」

「啊，是的，想必你就是布萊士先生。他寄宿在C幢一號，順海灘走下去便是。從午膳時間開始賴先生一直在念道您。這位……？」斯夫人回眸向藍西蒙瞥了一眼。

「是布萊士太太，」龐德爲她引介。

「啊，原來如此。」斯夫人出乎意料地招呼說，「好的，請您先登記一下。我想兩位一路辛苦，先該盥洗一番。請留下詳細地址，謝謝。」

斯夫人領他們順洋灰甬道走到左首邊最後一座茅舍。她敲敲門，敲出了賴菲力。龐德一直以爲他會給以異常熱烈的歡迎的，想不到賴菲力見到老朋友反倒有點半信半疑的樣子。他張開嘴巴

，緊緊貼在腦根的乾草色髮束，看來亂得像乾草堆。

「我想你沒有見過我的內人吧，」龐德說。

「不會，不會，我的意思說，見到過的。你好嗎？」

事情的演變全然出乎他預料之外。他伸手只顧拖龐德往房間裏走，根本忘記藍西蒙這個人。最後他才想到他的太太，於是用另一隻手攙她進來，順便以脚根砰地一聲帶上房門。結果斯夫人的應酬話有一個尾巴留在門外，變成，「我希望你們居住本店期間非常……」砰一聲以後「舒適」。

雖然帶他們進入客房，可是賴菲力仍然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他駐立在那裏朝他們兩人一呆看。

龐德把他的衣箱放在小廳廊的地板上。一併排有兩扇門。他推開右手的門請藍西蒙入內。那是一間和茅舍同尺碼的小起居室，隔着海灘與大海對峙。室內佈置了使人稱心悅目的竹器海灘椅，配了泡沫橡皮墊，再蒙上大紅大綠木槿圖案印花棉布的套子。地上鋪了棕葉的蓆子。牆壁刷成鴨蛋殼色，每一面的中央掛了一形竹框架熱帶花卉的水彩油印畫。室內放着一張鼓形竹器大桌子，頂部是一塊玻璃磚。桌上放着一大盆鮮花，和一架白色電話機。臨海的一面開着寬敞的窗檽，靠右手有一個通往海灘的側門。窗外放下半掩的白色塑膠百葉片，用以遮蔽沙灘的反光。

龐德和藍西蒙分別就坐。龐德點燃一支香烟，把烟盒和打火機擺在桌上一角。

電話鈴一連串地響，賴菲力經過房門走過來拿起聽筒。

「說話，」他說，「請警官講話。你是警官麼？他來了。剛剛到的。不對，人好好的，還活蹦活跳哩。」

他聽對方講了一會，轉臉問龐德：「你在那一站離開銀魅號的？」龐某據實相告：「傑克生鎮」賴菲力對話筒說：「好的，我會問的。沒有問題，等我弄清楚原委，再打電話告訴你。請你向刑警方面銷案。我代他謝謝你。也向紐約報告一下。眞辛苦你了，警官，是的，奧朗杜九千號。O．K。多謝關照，再見。」他放回聽筒，用手帕抹掉前額的汗水，挑一張正對龐德的椅子坐了下來。

突然地他注意藍西蒙片刻，表示歉意地笑了一笑。他對女的說：「我猜想你是索小姐。這樣粗魯地接待你，眞抱歉之至。今天也眞够受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我第二次遇到無法和這位老兄見面的經驗。」他轉臉問龐德：「繼續講下去，可以麼？」

「可以的。」龐德答說：「索小姐現在跟我站在一邊了。」

「那眞使得。」賴菲力說：「好吧，你們沒有見到報紙，也沒有聽到無綫電廣播，那麼還是由我先報告頭條新聞吧。銀魅號從傑克鎮站開出不久就被匪徒强迫停車。地點在華度站與峨卡拉站之間。你們的包廂先被輕機關槍掃射然後又扔進手榴彈。包廂全毀。那一節車的爾曼卜茶房剛好在過道上，所以當場遇難。此外別無傷亡。這個慘案正在擴大偵查之中。誰幹的？布萊士夫婦

却是誰？他們藏身何處？我們當然知道你們僥倖脫險。奧朗杜警察局負責主辦這個案子。他們查詢紐約售票房。發覺是FBI安排的化名。各方面都向我大興問罪之師。想不到你大搖大擺幸福已極的走了進來，膀子上還跨着這麼一位美人。」

賴非力哈哈大笑，然後說：「好小子，應該讓你聽到幾分鐘以前，華府怎樣對我大發雷霆才對。人人以爲炸銀魅號是我的傑作。」

他拿起龐德的香烟盒取出一根點燃起來。「唔，事變經過大致是如此。等我聽完你那邊的故事以後，我就動手寫報告。講吧。」

龐德從他們在紐約聖乃濟大酒店分手時講起，講到在銀魅號過夜時，從記事本裏找那張寫了紅字的歪詩，由桌上遞了過去。

賴非力接到手吹了一聲口哨。他說：「巫毒的符咒。我琢磨這玩意應該從屍體上被人發現的。你在哈林得罪了巨霸，他叫手下人按規矩來行刺。符咒應該在現場發現。紅字代表替巨霸出氣。他們就懂從各方面致人死命。我們一定要追查出臥車上的刺客。可能是餐車上的一名侍役。那個半夜塞紙條到你包廂的人罪嫌重大。你說完經過。然後我再告訴你他怎麼辦到的。」

「讓我瞧瞧。」索小姐說。他伸手拿過那張紙頁。

「是的，」她沉靜地說：「這叫『惡俺家』，屬於巫毒的物神迷信之一種。鼓手巫婆就念的這種咒。非洲亞沙蒂既想尅害某人時，就用這種咒文。在海地他們也如法泡製。」她把紙頁遞還

給龐德。「幸虧你事先沒有跟我講。」藍西蒙嚴肅地說：「不然我可要得上歇斯底里症了。」

「我自己毫不在乎。」龐德說：「只曉得它代表噩耗。幸而我們在傑克生鎮下的車。可憐的包德汶。我們虧欠他的恩惠。」

然後他把其餘的旅程一五一十作了一次陳述。

「你們下火車時可有人暗中窺視？」賴非力不放心地問。

「我想不會有吧，」龐德答說，「不過，我們最好讓索小姐暫時避一避，等一切順遂以後再請她出來。我覺得明天讓她搭飛機先上牙買佳去比較好些。我可以請人好好照顧她，直到我們在這邊辦完了公事，再去那邊跟她會齊。」

「很好，」賴非力表示贊成，「我們可以使她在湯巴市搭上一架便機。明天中午到邁亞密以後她可以轉乘荷蘭航空公司或者泛美航空公司下午的班機，趕上到牙買佳吃晚膳。今天下午已經太遲了，不能辦甚麼事情。」

「索小姐，這樣安排你覺得如何？」龐德徵求她本人意見。那女郎正向窗外眺望，眼神好像六神出殼似的，以前他也見過。

忽然間她混身發抖。她收回眼光向龐德注視，並且伸出一隻手抓住他的袖口猶豫地答說：「好的，我覺得可以。」

十三　塘鵝之死

藍西蒙站起來欠身說：「我得去收拾一下。琢磨你們倆都憋了一肚的話要講哩。」

「你猜透啦，」賴非力雀躍而起說：「我眞不對，把你冷落了半天的。這樣吧，你住進給老龐定的房間。我和他可以擠在一起湊合一夜的。」

於是賴非力領藍西蒙到小客室去，龐德可以聽見他對女客人解說如何分配住處。過了一會，賴非力帶回一瓶海格氏威士忌酒和一些冰塊。「對不住，我忘了招待你，」他說「我們可以喝兩盅。洗澡間隔壁有一個食品櫃，我已經儲存了不少咱們喜歡喝的東西。」說完他又去取來一瓶蘇打水，兩位好友於是互相擧杯深深地喝了一大口酒。

龐德坐下來關心地問：「把出事詳情告訴我吧。他們的襲擊一定幹得非常乾淨俐落。」

「一點不含糊，」賴非力表示同感，「只是撲了一個空，憑白害了幾條人命，」他把兩隻脚交叉着高高翹在桌邊，爲自已先點燃一枝香烟，然後滔滔講下去：

「早上五點鐘左右，銀魅號快車駛離傑克生鎭。到華多站大約是六點。開出華多——我這麼想——奉巨先生命潛伏在列車上的助手偷偷跑進與你們相鄰的包廂中，在玻窗與下垂的百葉片之間墜了一條白毛巾，意思說——我想那天晚上他們一定忙着在各站之間不斷打電話取得連繫，——『白毛巾的右手就是攻擊的目標。』」

「華多與峨卡拉兩站之間是一段筆直的路軌，」賴非力繼續說下去：「穿越叢林和沼澤地區。和路軌平行，有一條公路。駛出華多站大約廿分鐘時，砰的一聲，在主柴油機下方爆響了一聲緊急訊號。是個小炸藥包。司機把速度降低到四十邁。砰！不久又一聲砰！一連三響。情況緊急。立即停車。司機用了剎車，心裏奇怪又平又直的路軌到底出了甚麼鳥事。上一次的訊號是兩個綠燈。看不出甚麼不對勁。時間是上午六點一刻，天已破曉。公路上停了一輛舊轎車，（龐德縐起眉頭。賴非力解釋說，『大概是偷來的車子。』）灰顏色，可能是別克牌，沒有開燈，引擎營營作響，擺在列車半中央附近。汽車裏跑出三個黑人。一字併排順鐵路與公路之間的草地步行。兩翼的人手裏端着輕型衝鋒槍。中間的人手裏好像拿着一隻鳳梨。

「走到離第二四五號車皮約廿碼處，三人頓時止步。端衝鋒槍的兩個人同時朝你們包廂掃射二次，爲手榴彈開道。中間那廝朝包廂裏甩進鳳梨。三個人同時回頭奔向轎車。大約是兩秒鐘的延期引信。等三個人跑到汽車時，乒地一聲巨響。H包廂整個報銷了，布萊士夫婦可能也炸成肉醬。遭殃的實際上只有臥車侍者包德汶一人。他看見三個人朝車廂接近時，連忙順過道往下跑，變成唯一的犧牲。列車上其他乘客和職工除了大吃一驚，引起普遍的歇斯底里亞症狀而外，並無傷亡。灰色別克車疾馳而去，在半路上被人棄置，可能仍停在那裏。先是死一般地寂靜，接着人聲鼎沸。乘客們在列車上往返走動，互相探詢。列車小心翼翼地下駛到峨卡拉站。把第二四五號車皮甩下來，等了三個鐘頭才奉命繼續南行。第二現場，我賴某人孤零零守在佛州公寓的茅舍中，

一個勁地懺悔，希望他不會說過老友龐德的壞話，也疑FBI的胡佛局長今晚要給他吃甚麼排頭，頭。事情經過情形報告完了。」

龐德頗爲欽佩的笑道，「他們的組織非常綿密嘛！我相信一定有完善的掩飾，證明那幾個人出事時不在現場。巨先生眞了不起。他在美國稱得上神通廣大。在民主國家中竟然有這樣人上人，甚麼人身狀，個人權利他全不管。幸好在英倫沒有這種人物。警察身上的警棒恐怕對他無能爲力哩。唔——」他自己作成結論，「我已經三次逃脫他的陷阱了。我們要動作快一點才好。」

賴非力沉思片刻然後答說：「是的。你沒有到美國以前，也許認爲巨先生可能忙中有錯。現在他已經出擊三次都撲了個空，他一定會惱羞成怒。我們應該趁他憤怒的時候好好整他一下，然後迅速撤退。讓我告訴你我的想法，金幣從此地向美國各地滲透，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已經監視飛剪號漁艇很久了，每次它從牙買佳載貨歸來，總是直放聖彼得斯堡，停泊在那家釣餌公司的自用碼頭——叫甚麼魯波羅斯的公司。」

「叫奧羅波羅斯公司，」龐德更正地說，「專門購辦漁餌的大商家，漁業釣餌的巨擘。」忽然間他若有所悟的，用巴掌猛地敲着玻璃桌面說，「菲力兄，我想起來了。奧羅波羅斯，其中不是含蘊『我們的强盜』在內嗎——Ourobouros：Our Robber's——裏面有强盜頭的份。巨先生的大弟子在此坐鎮。一定有苗頭。」

賴非力給他點破了，大聲呼應說「着呀。他們必是狼狽爲奸的。紐約警局賓士漢格給我們翻

閱的參考資料中不是說該公司的主持人是個叫巴巴各斯的希腊佬嗎？老闆長駐塔平溫泉，可能是個傀儡。他也許根本不知情。管事的是他們公司的業務經理，諢名叫『强盜頭』的。我們要找的就是這個『强盜頭』。

賴非力與奮得一躍而起。

「來嘛，我們也該行動啦！我們照直去那家公司，仔細偵察一下。我主張到那邊去一趟，因爲飛剪號到埠總是停靠在他家專用碼頭的。不過，現在她不在家，已經去了古巴。」

他補充說明：「停在哈瓦那港。上星期在港務局請准出港的。港務局方面每逢它進出海總要大大地檢查搜索一番。可是却一無所獲。琢磨她的結構與衆不同，說不定龍骨夾層間，於是幾乎把它大卸八塊。飛剪號進廠大修一次才出得了海。眞怪，一點碴也沒有。那裏找得一袋古代金幣呢？不管怎樣，咱們還是去轉一趟爲佳。至少可以探望一下那位『强盜頭』的尊容。我還得給華府總局和我們駐佛州奧朗杜工作站的負責人交代一番。把我們的情形報告一下。他們一定在加緊搜捕潛伏在銀魅號上巨霸的眼線。也說不定動作太慢啦。你去看看索小姐可安頓好了。告訴她好好躭着，靜候我們回來去接她。把她鎖在公寓裏好了。完事之後們帶她上湯巴市吃大菜去。那兒有聞名這一帶海灘的名廚，古巴館子叫『隱廬』的。我們在途中可以彎到航空站一下，給她把明天的飛機座位訂好。

賴非力講完以後抓起電話聽筒要長途台。龐德辦自己的事，沒有再打擾他。

十分鐘後他們會齊，於是一同出發。

藍西蒙沒料到會給她孤零零留在公寓裏。她依偎着龐德說，「我不想就在此地，」她神色沮喪告訴他，「我好像覺得……」這句話沒有機會說完，因為龐德用接吻封閉住她的嘴。

「沒有關係的，」他撫慰着說，「一個鐘頭左右我們就回來的。你怕甚麼哩。我要就在你的身邊直到送你上飛機。我們甚至於可以在湯巴埠過夜，等天一亮再送你上機場。」

「這樣就好，」藍西蒙猶有餘悸的要求說，「我希望去湯巴埠過夜。我在這裏很害怕。我感覺危機四伏。」她用雙臂箍住他的頸項說，「你別以為我得了歇斯底里症，」她還他一吻，接着解釋說，「你現在去吧。我只是不願跟你分離。快點回來呵！」

賴非力已經在外邊輕輕敲門，龐德出來帶上房門，再上了鎖。

當他隨賴非力走向停車場時，心裏總有些忐忑不安。他認為在這樣寧靜、安謐的世外桃源，一位年輕女郎那裏會受到迫害哩，同時他覺得就算巨先生神通廣大也不會派人追蹤到佛州公寓的，在金銀島休憩區這樣的設施可能有一百棟以上。可是他對她的特殊稟賦深為景仰，所以她的緊張的神情連帶着也使他惴惴不安。

直到看見賴非力的座車，才將這些胡思亂想一掃而光。

龐德是個跑車迷，最嗜好開快車兜風。可是他對於多數美國廠牌的汽車味口缺之。它們不過是大批生產的車輛，外形相似，顏色一樣，連喇叭聲音也一個嗓門。反之，歐洲汽車則是有個性

，有獨特的精到手藝。美國汽車的使用壽命預定只有一年，到期折舊換用明年的新型車。自從以液壓輔助控制系取代變速齒輪箱，又增設海綿狀減震器以後，駕駛的樂趣就所餘無幾了。於是歐洲駕駛人在公路行車時，需要的技術與魄力統統不再講求。龐德心目中的美國汽車，正如兒童遊樂場中經得起碰撞的甲蟲狀電動小汽車。你開車的時候，一隻手轉動方向盤，無綫電吵得價響，車窗被機動啓閉的玻璃關得嚴絲合縫，跟外界密不通風。

可是賴非力現在開的這部老牌柯德跑車，却是個例外。這是一輛有個性的美國車。龐德爬進低車身的轎車，聽見齒輪吃進排擋箱的響聲，寬大排氣管發出男性的吼聲，他有說不出的欣悅之情。他盤算一下，已有十五年歷史的老爺車，但是仍然不失為全球外形最現代化的好汽車之一。

轎車駛上砌石堤道，越過一平如鏡的淺水海灣。這堤道一端通往全長二十哩的金銀島，另一端與聖彼得斯堡附近相毗連。

他們循中央大街穿城而過，前往遊艇碼頭和大酒店林立的主港區。就在這一段路上龐德已經嗅到這座美國老人城的氣息。行人道上躑躅着白髮老者。藍西蒙介紹過的地方，果然成排地坐着「老將」，好像聚集在倫敦特發加爾廣場上的黑鴿子。

龐德留心到老婦人們鼓動着嫉妒的小嘴，陽光照亮她的夾鼻眼鏡，從蓬蓬絨毛假髮裏露出的緋色頭皮。老頭子們，凹着胸腔，伸着手臂晒太陽，頭頂多半已童山濯濯。到處有嘰嘰喳喳聊天的聲音，互換一則新聞或者約定玩推桿球的日期，要麼互相傳遞孫兒女寄來的家書，要麼喋喋不

休地評論商店與汽車旅社的市價。

你無須乎和他們在一起也照樣可以知道他們談論些甚麼。你只留心他們怎樣不住的點頭或者搖動藍絨的毡帽頭。

賴非力見到龐德一臉吃驚的神色，就撫慰着說：「見到這裏的行行色色，使人恨不得早一點掀起墓蓋鑽進墳場去。你聽得見在他們衣袋裏叮噹作響的金懷錶，那是退休以前同人奉贈的紀念品。此地滿街是殯儀館和典當鋪。送進當鋪的東西以金懷錶、戒指、寳石，以及裝着髮絲的小銀盒爲最多。見到這些使人不禁有點膽戰心驚。等你到「李嬸吃食店」瞧她們擠在一塊嚼肉醬和乳酪餅時的那種形態，就像人人可以活到九十歲的壽星老，你看到這種情形使你對生命發生惡感。」

龐德不耐煩的怪叫一聲，催促着說，「讓我趕快離開此地。這裏眞是另外一個世界。」

汽車順碼頭往下駛，向右拐一個彎不久到達水上機場和岸邊的海岸防衛隊營舍。這裏看不見悠蕩着的「老將」，一幅正常海港景物呈現在面前——碼頭設備、倉庫、船用雜貨店，幾雙翻出裏子的大皮靴，攤開晒太陽的漁網，還有海鷗的呼聲，以及從海灣險風吹來的惡腥臭。當人們穿越市鎭上的老人窩看到汽車行張貼的小廣告時，不禁有生氣盎然的感覺。那張廣告說：「關蒂出租車行。自己駕駛。買賣舊車。請照顧微笑的愛爾蘭老闆。」

賴非力停車關照說，「我們下車走兩步吧。强盜頭的窠大概就在隔壁。」

這條小路通到盡頭是一段歷經風雨的木柱防波堤，由鋼鐵樁朝海灘伸出約有廿尺之遙。緊靠

着鐵籬門內是一座瓦楞鐵皮架設設而成的倉庫，面積很大。兩扇對開大門的頂上橫着一個招牌架，漆着黑底白字：「奧羅波洛兩合公司。新鮮魚餌、蟲蝦供應商。躉售商行。兼營珊瑚、貝殼、熱帶魚。」兩扇大門之一，拔了一個上着耶魯鎖的小門，小門上面釘有告示：私產設施。閒人免進。」

那時小門前面有一個老兄正坐在一張靠背椅上，椅子向後傾斜使鐵門承受他的重量。那人忙着擦拭一根萊明敦·三〇步槍的槍管。他的嘴裏吡出一根木質牙籤，頭上戴着一頂棒球帽，帽子伏在後腦勺上。那人上身只穿一件髒兮兮的背心，腋下毫毛叢生，下身是一條白色帆布褲子，足登橡皮運動鞋。年紀看來約四十歲，他的臉皮極爲粗糙而且疤痕處處，可以和碼頭旁邊的繫泊栓媲美。那人有一張瘦削的尖臉，嘴唇也很單薄，臉上全無血色。論膚色黃裏透灰褐，有點和乾烟葉相近。他那副冷酷無情的神氣，很像電影裏面包庇賭場或者金礦礦場的壞蛋。

龐德陪着賴非力從他身邊走過，往碼頭盡端繼續蹓躂。陌生人過路時，他仍然照擦步槍，頭也沒有抬，但是龐某可以察覺得出他的眼睛一直在暗中盯住他們。

賴非力悄悄說，「那小子如果不是『强盜頭』，一定是他的親兄弟。」

在碼頭盡端的繫泊栓附近彎腰蜷伏着一隻塘鵝，頭是淡黃色的。塘鵝等待兩個陌生人走得很近才勉强地略微撲打兩下翅膀，朝淺水水面滑翔飛去。兩位仁兄佇立着，注視塘鵝沿着水面慢慢在港口的水域上飛翔。忽然間它猛力往下一戳，把長嘴巴朝前下方一伸。不久嘴巴挑出一條小魚

，它大快朶頤的嚥下肚。後來那頭笨大的海鳥往上鑽昇，繼續尋覓食物的飛翔。它是對着太陽飛去的，這樣它的巨大翅膀大致事先向獵物發出警報。等到龐德和賴非力從碼頭往回走時，塘鵝也放棄覓食的念頭，滑翔一陣之後又在繫泊栓近旁的老地方落了脚。那隻大鳥撲動兩下翅膀，恢復幻想午後辰光的老姿態。

那老兒依舊彎着腰擦他的槍，用一塊沾了機油的碎布拭擦着槍機心。

「日安，」賴非力招呼着問，「你是本碼頭的業務經理吧？」

「嗯，」那人頭也沒有抬地嗯了一聲。

「琢磨是不是可以容我把漁艇靠在此地一下。港裏很擁擠嘛。」

「不行。」

賴非力掏出記事本來。「出廿塊錢可好？」

「不行。」那人喉嚨裏咕嚕一下朝龐、賴兩人中間吐了一口痰。

「喂——」賴非力動了肝火，「你得留神你的儀態才行。」

那人考量片刻，抬起頭朝賴非力望望。他的一雙鼠眼，像牙醫師似的冷漠無情。

「你的船叫甚麽名字？」

「叫西比兒。」

「港裏沒聽說過這一艘船，」那人答說，一隻手把槍械柄上好了栓。此時步槍躺在他的膝部

，槍口向下，冲着與海灣遙遙相對的大倉庫。

「你那裏知道，」賴非力說，「來了一個星期啦。雙槳柴油引擎，有六十呎長。漆成白色，張着綠色涼篷。已經配備了捕魚的設施。」

步槍開始以低低弧綫慢慢地移動。那人以左手指守住扳機，右手放在機心附近控制槍轉動的方向。

兩位訪客呆若木鷄地佇立着。

他人坐在那裏懶洋洋地朝下瞪視槍後根，坐椅仍然搭在上了耶魯黃鎖的小鐵門。步槍槍口徐徐掠過賴非力的胸口，也越過龐德的胃部。兩位訪客變成兩座銅像，不敢冒險地騰出手來掏手槍。步槍停止掃瞄，它向碼頭的某處低低瞄準。「强盜頭」略微抬起頭，瞇起一隻眼，扣了一下扳機。那塘鵝發出低沉的一聲嘎嘎，只聽見撲通一聲，大鳥的身子就掉下了水。步槍射出的回聲砰的一聲震顫了整個港口。

「你到底爲什麽要打槍？」龐德氣冲冲地提出質問。

「練習，練習。」那人答說，一面塞了另外一顆子彈上膛。

「琢磨港埠有飛禽保護會的支會。」賴非力說：「讓咱們到那裏報告這個小子去。」

「要我提出擅入民家的控訴麽」？「强盜頭」慢慢離開坐椅，站起來問道，一面變動持槍的姿態，「這裏是私家地段。現在，」他用力地斥責說：「你們快給我滾。那人轉身把坐椅猛地拉

到大門的一邊，掏出鑰匙打開耶魯彈子鎖，一隻脚跨進門檻，回頭關照說：「你們兩人身上都帶了槍。我可以嗅得出來。你們膽敢再來此地沾沾邊我就採取正當自衛措施。最近我已經被這般眼線傢伙刺探得够多的啦，快爬上頸顆子來了。甚麼「西比兒」漁艇，全是胡扯。」他傲慢地通過小門隨手砰地一聲關牢，震得大門框格格作響。

兩位朋友互使了一個眼色。賴非力苦笑着聳聳肩胛。「跟强盜頭的第一回合，已告終了。」他說。

兩人順着土路往回走。太陽在西沉中，他們身後的海水被映成一池血水似的。等走上大路，龐德才回頭張望一次。大門的一邊有一盞大探照燈已經大放光明，使得通往庫房正門的甬道連一點陰影也沒有。

「沒辦法從正門接近，」龐德衡計說，「可是每一座倉庫總有兩個門。這一座當然不例外。」

「我剛好也這麼想，」賴非力表示有同感，「等下次出馬時，我們再光顧它的後門。」

他二人坐上汽車順中央大街徐徐返回公寓。在回程途中賴非力問了一大串關乎藍西蒙的問題。末了，他打趣地說，「順便問一聲，希望我對住房的安排能如你心願。」

「再好沒有了，」龐德滿腔高興地答說。

「這樣就好，」賴非力說，「我想你們兩個也許在藕斷絲連狀態之中。」

「你的頭腦太富於羅曼蒂克氣息了。」龐德說。

「你別扯得太遠，」賴非力說，「你別忘記茅舍公寓的牆壁相當的薄，我的耳朵是管聽的——不是用來沾着口紅的。」

龐德抓住手帕紅着頸子辯說：「你這個可惡的臭偵探。」

賴非力用眼角注意他的好友忙着以手帕擦耳朵邊。「老兄你忙活甚麼呀？」他故意盤問道，「我一直認爲你的耳朵是天生的顏色呀，不過……」他沒有再講下去。

龐德哈哈笑道：「假如你今天晚上遭人暗算橫屍在床上。你心裏有數，誰是兇手。」

在他們說說笑笑中，汽車已經駛回佛州公寓。兩個人仍在有說有笑，其貌不揚的斯夫人早已在草地上恭候大駕。

她說：「賴先生，眞對不起。我們這裏不容許大聲收聽音樂的。我們的客人需要有寧靜的環境。」

他們莫名其妙地瞪眼望着她。賴非力查詢地問，「斯夫人。很抱歉，我還沒有弄清楚你的意思。」

斯夫人說：「就是你派人送來的那一部落地大電唱機。工人費了大勁還沒有辦法把它抬進客房的門哩。」

十四 「他對噬人的東西表示異議。」

相信那女郎沒有從事抵抗就被匪徒們所制服。

當賴非力和龐德拔腿奔跑到最後一排茅舍，留着女經理目瞪口呆站在草地上時，他們發現藍西蒙的客房中一切如舊，床單好像稍微有點皺摺。

房門被大鐵棍的尖端一下子就給撬開了，可以想像得到那兩名打手掏出手槍站在那邊的樣子。

「女士，跟我們走。穿上衣服。假如你玩花頭，我們對你就不客氣啦。」

後來他們一定用棉布塞住她的口腔或者把她打暈過去，然後强迫她彎腰鑽進裝電唱機的大木箱，闔上蓋子，四週敲上釘子。茅舍公寓的背後可以找出停卡車處的車胎痕迹。一座老式落地電唱機擺在房門口，擋住進路。雖然是二手貨，至少也讓他們花費五十美元。

憑想像龐德可以臆測藍西蒙遭遇劇變時的恐怖表情，彷彿她就站在他的面前。他自期自艾地懊悔不該留她一個人在公寓。她竟在如此短暫期間被人追蹤發現，這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樁事無非再次證明巨先生手下消息如何的靈通而已。

此時賴非力正忙着和位於湯巴埠的FBI分站通電話。他關照說，「請你們派人檢查火車站，公路站以及航空站各處。等我向華府提出報告，他們馬上就會有通報發下來的。我保證這案件

會列爲最緊急的偵緝對象。謝謝你們的協助。我會跟你們連繫的，這總可以吧。」

掛斷了電話，賴非力朝瞪着大眼珠站在一旁的龐德說：「感謝主，他們願意合作。答應馬上派出三位探員出去查緝，並且儘量擴大檢查的範圍。我還要跟華府和紐約接接頭，請你仔細淸查一下現場，判斷出事的時間，做爲報案的準備。最好把這案子當盜竊案處理，索小姐被歹徒請走了。這樣可以使這件事當做旅館遭小偷光顧的普通案子辦理。並且表示地方警局已經派人來了，我們也沒有責備公寓的意思。女經理不希望會是一樁綁票案件。我們也不希望如此。」

龐德頷首同意。「被歹徒請走了？」有這種可能性。可是他自己認爲不會這樣的。他跑進藍西蒙的房間。室內仍然殘留着女客的氣味，在火車包廂裏已經聞慣了的夜巴黎香水味。她那頂黑女帽連同面紗原封未動地放在碗櫥裏。浴室的什物架上擺了她的幾樣盥嗽用具。不久他找到了她的手包，知道她仍然是值得信賴的人。他在床底下找到那手包的，他想必是被人用手槍逼迫着匆忙地丟到床底下的。他把手包裏的物件統統倒在床上，用手感觸手包的襯裏，於是他找來一把小刀謹愼地拆斷幾針縫線。他取出藏在內中的五千美元，把鈔票塞進他的記事本。

這一筆錢跟着他比較安全些。萬一巨先生把她殺害掉，他決心拿出這筆錢來替她報仇雪恨。收好鈔票，他竭力使手包的襯裏恢復原狀，再把零碎東西收拾好，又送它一脚，使手包仍然躭在桌底下。

而後他二人連袂前往辦公室。

等辦報完一切報案手續，差不多是晚上八點鐘的樣子。他們喝了一盅烈酒，便走進公寓的中央餐廳。尙餘有幾位客人在餐廳裏用膳。每人以怪誕眼神恐懼地看着他們。

這兩個凶神似的青年就在此地幹什麽？跟他們一道來的女人到那兒去了？今晚他們忙。老半天，那是怎麽回事呢？可憐的斯夫人跑來跑去，好像非常心煩。這些人難道不知道晚膳七點鐘已經開出來了嗎？這時候廚房的人大概已經回家了吧。有冷的給他們吃已經對得起他們了。做人也該處處想到別人。斯夫人曾說他們是來自華府的公務員。唔，究竟是怎樣回事呢？

旅客們交換意見的結果，認定這兩個青年不好惹，和住在佛州公寓的長期主顧毫無干係。

賴非力和龐德給人領到靠近廚房的一張破桌子旁落座。供應的定食由變態的英國大菜和洋涇濱法國菜配合組成。他們吃到蕃茄醬，沾白醬油的青蒸魚，一塊冷凍了的火鷄肉，帶一塊夢越橘，還有奶油檸檬冲糕。兩人悶聲不響嚼着晚餐時，餐廳裏其他「老將」們先後離去，枱燈也逐一熄滅。最後上桌的是漂浮幾瓣木槿花的洗手鉢。

龐德在進食時一直沒有開腔，等吃完以後賴非力覺得必須稍微開心一點。「來，讓我們喝個痛快，」他提議說，「忙了一天以後遇到這樣的結尾眞叫人喪氣。你又有意去和老將們玩賓果遊戲？聽說今天晚上在康樂廳有一次賓果比賽。」

龐德聳聳肩膀，跟着老朋友走回客房的起居間。兩個人愁眉苦臉對面而坐，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一面向窗外的沙灘眺望。在月色下，深黑海洋的背景襯出白骨顏色的就是沙灘。

龐德喝到暈頭暈腦時道聲晚安，走回原來分給藍西蒙住的臥室，現在他做爲自己的臥房。就寢時，他鑽進也許被溫香玉體焐暖過的兩張床單的當中。進入夢鄉之前，他已拿定了主意。一覺醒來，天光大亮以後，頭一件事他就逕自去找「强盜頭」，逼他吐出實情。他不願意跟賴非力談論這件案子，可是他確信「强盜頭」一定是設計綁藍西蒙肉票的核心人物，他憶起那小子一雙殘酷的鼠眼，蒼白而薄的嘴唇。又記起從齷齪汗背心上伸出來他那又瘦又長的頸子，好像烏龜頸子。蓋在床單底子的兩條臂膀因爲生氣變成僵挺。不久，拿定主意之後，他才放鬆腦筋坦然入睡。

一覺醒來，已是翌晨八時。他瞧瞧手錶，不禁暗自詛咒。他動作迅速地冲了一次淋浴，睜大眼睛接受水柱的衝激，直到冲光眼屎爲止。而後腰際圍了一塊大手巾，他匆匆跑進賴非力的臥室。百葉窗仍然垂放着，不過單憑晨光已够看淸楚兩張單人床依然舖得整整齊齊，都沒有睡過。

想到賴兄可能灌完一瓶威士忌後就在起居間的長榻上倒頭熟睡，龐德不禁莞爾一笑。他穿過臥室走向起居間。室內沒有人在。威士忌酒瓶只喝了一半，放在桌子上，煙灰缸的附近堆滿了香煙頭。

龐德走到窗前，捲起百葉片，推開玻璃窗。他和美麗晴朗的早晨匆匆打了一個照面，隨即轉身返回屋內。

後來他注意到走進來的門邊在一把椅子上放了一個信封。他檢起信封。內中有一張以鉛筆潦草寫下的便箋，上面說：

「想了半天，余欲無眠，現在是清晨五點鐘。打算去漢食釣餌商行拜望一趟。我一向是早起慣了的。眞古怪，當那斯坐在門前擦槍時，索小姐却被人請走了。似乎他知道我們在鎮上，準備跟找上門的人搏鬪似的。假定綁票沒能得手。假如到上午十點我仍未回來，請與民兵隊連絡，打電話到湯巴埠八十八號。

非力留上」

見字後龐德一刻未曾躭擱，刮臉着裝時要了咖啡，麵包捲，也要了一輛計程車。十數分鐘內，他已灌下滾燙的咖啡準備外出。當他離開茅舍宿舍時聽見起居間電話鈴大作。他又急忙跑了回來。

「是布萊士先生麼？這是蒙園醫院，」有一個聲音說道，「我是急診室的羅伯滋大夫。我們有一位賴非力先生在此地，他要找你，你能馬上來嗎？」

「我的天呵，」龐德恐懼地抓緊話筒問，「他出了甚麼事啦？情形嚴重麼？」

「沒有值得焦灼的事，」那聲音說，「一樁車禍。似乎是撞了人溜之乎也。有一點休克。你能來一趟麼。他似乎渴望地想見見你哩。」

「當然。」龐德一塊石頭落地，放心地說：我馬上就來。」

當他越過草坪時他懷疑現在又出了可能被人揍了一頓然後丟在馬路當中。一般而論，龐德因賴非力的情形不太嚴重而比較的安心。

他坐上計程車駛經砌石堤岸時，迎面有一輛救護車響着警鈴疾馳而過。龐德心裏想，到處有

麻煩事。最好不要上街，出去難免碰到漏子。

他的計程車沿中央大街穿越聖彼得斯堡而過，然後向右拐彎開上昨天賴兄和他一齊走過的馬路。龐德的疑慮似乎不幸而言中，因爲他發覺這家醫院離開奧羅波洛公司不過一箭之遙而已。

龐德付了車資，順這棟堂皇大厦的臺階而上。在寬敞廳廊進門處有一個漂亮的護士小姐坐在位子上正翻閱當天的「聖彼得斯堡時報」。

「羅伯滋大夫在嗎？」龐德問。

「那位大夫？」護士小姐客氣地再請教來客一聲。

「急診室的羅伯滋大夫。」龐德不耐煩的複說一遍。「病人姓賴，叫賴非力，今天早上送來的。」

「我們這裏沒有姓羅的大夫，」護士小姐答說。她一面以手指按住桌上一張卡紙往下找。「也沒有姓賴的病人。請等一下，讓我跟病房連絡一次。你先生貴姓？」

「布萊士，」龐德答說，「叫約翰·布萊士。」雖然廳廊裏十分涼爽，他這時開始涔涔地流汗。他把兩手在褲管上不停地抹拭！竭力不讓自己冒火。這個缺德的小姐簡直不曉得她的職務。幹護士似乎太漂亮了一點。應該改派一位較爲熟練的在這裏當班。他急得直磨牙床，那時護士小姐與緻頗佳地跟病床値班小姐通話。

她放下聽筒。「布萊士先生，對不起。」她說：「一定是搞錯了。昨夜沒有特別掛急診的病

人，病房也沒聽說過有位羅伯滋醫師或者一位姓賴的病人。您確信沒有把醫院弄錯嗎？」

龐德沒有答話逕自向後轉。他一面用手抹去額前的汗水，一面朝大門走去。

那護士小姐朝他背影做了一個怪臉，然後重行拾起她的新聞紙。

幸虧來了一輛載客上醫院的計程車。龐德坐上空車，告訴司機趕快送他去佛州濱海公寓。他只知道，賴非力已經自投羅網，而他們用調虎離山計騙他走出公寓。龐德一時想不出其中的道理，只曉得他和賴非力兩人忽然碰到霉運當頭，在目前主動權已經操在巨先生和他的同僚之手。

計程車才駛抵大門口，就看見斯夫人從裏面匆匆迎了出來。「你那位朋友眞可憐，」她耿直說，「他怎麼這樣不當心哩！」

「斯夫人，是的，怎麼一回事呢？」龐德不耐煩地問。

「你前脚離開，救護車後脚就送他回來了，」老婦人講述這一悲慘經歷時兩眼閃閃發光，「看來賴先生似因開自用車時肇事受傷。他們只得用擔架把他抬回茅舍的客房。送他回來的負責人是很良善的黑人。他說賴先生不至有個三長兩短，不過希望千萬不要打擾他。可憐的客人。臉部整個包纏着紗布。他們已經替他包紮停當，不久就有醫師來看他的。不知道我有甚麼可以……」

龐德等不及聽她嘮叨完，就提腿向茅舍客房跑，穿堂入室進到賴非力的臥室中。

賴非力床上有一個躺着的形體。上面蒙着床單。在面部附近，那床單似乎一動也不動。龐德急得緊磨牙排。他俯身向床上探視，是否有奄奄一息的輕微呼吸？

龐德把遮住臉部的床單移開。那裏有甚麼臉部。只不過用沾污了的紗布綳帶一匝又一匝纏繞起來的東西，活像白色的馬蜂窩。

他輕輕向下邊揭起一點床單。更多的綳帶條，纏住硬傷。血漬浸透了紗布造成斑斑紅跡。再下面有一件蓋住下肢的短衣。往下看整個肢體都幾乎浸在血液裏。

在原本是嘴巴的部位將綳帶留了一處空隙，其中揷了一張小紙條。

龐德伸手取出紙條，低頭洗耳傾聽。他可以聽見靠近他的面頰似乎傳出最輕聲的耳語。他立刻一把抓住床頭的電話聽筒。費了幾分鐘的口舌才使湯巴市弄清楚誰打的電話。他緊張地向他們報告出了甚麼事。他們說二十分鐘後就派人來。

他放下聽筒，莫名其妙地諦視拿在手中的紙條。那是一張白色的包裝紙。用鉛筆潦草地寫着這樣的大寫字跡：

「他對噬人的東西表示異議。」

下面打了一個括弧，又加了一行註解：

（附言：像這種上好把戲，我們這裏有得是。）

拖着夢遊者輕曳的步履，龐德走向床邊把紙條朝床頭櫃上一擱。而後他又回到床上形體的身邊。他連碰也不敢碰它一下，生怕奄奄一息的輕微呼吸會突然斷氣。但是他又非找出一點頭緒不可。他以手指細心清理綁在頭頂的綳帶。不久他理出幾束髮束。頭髮被水份濕透，他以手指蘸着

唇邊，覺得有點鹹兮兮的。他拉出幾束頭髮，仔細地檢視。他終於辨認出來了，毫無疑問。

他再度注視乾草色澤的蓬亂髮絲一眼，以往它們慣常以雜亂無章的型態，墜在灰色略帶幽默感的右眼角上，下方是一張鷹鼻似的尖臉。他熟習這張德州佬的髮式與臉型，他們兩人在幾次差遣中曾經共生死，同患難。他回憶老友過去的儀容有一小會。然後把髮束塞回綳帶中，自己枯坐在另一張單人床的床沿呆呆地朝着老友的身體發怔，心裏揣摩不知能使人復原到甚麼程度。

後來兩位密探陪同警局外科醫師進來時，他以低沉的聲音把自己知道的情形整個告訴他們。FBI佛州分站根據龐德電話中的報告已經派出警車一輛搜查「强盜頭」所掌管的倉庫，此時他們只得在此等待，而外科醫師則在隔壁屋裏爲傷者檢查。

檢查完畢以後，醫師回到起居室，看來神色頗爲沮喪。龐德一躍而起。外科醫師朝一把椅子裏一攤，抬頭望着龐德。

「我想他可以檢回這一條命的，」醫師說：「不過有百分之五十活命的機會。他們把這位可憐的弟兄整慘了。一隻手沒有了。左腿也去了一半。臉上咬得一塌糊塗，不過幸虧傷皮不傷骨。我不知道甚麼東西是兇手。我有把握說，可能是一隻野獸或者一條大魚幹的。似乎有某種動物出力啃過他。等我送他進醫院以後也許會知道更清楚一些。從齒痕上可以判定究竟是甚麼動物咬的，救護車應該馬上就到的。」

他們一聲不響地悶坐。電話不斷地間歇打進，來自紐約與華府。後來聖彼得斯堡警察局也有

電話查問漁碼頭一帶到底什末回事，這邊答覆他，要他們袖手旁觀。這案件歸聯邦調查局經辦。最後，巡查車上的警官從車上發話報告。

他們已經徹底搜查過「强盜頭」的地盤。其中除一缸缸的魚種和釣餌，一箱箱的珊瑚與貝殼而外，別無他物。「强盜頭」和兩名管理泉浦與水爐工人已加拘禁，分別盤問了一個鐘頭。他們强辯出事之時不在現場，經過核對都是安若磐石的實話。「强盜頭」憤怒地請求准許接見其辯護律師。等後來律師跟他們會面時，他們都自動地保釋出獄，沒有可以繩之以法的任何罪名或見證。處處無懈可擊，只發現賴菲力的自用車被遺棄在遊艇港區的另一端，離開漁碼頭約有一哩之遙。汽車上取得許多人留下的指紋，可是沒有一個和三個嫌疑犯的指紋吻合。請示如何辦理？

「繼續追查，」留在茅舍客房的高級警官在電話中指示說，「我馬上就來。華府總局吩咐我們不要放過這些人，他們嫌疑重大。兩位上級派來的幹員今晚乘飛機南下。現在應該和警局密取連繫。等另外通知他們出動湯巴市的綠民。這並非限於聖彼得斯堡的案件。好的，等一會見。」

到午後三時，來了一輛救護車把瀕臨死亡的形體和外科醫師一齊載走。兩位密探警官表示也要離去。他們答應和龐德保持連絡。他們亟欲知道龐某今後的行動計劃。龐德沒有肯定的答覆，說要跟華府通話以後才能知道。不過，他可否暫時借用賴菲力的汽車？可以的，等取得一應資料以後，就派人把車子送來。

他們先後離去以後，龐德兀自失神地凝想。警官們在這裏的時候曾經自食物室取出存貨做了一些三明治，現在龐德把剩餘的統統吃光，又喝了一杯烈酒。

電話鈴一連串地響，是長途臺。龐德發覺對方是賴菲力的頂頭上司。中央情報局指示說，他們希望龐先生能够儘快趕往牙買佳。電話中措詞極有禮貌。他們已經和倫敦方面連繫過了，並且已獲邀准。請問您打算何時可以到達牙買佳，下次跟倫敦連繫時我們也好有個交代？

龐德知道翌日有一架泛加勒比海航空公司的班機經過巴哈馬群島的納索市前往牙買佳。他在電話中說準備搭這家公司的班機，還有別的消息嗎？哦，有的，中央情報局的人回答說。哈林巨人帶着他的女友已在昨夜乘機飛往古巴首都哈瓦那。搭乘的是一架私人包機，係自東岸一處叫惠羅海灘的小地方起飛的。出境文件一一齊全，那家包機公司規模極小，FBI向各航空站發出檢查通報時根本沒有包括它在內。中央情報局駐古巴人員已經來電報告該機已安抵哈瓦那。是的，太差勁了。哦，飛剪號嗎，還在那邊沒有走。也沒有啓碇日期。咳，賴菲力眞是倒霉。好人一個。希望他能檢回一條命。啊，龐德先生打算明天去牙買佳？好的。一切太匆忙了，對不起的很。再見。」

龐德凝想片刻，然後搖了一個電話打給邁亞密的東方花園水族館，表示想買一條活鯊魚養在海水池中作點綴品。

「希萊士先生，您要的東西只有一個地方有現貨，那地方離你不遠，」對方很在行的提出回

答，」就是奧羅波洛漁餌公司。」他們有活鯊魚，而且是大傢伙。他們和外國動物園等處做生意，銀魚、槌頭鮫也有出售。他們一定樂意幫你的忙。養這種魚開銷不小，多謝光顧。隨時歡迎到這邊來，再見。」

龐德掛斷電話，掏出手槍開始清洗機件，等待夜裏行動。

十五　夜半與蟲餌為伍

下午六時左右龐德收拾了行囊結清旅舍賬單。公寓女管事斯夫人巴不得早點請他走路。佛州濱海公寓自從遭受上一次颶風的襲擊以來，還沒有遇到這樣的風暴。

賴菲力自用車已經送回停在路邊，他就開車進城。先光顧一家五金店又買了一些零星雜物。然後他走進一家名叫彼得的餐館。地方又小又髒，招待倒很慇懃。他要了一客特大號法國式炸牛排。等到炸牛排和半瓶老爹牌威士忌，兩杯濃咖啡統統下肚後他才覺得舒暢多了。

他在餐館裏慢慢地進食和飲酒，一直挨到晚上九點鐘。他研讀一番當地市區圖，而後採取迂迴路徑開到强盜頭倉庫南方約一棟房子的地方，把汽車停在海濱，自己下車步行。

那夜月色明亮，在近的樓房和倉庫都投射靛青色的陰影。整個地段闃無人迹，而且周遭靜悄悄地，只有海水輕拍着空敞的碼頭和海牆發出的汨汨響聲。

海牆的頂端約有三呎寬。奧羅波洛公司的庫房就在海牆的陰影裏，距離他不過一百碼之遙。

龐德躍登牆頂，謹愼地向前面步行，竭力不出聲音。一面是毗連的建築，另一面是大海。當他漸漸走近目標物時，聽見一種高頻率的營營之聲越來越響，等他在庫房背後從海牆上跳到洋灰停車坪時，那聲音變成嘶啞的尖叫。龐德曉得會有這種設備的。爲使魚類於冷清的夜晚在槽箱內保持健康，必需備有氣泵和加溫設施。聽到的就是泵浦運轉的聲音。他也設想庫房的頂部一定裝置了大塊的玻窗，以便白天射進燦爛的陽光。而且庫房以內也要有良好的通風設備。

他的預想沒有落空。因爲倉庫整個靠南邊的一面牆從離地六呎以上完全裝着玻璃窗。他伸頭朝裏面瞥了一眼，月光從玻窗結構照了進去總有半畝大的面積。在無法接近的頂部一大排窗戶開着以便引進靜夜的空氣。正如他和賴非力先前的料想，在另一端的屋角有一扇小門，可是已經關牢而且上了門閂，鉸鏈處綁有鉛絲可能是防盜的警鈴。

龐德並未準備破門而入。依憑預感，他已經帶來了弄破玻璃窗跳進的工具。他東尋西找，希望發現可以使他墊高兩呎的東西。在周遭佈滿垃圾和破爛的環境中，不難找到需要的藉助物。那是一隻被遺棄的大卡車外胎。他把輪胎豎起來，滾到離後門較遠的庫房圍牆邊，然後脫下皮鞋。

找了幾塊磚頭塞住兩邊，使輪胎保持穩定，他於是站了上去。泵浦的運轉聲掩護了他的細微動作，於是他馬上掏出買來的三角銼刀和一大糰油灰開始幹活。這些都是用膳後預先購置的。整塊大玻璃約莫有一碼見寬，等他把兩個直邊銼開以後，他把油灰糰壓在靠底邊有轉柄的中央，再繼續銼開上下兩條邊。

他在銼玻璃時，忍不住朝月光照耀下的倉庫內部多看幾眼。裏面擺了好幾排數不淸的魚槽，一個個放在木架上，每排魚槽中間留有狹窄的人行道。在木架底下，龐德可以看見放在地上的長方形魚櫃和淺盤。在他站立處的正下方，有幾只盛着貝殼的淺箱擺在一起。大多數的魚櫃裏黑壓壓的一無所見。也有少數幾只，裏面發出閃閃電光，照亮了海藻和砂石，也可以看見冒着泡泡的小小噴泉。每一排魚櫃的天頂上裝了一條可以放滑動吊掛的鐵軌，和倉庫的頂棚結構在一起。龐德揣摩任何一隻魚槽都可以吊起來送到門口，以便裝船或者使有病的魚和其餘的隔離。從窗戶裏看見的是一個奇特的行業，也是一個奇異的世界。人們萬萬想不到就在這座大庫房裏，有千百條魚類，黃鰻與魚餌靜靜地生息在夜暗之中。它們慢慢轉動身體，千百個魚鰓在輕微的啓閉。同時也有無數雷達電波從複合天線架向假寐中的神經中樞發出訊號。

小心翼翼地工作了一刻鐘以後，大塊玻璃叭地一聲在靠近轉柄處切斷下來。他兩手托着玻璃謹愼地從輪胎上下地，然後遠遠地放在一邊。龐德接着把兩隻皮鞋朝襯衣裏面一塞。這種鞋尖帶鋼塊的皮鞋，如果抓在手裏用力一擊，可能當做致命的武器。

龐德屏息諦聽。除了營營作響的泵浦聲別無聲音。他抬頭仰望天際是否有塊雲彩暫時遮蔽着月亮，可是滿天星斗下那有半點烏雲。他再度踏上輪胎頂端，只稍微一悠蕩，上半身早就輕易地竄過被他造成的大窟窿。

他略一轉身，用手攀住頭頂上的金屬構架，使兩臂承擔整個體重，然後折回兩條下肢輕輕下

垂，使他距離盛貝殼的淺箱只有幾吋遠。他往下伸腿，用足尖撥動貝殼直到接觸到箱底的木板。而後他使體重輕輕由淺箱承擔。那木質淺箱居然吃得住他。不一會他已跳在地上，側耳靜聽除去魚浦響聲，有沒有別的雜音。

幸好沒有聲音。他從胸前掏出兩隻足尖帶鋼塊的皮鞋，再放在乾凈的桌面上，於是掏出一隻自來水筆式手電筒握在手裏順洋灰地往前走。

他發現自己位於庫房中的水族館部份，當他檢視水槽的標示牌時，有五彩閃光自深水中發射出來，偶爾也有躍動的寶石向他對個照面然後悄然離去。

水槽中的魚種類繁多——有劍尾魚，小銀魚，闊頭魚，土魚，霓虹魚，翻車魚，褶鰓攀驢，風魚，還有奇形怪狀的各色金魚，嵌在地上洋灰缸裏，用鐵盤盛着，上面蓋着鐵絲網，則是熙熙攘攘的蚯蚓與釣餌：其中包括：白蚯蚓，小水蛭，水蚤，蟲蛆，清蝦，以及蚌蛤。當他用手電筒向下照射時，無數小眼睛從洋灰缸裏抬頭往上看。

倉庫裏幔氳着一股熱帶海濱紅樹沼澤的惡臭氣味，室內大約是華氏七十七、八度。不久龐德就略微有些冒汗，渴望呼吸清新的夜晚空氣。

直到他走近中間的甬道，才發現亟欲檢視的有毒魚類的水槽。當他在紐約警察局翻閱檔案時，就讀到奧羅波洛公司經銷熱帶毒魚最爲擅長，所以心儀已久。現在願藉實地觀摩來學習一下。

在這裏水槽的體積較小，每一隻槽只裝一條魚作爲樣品。此處有些冷峻而且沒遮蔽的小眼睛

朝上方懶懶地瞥視，偶爾在手電筒照射下發現一雙暴露着的毒牙，或者緩慢隆起的腰脊骨。

每一隻水槽外面都用粉筆畫了一個兇惡的記號：上面一個髏骷，下面交叉一對骨頭。標籤上也寫着警告的字眼：「極危險」，「切勿走近」。

少說也有一百多個水槽放在這一帶，體積則大小不一。大水槽裏養着「魚雷鯴」，和陰險的「吉他」魚，小水槽裏養着土鰻鱺，太平洋肺魚，西印度群島的天蠍魚。這些魚類的脊骨中椎均蓄有毒液囊，其毒力可以媲美響尾蛇。

見到所有儲養毒魚的水槽箱，總有一半的泥沙墊底，龐德不禁瞇起眼縫仔細思索起來。他挑選一隻養了一條六吋長天蠍魚的水槽。對這種險惡魚類的習性他略知一二。它們不主動襲擊，而且唯有直接觸及時才施放毒液。

那隻水槽的頂部大致與他的腰部等高。他掏出剛才在五金店買的一把結實的裁紙摺刀，扳直最長的一面刀身。於是捲高袖口，靠近水槽，他小心地使刀鋒戳向眼骨之間的嵯峨魚頭骨。當龐德的手指劃破平靜的水面時，天蠍魚頑强地豎起脊椎骨，好像一條小型的恐龍，那時帶斑點的斜紋狀魚皮忽然變成均勻的醬棕色澤。天蠍魚略微掀動它的寬大翼狀胸鰭，作竄逸勢的躊躇。

龐德匆忙換了一口氣，由於光綫折射的關係，略微修正一下瞄準點。他使力戳着那隻古怪的頭骨，捺在泥底上，也不管猛烈翻騰的魚尾。然後慢慢帶動魚頭朝有玻璃的正面往上送。他橫跨一步把天蠍魚丟在地上。雖然頭骨已經破裂，它仍然不停地拍打和跳動。

龐德靠在水槽邊，伸出一隻手臂朝半截水箱深度的泥沙中掏索。他找到了古代金幣的走私秘密。是的，正如他的料想。毒魚是幌子，夾帶的金幣就藏在水槽的泥沙裏。他用手指摸到深藏在泥裏密集行列的古幣，好像放在櫃台抽屜中的硬貨。這些古幣放在一只盤子裏，中間用木條做成隔框。他用手指夾出一枚古幣，在清水裏刷洗一會。他打亮手電筒對它一照。那塊金幣，有半塊美金大，厚度也相仿。正面是西班牙紋章，反面是菲力浦王的肖像。

他用手量量水箱，盤算一下。在這隻海關人員不願打擾的水槽裏總可以盛下一千枚金幣。一隻價值一萬到兩萬美元的水槽只派一條毒魚把守關口。這些水槽想必是上次飛剪號漁艇運來的貨色。一百隻水槽。換言之，每航行一次就有價值十五萬美元的貨色運到佛州的碼頭。不久成隊的卡車開來裝走水槽。駛到鄉下某處偏僻的路上，工人用套了橡皮的鋼鉗夾出毒魚，送它們返回大海，或者乾脆一把火燒個屍骨無存，水和泥沙傾倒光，金幣清洗乾淨裝進口袋。金幣當活動資金分發給某些密探，不久就涓涓地流入市場，每一枚都經過巨先生賬房的仔細稽核。

這是巨先生的計劃，技術上無懈可擊，也合乎他的哲理與辦事效率。而且非常可靠。

龐德識破計劃後，心中十分欣賞。他把天蠍魚仍舊放回水槽。何必告訴敵人他已經揭穿他們的底細哩！

正當他轉身準備離開水箱時，倉庫頂部的兩排電燈忽然同時大放光明。有一個尖銳而威嚴的

聲音在發號施令：「一動也不准動。把兩手舉起來！」

龐德一轉身趁勢彎腰聳身一躍。當他低身急忙躲避時，來得及從水槽邊望見强盜頭站在大門口向步槍的照準星斜睨，距離他約有二十碼遠。他俯身躲避，暗中祈禱「强盜頭」的槍法不够高明，也默禱自己縱身一躍，跳進一個放了鐵絲網的洋灰缸。他很幸運，正好跌到一隻有鐵絲網蓋的水缸上。他跌到洋灰缸上，覺得有甚麼拍了他一下。他也管不了這許多，只朝另一條甬道匍匐前進。在他聳身一躍時，步槍已經開火，正好擊中頂上的天蠍水箱，儲存的水向外面直噴。

龐德提起腿沿水箱向原來的方向快跑。正拐彎時又響了一槍。近旁一隻盛鯊魚的水槽受擊爆裂，發出炸彈似的巨響。

他此時已退到倉庫的盡頭，强盜頭雄踞另一端和他遙遙對峙。兩人之間大約隔着五十碼。要想衝過中間甬道縱身躍登已遭卸除的玻窗，殊少可能。龐德停了一歇，藉此喘喘氣，也一面大動腦筋。他檢討敵我態勢，發覺水槽行列只能對他膝部以上稍有掩護，可是對方可以順甬道方向朝他有效地射擊。正在此時，一粒槍彈從腿襠中呼嘯而過，命中一隻盛海螺的大瓷缸。瓷缸擊成破片，破片四下飛散，好像亂竄的黃蜂。他連忙躲向右邊。另一粒子彈又朝腿部射來，命中地上的蛤蜊筐。護筐內的瓦罐一裂爲二，百多隻貝殼撒了一地。龐德邁開大步且戰且逃向後跑。他已掏出手槍，當他越過中間甬道時，朝大門口一連射了兩槍。他看見『强盜頭』連竄帶跳地尋找掩護，剛好他頭上的一隻水槽給打裂了。玻璃裂破，水花四濺，淹沒了一個人的嘶喊聲。他滿意地露

齒微笑。

他立刻以跪姿，朝强盜頭的腿部，連續再打兩槍。可是就小口徑的手槍而言，五十碼未免太遠一點。第一發打垮另一隻水槽，第二發變成跳彈使大鐵門砰地發出響聲。

後來强盜頭發動還擊，使得龐德只有招架的工夫。他在水槽後面時左右地躲閃着，說不定隨時一槍擊中他的膝蓋頭。他只偶爾回擊一槍，使「强盜頭」不敢過於逼近。可是他知道自己已屈居人下。對方有的是彈藥。他的手槍彈夾中僅餘兩粒子彈，衣袋還有一隻備用彈夾。

他穿梭似的往返躲閃，時而因踏了在地上亂蹦亂跳的熱帶魚而滑了脚。他甚至抓起大海螺和甲殼向敵人投擲。貝殼擊中水槽的鐵壁發出清脆的響聲，除增加倉庫內的噪音之外，並無實效。他也想用槍擊滅房頂的燈泡。可是頭頂上兩排大燈泡，至少有二十盞燈。

最後龐德決心停止射擊戰。他還可以依賴最後一計，改變戰鬪方式總比使自己在死牢裏束手待斃的好。

他走過一行魚缸，其中之一在槍戰中砸破了一半。他用力一推把另一半也掀倒，許多稀有的暹邏鬪魚傾倒一地。當魚缸掉地打碎時，龐德見到使主人蒙受昂貴的損失而大爲開心。木架上已經空出一大塊，他迅速跑到桌邊搶回皮鞋，然後跳到桌上作暫時躲藏。

强盜頭在沒有看清對手的動向以前，暫時沒有開槍。有一小會，除了營營的泵浦響聲，從破魚缸裏潺潺漏水聲，以及掉在地上魚兒的拍打聲而外，暫趨死寂。龐德乘機穿下皮鞋，束緊鞋

帶。

「喂，英國佬，」「强盜頭」故意叫道，「你出來吧，不然我就要扔手榴彈哪。我早知道你要來的，我的軍火多得是。」

龐德把兩手在嘴巴外圍成一個圓圈大聲答說，「我想我應該認輸。因爲你把我的足踝打傷了。」

「我答應不再開槍，」强盜頭高聲答覆，「把你的槍扔在地上，擧起兩隻手從中間過道走過來。讓咱們稍微談幾句。」

「我琢磨也沒有別的法子了。」龐德絕望地自期自艾說。他把手槍叭地一聲丟在洋灰地上。又從衣袋裏掏出那一枚金幣，由綁了綳帶的左手緊緊握牢。

他從桌上下地時痛苦地哼唧了一聲。當他朝中央過道走去時，挺直地拖着左腿，兩隻手臂大大地張開，指尖與肩膀齊平。走了一半的樣子，他停在甬道上，按兵不動。

「强盜頭」端着步槍以半蹲姿態向着敵手接近，準備瞄着龐某人的胸口。他的襯衣已被血漬了一處，左眼角也有一道裂口。看到敵人帶傷，龐德心裏比較高興一點。

「强盜頭」朝甬道的左方走去。走到距離龐德約十碼遠的地方，他用穿了襪子的一隻脚在水泥上某一障礙物故意停頓了一下。

「强盜頭」用步槍比劃一下。「手抬高來，」他粗鹵地說。龐德哼了一聲，奉命唯謹地把兩

隻手向上又擧了幾吋，讓手背在眼前呈交叉狀，好像以備挨揍的樣子。

他從指縫中向前窺視，發現「强盜頭」用脚横向地撥弄甚麼機柄一下，似乎隱約的聽見咔噹一響，想必卸開一個螺閂。龐德隱藏在手背後的眼睛突然一亮。他因憤恨而咬牙切齒，因爲他已經發覺使賴非力受傷的原因。

「强盜頭」繼續迎了過來，他那瘦削而堅實的身體遮住了適才停頓的地點。

「我的主呵，」龐德力竭聲嘶的求饒說，「我得坐下來歇歇，我的腿簡直走不動啦。」

强盜頭在相距幾呎遠之處止步。「英國佬，再走近點，站一會讓我問你幾句話。」他一張口，露出被香烟薰黑的齒貝。「不久你就得休憩了，够你歇的。」「强盜頭」駐足上下打量他的敵手。龐德外表顯出頹喪不堪的樣子。可是心裏却在划算兩人間的距離。

「惡臭的雜種……」。「强盜頭」責罵說……。

就在這一霎時龐德左手一鬆，金幣掉在地上，滴溜溜打滾。「强盜頭」不知是計，眼珠朝下一掀。就憑這一點時間，龐德一個掉腿使鋼尖鞋頭掃了一個大圓弧。這一掃腿幾乎使步槍脫離强盜頭的掌握。同一瞬間槍手扣了扳機，子彈冲天射出打破一塊玻璃，沒有傷到人，龐德乘機一個虎跳向對方的胸口撲去，兩手緊揑在一起，準備當連枷使用。

緊抱的拳頭擊中軟綿綿的胃部，使對方苦痛的嗥叫一聲。龐德的左手也給震得疼苦難熬。步槍經不起撞擊順他的背後向下垮塌時，他連忙閃躲在一邊。他不顧震痛的左手，仍舊以頭部抵住

高聳的肩膀，身子竭力向前面湊。他掄起臂膀，拳頭如雨點般落了下來。對方失去平衡，跌跌冲冲往後退，他一覺出敵人暫時失去平衡時，便略微豎直上身，提起足尖藏了鋼塊的皮鞋又踢了一脚。這一脚剛好踢中『强盜頭』的膝蓋頭。那人噯唷一聲，只顧救助自己，步槍已被他緊握，便刮噠一響跌在地上。對手正待俯身檢拾，被龐德以由下罰上的章法狠狠擊中敵方的下巴，使他不得不退後幾步。

强盜頭不偏不倚剛好跌在中間甬道上，龐德已經看得清楚，他落地之處旁邊有一個鬆了扣的鋼閂。

當强盜頭跌在地上的時候，有一截洋灰地，以中央樞紐的横軸，突然迅速地轉了半個圈子。强盜頭的身體竟失落在埋伏機關的黑洞裏。

强盜頭覺出體重壓在地上突然隨洋灰板逐漸滾轉時，情知大事不好。他恐怖已極，失聲大叫，一面用手尋覓可以支撐的物體。他幸而攀住洋灰地的邊緣，緊揑不放，然而他的身子已經掉進空洞。此時六呎見方的混凝土蓋板恰好豎立在樞軸上，每邊露出一個長方形的大洞。

龐德吓得喘不過氣來。他以兩手放在臀部，少頃才呼吸正常，而後他走到右邊的洞口，朝下方探視。

只見「强盜頭」一張面無人色的臉，配着向後裂開的嘴唇和睜大的眼珠，求救似的向他張望。

再往下看，他見不到什麼東西，只聽見流水汩汩拍打屋基的聲音，同時靠近海岸的一頭似乎發出亮光。龐德可以想像得到這個暗溝用鐵柵隔着，一定與外海相連。

「强盜頭」求救的聲音逐漸衰弱，變成抽抽噎噎的啜泣。龐德聽見洞內有動物折騰的聲音，可能是被亮光所驚醒。他想，不是槌頭鮫，就是鯊魚，這種動物反應較快。

「老鄉，拉我一把。讓我歇歇。拉我上來吧。我再也掛不住了。我答應替你辦事，照你吩咐做事。我願意告訴你一切。」「强盜頭」的哀乞變成祈求的耳語。

「索小姐怎末樣了？」龐德瞪眼俯視那一雙狂亂的眼睛。

「巨先生的命令。要我設法請她來。找湯巴市的公開賭場，問屠夫和救生員就知道了。她好好的。行行好讓我上來吧！」

「還有那個姓賴的美國人呢？」

那張苦難的臉抗辯着說，「全怪他自已不好。大早起把我叫起來。說是庫房着火，開車過路時發現的。把我逼上車帶到此地。要搜索現場，一不小心掉下暗溝。意外事件，我發誓全怪他不好。我們在他送命以前拖他上來，他會好起來的。」

龐德俯首冷冷注視用力吊在洋灰地邊緣而變成蒼白的手指。他揣摩必是「强盜頭」打開鐵門設法勾引賴非力掉下暗溝的。他彷彿聽見暗板滾動以後這傢伙發出勝利的獰笑聲，也預想他們把咬成半死的人體拖上來捆紮綳帶在他嘴縫裏塞進一紙潦草鉛筆字條的殘酷笑容。這一瞬間，龐德

被復仇的狂飈所激怒。他使力地一連踢了兩下。

暗溝中傳來一聲短暫的喊叫，接下去水中掀起一陣騷動，有水花四濺的聲音。

龐德走到洋灰陷阱板旁邊，朝豎起的石板推了一把。那石板輕易地圍繞中軸自轉起來。在石板蓋好黑洞以前，龐德來得及聽見一種塞着鼻腔喘氣的恐怖聲音，猶如一口老母猪滿口飼料時打噎的聲音。他猜想得出那是由於大鯊魚把扁平鼻腔抬出水面以鎌刀狀的嘴巴咬緊浮着的屍體所造成的聲音。他打了一個寒戰，連忙用脚踢了一下鐵閂使它鎖住鍵槽。

龐德拾起金幣又檢起他的手槍。然後踱向倉庫的正門，又臨別地向零亂的戰場憑弔一番。

他覺得外表上一點看不出秘密已經被人識破的迹象。放天螆魚的水缸上半截已經打碎了，次晨夥計們會發現地上的死魚。他們會從暗溝中撈出强盜頭的殘骸，並且報告巨先生他的大將在一場槍戰中陣亡，並且估計倉庫生財和魚類的損失共有多少塊錢。在飛剪號再次裝運貨物進港以前必需把一應設備補充完整。他們或許能找到幾發龐德射出的子彈，判定這一個亂子必是這英國佬惹出來的。

龐德不欲揣測暗溝中發生的恐怖事情。他關掉倉庫的電燈，然後從大門走了出去。

藍西蒙和賴非力遭受的損傷總算獲得部份補償。

十六　牙買佳實情

出了倉庫已是下半夜兩點鐘。龐德經俏地駕駛小包車從海牆邊倒車退出來，然後貫穿聖彼得斯堡街道，沿第四號道順公路前往湯巴市。

他在四車併行的混凝土公路上優哉遊哉地行車，經過夾道而立的無數汽車旅舍，拖車宿地和路邊商場。裏面售賣海灘用品，貝殼和日晷。

他在海風熱食酒吧前停車，入座以後要了雙份的老爹牌威士忌加冰塊。酒保為客人傾酒時，他進到盥洗間清洗一次。箍纏左手的綳帶弄得髒兮兮的，小手指一跳一跳的疼痛。小夾板因為戳到「强盜頭」的胸口而折斷。龐德對這隻狼狽不堪的左手，毫無辦法。由於睡眠不足，兼又勞累不堪，使他的眼球紅筋暴漲。他返回吧枱大口地灌威士忌下肚，又要酒保照樣再來一杯。酒保大約是個藉工讀賺錢地大學生，幾次想跟客人交談，可惜龐德又沒有聊天的興緻。他只顧注視酒杯，心裏惦念着賴非力在醫院病床上掙命，也想着「强盜頭」和讓他聽見鯊魚咀嚼的聲音，都不是滋味。

他付清酒帳續陸前程。汽車馳過甘第大橋的橋面，海灣的夜風吹在臉上頗有涼意。過橋之後他朝左手拐彎，這是去航空站的大路，他在仍然開門的第一家汽車旅舍面前停了車。

老闆是一對中年夫婦，兩口子正守着一瓶麥酒欣賞古巴電台的倫巴樂曲。龐德編織一個晚到

的故事，說從沙拉托加到銀星泉途間遇上車胎爆破。店東對客人坎坷的經歷不表興趣，只高興收下十塊美元的宿費。他把汽車開到第五號房間的門前，老闆為他開門，擰亮電燈，室內有一張雙人床，一只五斗櫃和兩把椅子，也附設了淋浴間。室內的佈置以青、白兩色為主色。看來倒夠乾淨。於是龐德放下行囊道謝以後跟店東互道晚安。他脫光衣服，把它們朝椅背上一搭，然後冲了一個淋浴，刷牙嗽口以後匆匆上床。

他倒頭就進入文靜的夢鄉。自從到達美國以來，只有這一夜沒有應戰的顧慮，而能安心地休息。

翌日午間他一覺醒來兀自順路踱進一家自助餐咖啡店，吃了西部式三夾層三明治就熱咖啡。回到房間裏他給ＦＢＩ湯巴支站寫了詳細報告。不過他沒有交代出在毒魚的水箱底部發現古代金幣那一樁事。因為生怕巨先生會提早結束在牙買佳的走私活動。這種活動究竟是如何營運的，尚待進一步的發掘。龐德深切知道他雖然使歹徒在佛州的機關蒙受相當損失，可是此舉對於他所負的主要使失並無什麼貢獻。他此行的主要任務是要發現金幣的來源，加以攫取並摧毀，可能的話，應將巨先生一併正法。

他駕車前往航空站，在四引擎銀色班機起飛前幾分鐘適時到達。他把賴非力的自用車停在機場的停車場，一如在致ＦＢＩ報告中已經表明的。所以當他發現穿着多餘的雨衣在紀念品攤位前賣呆的人，他覺得無須再向他們關照一聲。雨衣似乎是ＦＢＩ工作人員的臂章。他沒有時候和同

道打招呼，他想他們也不願意他趕踢飛機的。而他們也樂意早一點送走這位瘟神。每次出差美國，他總要打死幾名壞人才肯走路。

臨上飛機以前龐德抽空打一個電話到聖彼得斯堡醫院，打聽老友的病況。電話等於白打，賴非力仍未恢復知覺，也沒有進一步的病情發表。是的，醫院方面答應一有某種確鑿消息就打電話給他。

飛機在湯巴海灣上空兜圈子，對正朝東的航向時，已是午後五時。太陽低低地掛在地平線上。在遠遠的左方一架巨大的噴射飛機從彭沙可拉飛來，在附近呼嘯而過，遺留下四條凝結尾，靜靜地懸浮在空際。不久那架噴射機即將完成訓練飛行，降落到蝟集着「老將」和夏威夷衫的海灘機場。龐德心情爲之一振，慶幸自己向這怪誕的佛州告別，投奔牙買佳的綠油油草地。

飛機的航路掠過佛羅里達州的半中腰，經過毫無人烟的寬廣莽林與沼澤。忽紅忽綠的翼光燈迎着朦朧的夜幕不住地眨眼。不久他們飛臨銷金聖地的邁亞密和矗立在附近的高樓大廈。東岸的動脈管統統裝備了耀眼的霓虹燈。在較遠的左方，第一號國道如一條金絲帶蜿蜒而行終於消失在遠處的海岸。可以看見兩旁點綴着汽車旅舍，加油站，飲料攤，一路經棕材灘，但頓那鎮，前往三百哩外的傑克生鎮。龐德憶起僅僅三天前他在傑克生鎮吃過的一頓早餐，以及三天來連續發生的事情。

按飛行計劃班機將在巴哈馬群島的納索市略作勾留，然後飛越古巴的上空。說不定他剛好飛

過巨先生窩藏索小姐的地方哩。她或許聽見飛機的聲音，也說不定憑本能她正好抬頭仰望，感覺到在這短暫的瞬間他們是近在咫尺的。

龐德揣想以後會不會與藍西蒙重逢，了却這一段情愫。不過，他要等公事辦好以後再管這些。要等辦好六週前在大霧瀰漫的倫敦接受的這一差遣以後，在走完這一段危機四伏的道路以後再擷取應得的獎品，才比較有意思。

空中小姐分送一杯雞尾酒和一道點心以後，他們在納索機場着陸。他們在這稱號富甲全球的熱帶島嶼上停留了半個鐘頭。藏在這一帶卡萊斯塔牌桌底下的累積賭本不會少於十億英鎊。而每一幢四周植以松柏的小別墅，售價可能高達五萬英鎊。

他們在金碧輝煌的中途站打尖以後不久，即在空中看見發出珍珠般暗光的哈瓦那市，那是一種樸素儉嗇的色調和黃、紅、藍三色組成的美國城市夜色大異其趣。

飛越古巴之後，夜航在一萬五千呎空際的班機突然間一頭撞進一個强烈的熱帶風暴。舒適像客廳的機艙忽然變成不斷顛簸的死亡陷阱。龐大的飛機邁着蹣跚的步履向深淵中衝撞。螺旋槳時而在眞空中打轉，時而猛烈地撲擊着鐵壁似的氣流。薄片鉚成的大金屬圓筒不停地戰慄，不住地打轉。食物間裏陶器砸了一地。傾盆大雨爲明膠玻窗冲着淋浴。

龐德以兩臂抵住坐椅，弄得帶傷的左手隱隱作痛。他輕聲詛咒着。他注視機上的安全設備，保險帶、救生背心、求救時發出紅光的救護燈。如果飛機在一萬五千呎上空肢解，這些設備也幫

不了忙。如果飛機的結構因過度疲乏而破裂，如果機械士在沿綫各站漫不經心地檢查防冰系統，如果發生某一失常事件，這個被螺旋槳推進舒適溫暖的機艙就不免從天上垂直衝下來，砸在地下，鑽進海底。重航空器是難免出的事。那時機上四十名乘客將與可墜毀的飛機同其命運，從豪華的設施中衝向大地，在地上造成一個洞坑，或者在海上發出飛機的水沫。如果命該如此，焦慮又有甚麽用處？這是無能爲力的事。一個人自呱呱墜地以後，隨時有可能遇到意外的災殃。生命藉不斷的打破死亡陷阱而獲得賡續。這麽說，還是處之泰然爲宜。點個火，抽根香烟吧。當你深深吸一口烟下肚時，爲你依然活在塵世而暗自慶幸。自出娘胎以來，你的星宿已經引導你度過許多厄運。也許它可以使你今夜安抵牙買加。你聽不見航站控制塔台上成天輕聲交談的聲音麽？「英航班機你進場好了。泛美班機請你進場。荷蘭航空公司班機請你進場？」難道你聽不見他們也呼叫你的座機麽：「泛加勒比航空公司班機請你進場？」不要對你的星宿失去信心。只要回味昨夜和「强盜頭」最後搏鬥的那一緊張關頭吧。你不是仍然活着安然無恙嗎？好，咱們已經安全度過那一關。所以說，搶先端槍瞄準，並不一定就穩操勝算。不要忘記這個經驗。由於你的鴻運高照才引導你平安抵達牙買佳的巴力賽多機場。你得好好謝謝你的星宿。

龐德鬆掉腹部的保險帶，順便用手心抹去臉上的汗水。

去他媽的，當他從泛加勒比航空公司班機的扶梯走下那頑强的機體時，他這麽想。

特勤局駐加勒比海特派員史川威親自到機場來接他，海關、移民局和財務管制站很快地就把他當要人似的打發走了。

離開飛機已是晚上十一時。夜很靜也相當熱。由機場走上公路，兩旁沙地不時傳出蟋蟀的嘅嘅鳴叫聲。當軍用指揮車沿牙買佳首府京士敦的一角朝映着月色的青山山麓進發時，龐德很欣慰地陶醉在熱帶的音響與氣息之中。

在車上，主客二人只簡略地交換幾句客套話。不久，他們駛抵位於石屛山脚中央大道旁屬於史川威的白色別墅。主客就坐在陽台上。史川威傾倒了兩份强烈的威士忌和蘇打水。然後就他在牙買佳這一端所知道有關此一案件的細節向龐德做了簡報。

史川威年約四十五歲，身材削瘦，談吐頗有風趣。過去曾在海軍特務組官居預備役中校。他是獨眼龍，一塊黑布斜吊在眼角上。從他挺秀的鷹鈎鼻可以悟出當年在驅逐艦艦橋上的英俊。皮膚因晒足了陽光而呈褐石色，他的臉上聚集了不少皺紋。從他敏捷的手式和簡略的言辭，龐德可以覺出他因過於興奮而有點神情緊張。

史川威的工作效率必然很高，而且也富於幽默感，雖然總局派人到他的轄區內來越俎代庖，他絲毫未露出嫉妒的迹象。龐德知道他們會合作得非常之好，因此他慶幸遇到這樣開明的主人。

史川威描述的故事是這樣的。牙買佳北岸有個小島叫驚人嶼。人們一再傳說其地藏有珠寶。有關大海盜血腥莫根的事蹟又頗能支持此一謠言。

從首府京士敦開始有條中央道路越過狹隘的牙買佳腰部通往北岸中點的鯊港。驚人嶼正好封閉鯊港的咽喉。

當年大海盜莫根曾以鯊港做他的山寨。他喜歡跟駐節在皇家港的總督隔着牙買佳互不來往。這樣他可以行蹤飄忽的出入牙買佳水域而不爲官府所知。總督也是有意這樣的安排。總督對於莫根的海上活動，睜一眼，閉一眼，裝做不知究竟。他希望藉海盜橫行，地方不靖爲理由使西班牙勢力知難而退。等到西班牙人撤出加勒比海以後，莫根因功受封爲武士，並使任牙買佳的督軍。爲了避免和西班牙在歐洲正式宣戰，英王對於莫根的行徑一律不予承認。

所以在山寨王未曾收編以前，莫根一直以鯊港做他的根據地。他在附近地區購置地產，蓋了三座大房子。那塊地產仿照他在威爾士的出生地，取名「蘭倫里」。三座房子分別取名爲「莫根居」、「醫廬」及「夫人屋」。直到今日仍可從這些房子的廢墟中找到遺留下的帶扣錢幣。

莫根的艨艟戰船一向在鯊港下錨。每年大修時他就把船隻翻了底，晒在驚人嶼沙灘的背風岸上，驚人嶼對着鯊港這一面是珊瑚和石灰岩組成的峭壁，頂部有莽林臺地一處，方圓約有一畝大小。

到一六八三年，莫根最後一次離開牙買佳時，他是以罪犯的身分被押解回國，將以對國王大不敬罪名接受貴族庭的審判。他的整個寶藏均留在牙買佳某處，直到後來他庾死獄中始終未曾透露藏金的所在。莫根的窖藏必然是異常豐腴的。他曾打刼過西班牙商民，在海上攔截過無數次駛

往外島的商船，每次都滿載而歸。他也洗刼過巴拿馬和馬拉凱波。可是他的財物究竟窖藏何處，始終是個謎。

一般人推斷莫根的財物一定秘密藏在驚人嶼。可是二百年來經過掘寶人士的多次挖掘和海底搜索，迄無所獲。現在，史川威接着說，僅在半年以前幾個星期內一連出了兩樁事。其一，鯊港村子裏有個青年漁夫忽告失蹤，一直找不到下落。其二，紐約市一家無名氏企業組合出了一千英鎊從目前「蘭倫里」地主手中買下這一塊地產，如今已是盛產香蕉而且適於牧牛的處所。

蘭倫里易手不過幾星期以後，飛剪號漁艇來鯊港，在驚人嶼下面當年莫根海盜船碇泊的地點下了錨。飛剪艇雇用了清一色的黑人水手。這一夥人在驚人嶼開闢了一條上山的碎石路，在頂部建造許多矮矮的寮棚，四壁採用牙買佳慣見的泥巴牆。

這夥黑人自攜充足食物，只向當地漁民購買水菓和清水。他們是一群悶頭幹活，不惹事情的工人。

他們在鄰近的瑪麗亞港海關辦事處接受查詢時，說是上這裏捕熱帶魚來的，特別要捕有毒的魚類，並且也蒐集稀有的貝殼。貨色統統賣給聖彼得斯堡的奧羅波洛兩合公司。等他們駐紮下來，進而向鯊港、瑪麗亞漁港和峨拉卡白沙等地的漁民，大量購進有毒魚類和各種稀有的貝殼。

他們在驚人嶼幹了一週的爆破工作，聲稱爲了開鑿一個蓄魚池。

從此飛剪號開始每兩週一次往返墨西哥灣一帶的定期航行。派人以雙目鏡監視結果，發現飛

剪號啓碇以前總有很多儲魚的水箱運進船艙。駛離以後總有六、七名黑人留了下來。獨木舟如欲接近驚人嶼，必將受到守衛者的警告，那人在懸崖之麓站崗，成日在小碼頭邊釣魚。每次飛剪號到來，總是在此地投錨寄碇，因爲受不到東北恒向風的吹襲。

由於守衛嚴密，從未有人在白天闖進驚人嶼。出過兩樁慘劇以後更沒有人敢於在夜間問津。第一次有位當地漁夫，聽到埋藏珍寶的謠言不禁躍躍欲試。他認爲捕捉熱帶魚一定是個幌子。於是乘暗夜遊往驚人嶼。翌日他的殘軀順海潮冲回來擱在礁上。鯊魚與梭魚飽餐一頓之後只賸下他的軀幹和一隻大腿。

就在漁夫快要泅抵驚人嶼的時候，鯊港整個村民被一陣最恐怖的鼓聲所驚醒。那鼓聲似乎來自驚人嶼的腹地。人們鑑定是巫毒教的鼓聲。開始時節奏低緩，逐漸加速到達雷鳴似的巔峯。然後又逐漸轉弱終至恢復寂靜。鼓聲連綿約有五分鐘之久。

從此驚人嶼變成了禁地，甚至在白天，當地的獨木舟打此地過路時，也躲得遠遠的。

此時史川威開始注意這兒的事，他把調查所得向倫敦提出詳細報告。自從一九五〇年美國雷諾金屬公司以及凱色礦業公司發現牙買佳蘊藏大量的鋁礬土礦苗以後，該島的戰略價值即大爲提高。史川威認爲驚人嶼上的活動大不了是建造單人潛水艇的根據地，一旦大戰爆發可以從這個基地派出潛艇截擊雷諾公司運送鋁礬土的貨輪，因爲鯊港正好位於去新礦場奧柯力的必經之路上。

倫敦將史川威的報告轉與華府會商，不久證實那家未具名的紐約企業組合原來歸巨先生獨資

經營。

這是三個月以前的情形。史川威不計代價設法探查驚人嶼的實情。他採取相當紮實的行動。他把位於鯊灣西端一塊叫美療別業租了下來。其中包括聞名牙買佳的十九世紀大宅邸在內，而且有一座新式海灘別墅正好造在飛剪號停泊處的對岸。

他請准由百慕大軍港調來兩名潛水能手，開始實施二十四小時的雙目鏡監視行動，可是，並未見到任何可疑徵候。一個沒有月亮的靜夜他命令兩位潛水伕前往該島勘察水底的地質構造。

史川威講到這裏因爲憶及一次厄運而面露恐懼的神色。那裏和驚人嶼只隔三百碼遠。當兩名潛水伕出發一小時以後，削壁背後的腹地突然響起恐怖的鼓聲。

那天夜間兩名潛水伕一直未曾回來。第二天兩個人的屍體冲到海灣兩處不同地點後，被人發現。嚴格地說，發現的只是鯊魚和梭魚嚼賸下來的殘骸。

史川威講到此地被龐德插嘴打斷。「稍等一下，鯊魚和梭魚到底出了甚麽毛病？一般而論，在這一帶水域它們並不時常肆虐呀。據說環繞牙買佳，這種魚類並不大多，而且它們又沒有在夜間進食的習慣。總之一句話，除非水中有鮮血，我相信鯊魚和梭魚都不致輕易襲擊人類的。出於好奇心偶爾噬一口白色的人腿間或有之。在牙買佳以前可會出過這一類事？」

「以前不曾有過，直到一九四二年才發生一位女郎在京士敦港被鯊魚咬掉一條腿的慘事。」史川威答說，「當時她被快艇拖曳着從事滑水運動，兩條腿交替地一上一下的撲打浪花。從水下

看來雪白粉腿大約使它們饞涎欲滴。滑動的速度又正合適。大家都像你的說法，鯊魚偶爾噬一口人腿間或有之。可是兩名潛水伕曾經配備了魚叉和匕首。我相信已盡最大的防護能力。眞是慘事。你可以想像我的感受如何。從那以後，我們不敢造次。只從合法途徑向倫敦殖民部和華府方面尋求接觸驚人嶼的正當辦法。可是進展則非常之慢。你要曉得，現在它是美國人的產業。何況這些人又無懈可擊。他們擁有精通國際法的高明律師而且華府方面似乎也有點偏袒，好像頗爲關照的樣子。我這邊完全給僵住了。倫敦的指示要我按兵不動，等你來再作道理。」說到這裏史川威大大啜了一口威士忌，有所盼望地向龐德諦視。

龐德問他：「飛剪號目前的行蹤，你可知道？」

「仍然在古巴。據中央情報局的消息，一週後可望駛來此地。」

「她已經跑了多少趟？」

「大約廿趟。」

龐德以二十乘十五萬美元。假如他的估測是正確的話，迄今爲止，巨先生已經從牙買佳運走了價值三百萬美元，或者一百萬鎊的金幣。

「我已經爲你暫時做了一些按排，」史川威告訴說，「除了在美療的海濱別墅。我替你弄來一輛日光泰伯廠牌的雙座跑車。嶄新車胎。够快。此地的公路配這種跑車最合式。此外我又替你找來一位很好的勤務。叫老穹的鱷島土著。第一流泅水好手，也善於捕魚，全加勒比海再找不到

更好的了。幹事認眞，人可靠極了。同時我也向西印度柑橘公司暫借他們位於馬萊蒂灣的招待所一用。地點在牙買佳的另一端。你可先上招待所去休息一星期，加緊訓練一番，直到飛剪號開航再作道理。你應該好好鍊鍛身體，弄得棒棒的，倘若你想去驚人嶼的話。我說一句老實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是去定的了。還有別的需要我效勞的麽？當然我會隨時待命的，不過爲了與倫敦、華府保持通信連繫我得守在京士敦首府。上級和華府方面想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爲。還有別的要我代辦的事沒有？」

龐德已經拿定了主意。「有的」他說，「請你告訴倫敦代向海軍部借一套蛙人設備給我，連同壓縮空氣瓶一應在內。請他們附送充足的零件。此外，也要一兩把水底射魚汽槍最好是錦標牌的法國貨。另外還要一隻特製水底電筒。突擊隊員的匕首。倫敦博物館有關鯊魚和梭魚的文獻儘量代爲蒐集。再來一點美國人二次大戰時太平洋戰區曾經分發用過的驅鯊塗膏。這些東西統統交英航公司直達班機帶來。

停了一歇龐德又關照一句：「啊，還有一樣。二次大戰期間我方爆破人員曾用以爆沉敵艦的一種粘性水雷，附有延期引信，也要帶來。」

十七 返魂風

特大號的早餐：一大片萊姆柚子，堆了一碟子的紅香蕉、紫蘋果、橘柑、炒鷄蛋配鹹肉片，

青山咖啡——味道的香醇舉世無儔——還有黑兮兮的牙買佳果子醬，外加番石榴凍。

龐德穿趿着短褲。着拖鞋在海濱別墅的陽台上吃了一頓豐腴的早餐。當他遠眺陽光燦絢的京士敦與皇家港廣大景色時，他覺得幹這一行是多麽幸運，有驚險無比的關頭，也有舒暢而慰藉的時刻。

牙買佳是龐德的舊遊之地。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他曾在此地出差一段時間，那時古巴共黨的老巢正在努力滲透牙買佳的工會團體。那次的派遣搞得毛毛草草，也沒有得到正面的收穫。但是他對這個綠茸茸的大島頗有好感，也對島上富於幽默感健壯而忠摯的土著生了感情。現在重臨斯土，他覺得分外高興，何況在服行猙獰的工作以前，可以先獲得整整一個星期的休息。

早餐既畢，史川威出現在陽台，身邊還有一位棕色皮膚的大漢，穿了一件褪色的藍襯衫和一條赭石色舊的斜紋布長褲。

來人是鱷島土著，名叫老弩。一見到這個漢子，龐德就非常喜歡他。他身材健壯，臉部線條有稜有角，嘴巴頗爲嚴肅。他有海盜的氣質，也像克倫威爾列。有一雙灰色的眸子。只有抹刀形的鼻樑和蒼白的手心流露出黑種人的底蘊。

龐德熱烈地和他握手。

「船長，您早，」老弩奉承說。就世上最有名的航海民旣而言，「船長」是他所知道最高貴的稱呼。可是他的語氣中並沒有謟媚或者屈辱的意思。他不過以船員對船長的身分講話，他的態

度坦率而直爽。

他二人的主僕名分在那一瞬間就確立了。是蘇格蘭地主與從僕間的良好關係，主人的威嚴無須以口令來維繫，僕人也沒有奴隸性。

討論了行動計劃以後，龐德坐進老弩開來的小跑車駕駛席。那輛車子是由老弩從京士敦開來的，現在龐德帶着僕人駛上了中央大道，留下史川威在別墅忙着交代給他要辦的事。

當他們駕車外出時，還沒到上午九時。天氣仍有點涼意。汽車循牙買佳脊部的山路蜿蜒而行，好像沿鱷魚背上的谷地行進。山路盤旋而下，向北部的平原趨近，路上可以欣賞這一帶最美麗的景色。農作物隨標高而變換種類。

高原的山坡上密佈茂林修竹，其間也點綴有墨綠色麵包果樹和孟加拉紅火樹。標高降低以後，變爲黑檀木、桃花心木、木棉樹和蘇方木的林區。等汽車駛入阿以塔平原，極目遠眺盡是由甘蔗與香蕉林組成的一片綠海，只在天邊遠處那一帶開花炮彈似的飾物，代表着沿海岸種植的椰子林。

有老弩在車上，不會使人感到寂寞，而且他也是個好嚮導。他講到此地特有的生物，譬如：大蜘蛛、巨蜈蚣和蠍子，也談起森林中的各種有毒的植物以及熱帶草藥的醫療效力。他還聊閑天的講到椰子內壓大增以後，如何使它自行爆裂，講到蜂王的嘴巴有多長，以及鱷魚如何用大嘴銜着幼魚，橫向的排成一列，好像罐裝的沙丁魚。

他的英語表達頗佳，可是也夾雜了不少牙買加成語。當老弩在汽車上架架而談時，不時伸手向路旁行人打招呼，路人一壁招手還禮，一壁大聲吆喝「老弩」。

「你的人緣似乎很好嘛，」龐德揶揄地說。那時一輛滿載乘客的公共汽車剛好迎面而過。公車司機表示歡迎之忱，一連揿了兩下喇叭。

「船長，我已經監視驚人嶼足足三個月了。」老弩答着，「每兩週我一定從這條路上走一遍。不久牙買佳的老百姓就認得你的。他們的眼睛够尖。」

到上午十點半，太陽牌跑車已經越過瑪俐亞港，折向通往鯊灣的一條狹窄小路。轉過一處急灣，那時鯊灣剛好位於正下方。龐德及時刹住汽車，主僕兩人同時離開座位，走了出來。

海灣呈新月形，兩幅圓約有四分之三哩。由於刮起一陣東北風，藍色的海面微微掀起了皺紋。舉世聞名的「貿易風」發源於五百哩外的墨西哥灣，這兒的東北風，不過是其中一支餘脈而已。

距離他們站立處約一哩之遙，有一條伸得長長的碎浪的綫條，外邊是隱伏的暗礁，堤內是通往停錨地安全航道。約當新月形的中央，驚人嶼矗立海面約有一百多呎的高度。遠遠的可以想見海濤衝擊它東邊的底基，下風的一邊則風平浪靜。

驚人嶼大體呈圓形，看來好像一隻藍色瓷盤上面放了一塊帶綠色澆頭又高又大的灰蛋糕。

他們站立之處，離開椰林海岸背後那個漢民小茅舍約有一百來呎高，和半哩外驚人嶼的綠色

澆頭是同一高度。老弩指點出散在頂點的泥巴牆茅草屋給龐德看。龐德拿起老弩帶來的雙目鏡細膩觀察。除一縷輕煙隨風飄盪外，並無其他生命的徵候。

在下方，靠近白色沙灘的淺灣，海水呈慘綠色；往深處逐漸嬗變爲墨綠色；再往離岸一百碼處圍爲半圓形的暗礁處看，又變成赭石色。繼續往外看，海水一片深藍，仍有塊淡藍和碧綠點綴其間。老弩說飛剪號漢艇慣常下錨的地方，水深約三十呎。

在他們的左邊，位於新月形迤西的半中央，在一小塊白色沙灘的岸上，深藏在茂林裏就是號稱「美瘠別業」的工作基地。老弩把那邊屋宇設施的佈置情形描述給主人聽，龐德則聚精會神地俯視從沙灘到飛剪號錨地之間的三百碼水域足足有十分鐘之久。

龐德窺視地形地貌一共花費一個鐘頭。事後，既未拜訪別業，也沒有驅車去漢民小村，他們上車向後轉，順海岸公路往回走。

他們循海邊公路駛過輸出香蕉的姣小奥荷里港口，從新建的鋁礬礦場門前過路，然後向兩小時行程的蒙地哥灣進發。現時是陽曆一月份，正值觀光人士鼎盛的季節。每年冬季一連四個月，零零落落散在本島各地的巨大旅館，乃至海邊的漢村，無不浸潤在淘金的熱浪裏。他們在鯊灣的邊境一家公寓停車共進午餐。然後甘冒午後的熾烈陽光，駛往牙買佳島的西端，估計要開兩小時的汽車。

這一帶是巨大的海邊沼澤地區，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以馬勒蒂暫作停泊處所以來，似

乎一直沒有改變它的外貌。除了牙買佳漢夫從亞拉瓦族印第安人手中取得這一塊土地而外，時間好像一直在停擺。

龐德欣賞這一帶海灘，認爲是他親歷過的最美麗的海灘，五哩長的白色淺灘以微小坡度接觸到碎浪的水線，岸上雜亂無章的長着成排的椰子樹一直伸張到天邊。岸邊有好幾隻灰褐的會木舟，擺在一大堆粉紅色海螺軀殼的近旁。在沼澤地與大海交接處有許多棟椰樹葉蓋成的茅舍，此時縷縷輕煙慢慢昇起。

茅舍環繞着一塊巴哈馬草地，上面以高高的木柱做爲地基已經搭好一座宿舍，俾供西印度柑桔公司的職員在此靜渡週末之用。地基之所以以木樁架高，爲的使白蟻不至過於蔓延無阻。這裏的茅舍都曾蒙上密集的紗布窗口，以便抵抗蚊蚋的無情侵擾。龐德駛進粗糙的競技場，把跑車停放在公寓門口。老弩進去選擇兩間客房，並自行檢查其中設備，好讓龐德獲到舒適的休憩，龐德脫去衣服只在腰間纏了一塊大毛巾便穿越椰林走向廿碼外的海灘。

龐德在那溫暖的海水中載浮載沉地游泳，懶懶的打發了一個鐘頭光景。他時而揣測驚人嶼的秘密，打量着這三百碼間一水之隔究有甚麽特徵，時而顧慮到鯊魚、梭魚以及其他隱藏在海中的危險。這萬頃碧波似乎蘊蓄着使人讀不完的豐富圖書。

當他泳罷走向小木屋時，龐德第一次被蚊蚋咬了一個疱。看到他背上不久就要又痛又癢的生出一塊紅腫，老弩不禁赤赤地笑了起來。

「船長，沒有法子不讓你挨蚊子叮，」老弩抱懲地說，「不過我可以設法止癢。最好您先去冲個澡，把鹽水洗乾凈。這裏的蚊子在快要摸黑的一小時咬得最兇。然後它們喜歡到海邊去呷鹹水大菜。」

等主人冲好了淋浴以後，老弩拿出一個舊藥水瓶，倒出一些棕色帶石碳酸氣味的液體在紅腫處不停地擦拭。

「在我家鄉鱷島一帶，蚊子可厲害咧，恐怕是世界上蚊蚋最兇的地方。」老弩說，「但是只要我們有這種藥水，就不把它們當一回事了。」

天黑以前有十分鐘的薄暮時光，在這熱帶島上常使人有一陣疾速的憂音感，不久繁星和大半個月亮一齊出現，大海也寧靜下來，變成輕聲耳語。在牙買佳兩種季候替班的時間有一段紋風不動的寂靜。然後椰子樹葉又開始沙沙作響。

老弩朝着窗戶外邊遠地側耳靜聽。揣摩一回得到結論說：「唔，是『返魂風』來了。」

「說的什麽？」龐德略微一驚地反詰。

「海員們管這種在海岸一來一往的季風起的名字，」老弩據實相告：「『返魂風』每天從下午六時到次晨六時當令，把島上的惡劣空氣攏統吹出去。第二天清早『醫生風』起，把海上的清新空氣刮進來。至少我們牙買佳人對這種季風採取此種觀點。」

老弩揶揄地凝視他主人，然後略微正經地對他說：「船長，我想您幹的差事，可以說跟返魂

風同行？」

龐德給他逗笑了，輕鬆地答說：「我們倒高興，不必像返魂風那樣準時辦公。」

木屋的週圍，蟋蟀與雨蛙響起了二重奏，幾隻體型頗大的天蛾撲向窗外的紗帳，粘在上面，朝室內懸在橫木上的兩盞油燈失神的張望。

偶而也有兩名漁夫或是一夥少女，嘰嘰咕咕交談着打從前面海灘過路走向海灣盡頭，那家唯我獨尊的小酒店。奇怪的是，沒有男人膽敢作孤獨的夜行人，生怕在樹下碰見鬼魅。

老弩忙着準備包括海魚、鷄蛋、蔬菜在內營養豐富的晚膳時，龐德在燈下細心翻閱史川威由牙買佳學會圖書室借來的幾本書籍。其中有生物學家皮氏與亞林諸人描述熱帶海域及其土著的專書，也有高陶與郝氏合著的加勒比海潛艇獵奇記。他拿定主意，當他躍身入海潛越那三百碼的距離時，必定要澈底瞭解周遭的環境。他絲毫不能馬虎。他知道巨先生才識出衆，因此驚人嶼的防禦措施在技術上必然十分的出色。他琢磨決不會憑仗槍械與高級炸藥這一類簡單的武器。巨先生希望他的工作不致引起治安機關的注意。他必須使自己的活動逍遙法外，龐德揣摩巨先生可能善加運用海中生物的威力作爲警戒的工具，所以在這些專書中特別注意鰻魚、梭魚、鯊魚、章魚等魚類的襲擊能力。

生物學家列舉的事實談起來令人膽戰心驚，可是高士陶在地中海，郝氏在紅海與加勒比海的巡行經驗却比較使人心安些。

那一夜龐德做了許多惡夢。在夢中他不斷的和烏賊魚、帶刺紅魚、槌頭鮫和張着鋸齒大口的梭魚在水底搏鬬，以至抽抽噎噎的睡醒，時還出了一身汗。

從第二天開始，在老弩的鼓勵與評論下，龐德下海進行勤奮的訓練。每天一早空着肚子他順海灘往上游泅水約一哩，然後上岸由沙灘跑步返回木屋休憩處所。上午九時左右主僕兩人駕獨木舟出海。那條單帆小船載他們順海岸上行去到「血腥灣」和橘灣兩地，那兒是沙岸的盡頭，地形一變而爲峭壁的岩岸和暗礁遍地的複雜情況。

主僕二人把獨木舟推上了岸。老弩領着龐德帶着魚矛、面具，和一隻舊式水底叉魚汽槍下水，在這裏他們面對的水下情況和鯊灣的環境極爲相似。

他二人相隔幾碼遠在水中進行獵漁活動。老弩對這一行極爲熟諳，他能够毫不費勁的在水中嬉戲。不久龐德也摸到一點竅訣，你不要和海流硬拚，而是隨波逐流的時退時進，在水中你不能和海水搏鬬，而是採用柔道的戰法。

第一天完訓轉回時，龐德周身被珊瑚割破地方不下十一、二處。老弩露齒而笑，不過他拿出防腐殺菌藥膏和米爾敦藥膏替主人敷傷口。返回木屋以後，老弩會替龐德擦上椰子油，然後爲他按摩半個鐘頭，每晚也另做一次。做按摩時老弩爲他重述當天在水中碰見的有那些魚群，爲他解釋吃肉類和吃藻類兩種海魚的習性，以及魚類的僞裝本能，還有它們如何運用血液循環來改變外表的色澤。

老弩告訴他說，從來沒聽過海魚會無緣無故襲擊人類，除非情勢危急，或者水中染了鮮血。他解釋棲息在熱帶海水中的魚類很少挨餓，因此它們具備的多半是防禦武器，而非攻擊武器。不過，他認爲唯有梭魚是例外。他管梭魚叫「賊魚」。它們目空一切，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受疾病的磨折。在近距離梭魚可以有每小時游五十哩的速度。它們配備的一副利齒，在海魚中可算數一數二的了。

有一天主僕二人射殺一條十來磅重的活梭魚。那條魚老在附近游弋，時遠時近，不聲不響的雄踞上游，一雙虎眼逼視他們二人，近到了可以看見魚鰓的輕輕掀動，也可以看見殘酷的下巴底下拖着一排利齒，好像豺狼的牙齒。

後來老弩從龐德手中接過叉魚汽槍，射了一箭正中它的流線形的腹部。它受創頗重，却照直游了過來，嘴巴大大張開猶如一條向敵人突進的響尾蛇。正當梭魚要突襲老弩的時候，龐德擧起魚矛狠狠地擲了過去。一擲不中，長矛剛好從牙床之間穿過。梭魚猛咬一口，牙床把投矛的鋼棍扯得緊緊的。老弩乘機用匕首猛戳幾刀？那梭魚沒命的在水中直竄，那時內臟部份吊在體外，牙床銜住長矛，汽槍插在腹部。那梭魚不願已經陷入胃囊的倒鈎，併命折騰，幾乎使老弩無法穩持汽槍附屬的釣絲。幸而他隨着梭魚運動，終於躺在一塊暗礁上，這才壓住了魚慢慢鈎住了它。

後來老弩用刀割斷魚咽喉，用力從牙床拔出那根長矛，他們竟然發現鋼棍上留有一些鮮明而深刻的傷痕。

他們把梭魚弄上了岸，老弩把魚頭割下來，再用一根木頭撐住牙床。上牙床向上一翻，與下牙床幾乎成爲九十度的張開，暴露出牙床上一排剃刀般鋒利的牙齒。那些密密麻麻的牙齒擠在一起猶如屋頂上的瓦片。連舌頭上也長了幾排細小的銳齒，在正面伸出兩隻大毒牙，好像毒蛇一對鬥牙。

那條梭魚雖然只有十幾磅，可是足有四呎多長，外表是鎳灰色，肌肉頗爲結實。

「船長，以後可別再射梭魚啦，」老弩反悔地說，「我甘願住院的危險打死這一條。否則我就丟臉了。我們太傻了。如果迎面截它，它會逃之夭夭。它們是魚類中的劣種。常常退避三舍的。你不必惦記那些銳利的牙齒，」老弩指戳着牙齒說，「相信以後你別想再見到它的同類。」

「我希望下不爲例，」龐德答說「我也是丟不起臉的人。」

這樣演練了一個星期，到週末時龐德混身晒成赭石色，肌肉也結實得很。他一面把香煙的耗用率減到每日十根，而且已經一星期未與杯中物謀面。他能够一口氣游過哩遠而毫無倦容。那時左手已完全復原，早把大都市的豪華生活忘得一乾二淨。

老弩也頗爲感奮。「船長，你已經準備停當，隨時可以進襲驚人嶼。」他說，「我要是條魚，就不敢和你打交道。」

第八天黃昏時分，當他們返回木屋時發現史川威已在那兒候駕多時。

「我替你帶來了好消息，」史川威興高采烈地說，「你的朋友賴菲力生命沒有危險了。終於

檢回一條老命。昨天聖彼得斯從醫院打來無線電話。據說基於需要，已把他一條腿和隻膀臂的殘肢加以切除。現在整容外科醫生正替他重做一張面孔。賴先生清醒過來以後，第一件事就堅持給你帶訊。他說不能與你同來至爲抱歉。他要我們轉訊給你，關照你千萬你不要搞濕了——最低限度，不要像他似的弄得混身全濕。」

龐德此時內心充滿自信，他朝窗外遠眺。「告訴他趕快把身體療養好，」龐德粗鹵地說，「告訴他，我很想念他。」講到此地他回頭打量一下這間木屋。「我說過的各種用具都齊備了嗎？樣樣都備妥了？」

「我已經統統辦好了。」史川威答說，「聽說飛剪號明天將張帆駛往驚人嶼。在瑪俐亞港辦妥手續以後，天黑以前可投錨泊碇。巨先生隨艇一起來——據說是他第二次親征牙買加。哦，據說船上還有一個女的。FBI的消息，說那女的是位索小姐。可曉得這個妞兒？」

「不大清楚，」龐德回答說，「但是我希望能使她跟他們拆夥。她不是他們的同道。」

「似乎有好戲可看了，」史川威羅曼蒂克的說，「黃花閨女被歹徒刼持。根據中央情報局供給的消息說，她很可愛，會見風轉舵的。」

然而龐德並沒有聽清楚，早已走到陽台上朝上天的繁星凝視。他要尋找自己的星宿。他生平從未遇到過這樣多的攻擊目標滙集在一起。價値連城的寶藏期待揭穿秘密，哈林巨霸將有滑鐵盧之戰，國際共黨的間諜網有待破獲，還有鋤奸團（「Smersh」）的一條肢體即將被斬除，摧

毁鋤奸團是他個人的心願。最後還能以勇救藍西蒙出險作爲私人的勛奬。

天空的星星朝他發出一連串神奇的密電碼，可惜他沒有詳讀其中涵義的電碼簿。

十八　美瘠別業

共進晚膳以後史川威獨自回去，龐德請他明天一大早就過來。翌晨，史川威又帶來一批討論鯊魚和梭魚的大書籍小册子。不久龐某就着迷似的大啃其書本。

可惜這些書籍並無多大幫助，因爲老弩已經灌輸了許多實用知識，照這班科學家描述，鯊魚和梭魚噬人的記錄大多數發生在太平洋沿岸一帶，在驚濤駭浪中翻騰的人體似乎是刺激任何好奇魚類的上好珍品。

不過一般的意見認爲携帶呼吸設備在水中潛游的泅水者，冒的危險反而小，倒是在水面游泳的人危險較大。龐德從書本上讀到：襲擊水面游泳客者可能來自鯊魚中的任何一族，尤以當鯊魚在水中見到鮮血而受刺激時爲然。牠們好果嗅到游泳客的氣味，或者因人員在水中受傷而猛烈震顫時，可能立即發動攻擊。可是鯊魚有時也會因受驚駭而撤退，譬好水中的噪音，水面以下出力的喊叫，甚至游泳客奮勇追逐時，它們都會知難而退。

根據美國海軍研究所試驗的結果，最好有效力的驅鯊劑乃是由醋酸銅與觀察顯微鏡用的黑色染料兩者摻合起來的一種混合物。目前美軍海上救生設備的梅蕊絲式救生背心相信均配附此種混

合物。

龐德把老弩叫進屋來。那鱷島土著起初顯出傲慢的樣子，後來才馴服些。因爲主人挑選一段書上的描述讀給僕人聽。那是美國海軍部在第二次大戰末期所做驅逐鯊魚實驗的實驗記錄。「……當採蝦艇拖着誘餌魚出海巡航時，曾吸引成群的鯊魚在後面游弋。鯊魚群是一陣水花飛濺的快速流體。我們艇上携有兩只水缸，一只盛着新鮮淡水魚，另一只則將淡水魚和驅鯊藥劑摻在一起。我們保持和群鯊相近，照相師以電影攝影機對正鏡頭開始工作。我先把淡水魚一杓杓倒下海，一連做三十秒鐘，只見群鯊濺水爭先恐後的搶吃鮮魚。然後我從盛驅鯊劑水缸中也連續潑倒三十秒鐘，這樣步驟前後試了三次。第一次實驗期間，群鯊緊緊跟隨在艇尾獰惡的搶食鮮魚。等驅鯊劑倒下海之後，它們只就了大約五秒鐘就悻悻然離去。隔了半小時，再進行第二次實驗，供給鮮魚的三十秒鐘內群鯊兇猛聚集在一起爭食，但是驅鯊液一倒下海它們立時散開。當藥液傾下水以後，其中的淡水魚就沒有受到襲擊。等到我們做第三次實驗時，艇尾二十碼以內不見鯊魚的蹤影。

「有什麼感想？」唸了這一段以後龐德提出問題。

「您還是準備一些那種藥劑爲妙。」雖然不大相信，老弩仍然覺得書本或者有點道理。

龐德亦有同感。華府有回電，表示已經送幾盒藥劑來了。不過目前尚在途中，可能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不會到達。縱然手頭沒有驅鯊藥劑，龐德也不覺得沮喪。他認爲以全副潛水披掛由水底

接近驚人嶼時，決不會遇上這種危險情況的。

在他就寢以前他做了一個判斷。除非海水中有了鮮血，除非他對有意侵犯的海魚故示恐懼，他不會受到意外的水下襲擊了。當然他在游水時要注意下脚的位置，不要侵犯了章魚，天蠍魚和莫奈魚。在他看來在熱帶地區從事潛水游泳最大的危險來自脊柱約三吋直徑的黑海螺。即令觸及這種生物，他受到擦傷也不至於阻止他的遂行任務。

第二天早上主僕二人六點以前離開木屋，到十點半鐘已經走到美濟別業的周界以內。

這別業由佔地一千畝的林場所組成？在臨海一面的中央只剩下一座大別墅的廢墟。在這一片林場中硬木與椰子樹所在都是，空隙的地面遍佈紅辣椒和枸櫞。這林場年代很久，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的克倫威爾時代。

他們順着一條無法瞥見驚人嶼的小徑，兩邊都是茂密的樹木，走到一處靠近海邊的海邊別墅。在瑪拉蒂海邊吃了一週的野餐以後能够享受浴室和竹製傢具等設備，感覺是非常的繁華的享受。龐德提起綳硬的脚丫走上室內的地氈，好像踏着天鵝絨一樣的柔軟。

從百葉窗的葉縫望出去，龐德可以看見一個由砂石圈圍爲環形的小花園，園中盛開着木槿花，紫茉莉和玫瑰花。花園的對邊被砂白和椰子樹幹遮避住此外就看不着別的了。他坐在一張安樂椅中，放眼望出，經過不同深淺的藍色和赭石色，那些代表碧藍的海和嵯峨的暗礁，終於看到驚人嶼的側影。它的上部因爲倒垂的椰樹葉而朦朧莫辨，可是嵌在强烈日光形成的陰影中，能够見

到的一帶灰色的崖岸看來頗爲猙獰可怖。

老弩開始用煤油爐點火做午餐，這樣就沒有炊煙被人偵察到。飯後龐德睡了一個午覺。起來以後他檢查由史川威經手倫敦空運來士敦再轉來的一應潛水用具。先試穿一件頭盔式的黑橡皮蛙人裝。橡皮的質地很薄，緊緊箍住全身，頭盔也很密合，前面是一塊明膠質的透視窗。足下套上一副長長的黑色划水鰭，像手套似的合式。龐德對特勤局軍需組的辦事效率暗表敬佩。

主僕二人試驗一下壓縮空氣筒的操作。這兩只併裝圓筒各容空氣一千公升，加壓到普通大氣壓力的二百倍。龐德試驗了一下自給式活瓣和備用開關，都能簡易的加以控制，而且極爲可靠。就他準備潛入的深度而言，這一套器材備有足供他工作兩小時所需的空氣。

此外，還預備好一把水中使用的叉魚汽槍，和二次大戰產品由韋金生發明的突擊員匕首。最後，在一隻四圍貼着「注意危險」標籤的木匣中，放着一只重型黏性水雷。是圓椎形高爆彈頭裝在粗銅絲纒箍的底座上，經過電後就變成一只强力人造磁鐵。這種水雷可以附着在任何金屬船殼上，像一只巨大的蛤蜊，旁邊配置了一打左右鉛筆式的金屬條和玻璃套管的引信，使用不同數目可以產生十分鐘至八小時的延期引爆效能。當然像其他裝備一樣，有附了一張簡明的使用說明卡。甚至於還準備了一盒提神藥片，使工作人員在水中精神亢奮，而且可以耐久。龐德也找到幾隻潛水員用的小型手電筒，發出的光柱只有鉛筆尖端的細微。

龐德和老弩把這些用具逐一加以檢視，試試接頭處有否鬆脫，後來一切認爲滿意，沒有其他

問題時龐德就沿樹林向海壁接近，在林蔭中向海灣的水面目不轉睛地諦視良久，一壁推測海水的深度，一壁揣摩如何從那些暗礁的隙縫中向目標潛遊。他又抬頭仰望天際估測月亮移動的可能軌跡，因爲這是他未來冒險的旅程中唯一可以用來修正航向的憑藉。

下午五時左右，史川威帶來飛剪號漁船動向的消息。

「他們已在瑪俐亞港辦妥進港手續，」史川威宣告說，大約十分鐘內漁船就要開到附近海面碇泊。巨先生的護照上化名爲蓋里亞，那女的化名爲藍西蒙。據飛剪號黑人船長向海關人員解釋說，女客人因暈船關係在船艙中休息。這也是實情。

……船上載來很多盛魚類的空箱，總有一百多隻。其他並無可疑的地方。因此港務局已經准她進港。本來我有意喬裝爲海關人員出船檢查一番，後來我覺得還是公事公辦比較好，所以沒有去。巨先生一直躭在他的房艙裏沒有露面。海關人員檢查證件時，他正在閱讀。裝備都合用嗎？」

「好極了，」龐德答說：「琢磨明天夜晚該是咱們採取行動的時刻。希望刮一點風才好。假如冒上來的氣泡被他們發覺，那我們就要糟糕了。」

此時老弩進來報告說：「船長，飛剪號目前正通過暗礁，朝裏面開。」

他們一夥人儘可能向海岸接近，掏出雙目鏡向水面瞭望。

那是一條漂亮的快艇，船身漆成黑色，艦橋結構則油漆成灰色。全長大約有七十呎，照設計

而論，是一艘講求快速的船隻。龐德估計，她最大速度每小時至少有二十浬。他發掘過這一艘船的沿革史。它是一九四七年一位百萬富豪特別訂造的遊艇，安裝了兩部奇異廠牌的柴油引擎。船殼鋼質，備有各種最新式無綫電通信設施，包括船岸間的無綫電話和達卡式無綫電導航設備在內。在她的主桅上高懸一面英國商船旗幟，稍後處也掛了一面美國國旗。當時飛剪號大致以每時三浬的速度緩緩穿越寬度僅約二十呎的暗礁航道。

那漁艇通過航道後立時作一個陡峻的小轉彎，直到船尾對面驚人嶼爲止。此時船長急用舵柄改正，結果使左舷和嶼岸平行才刹住車。同一時間對面崖岸上有三名黑人穿着棉布工裝沿陡坡跑到小碼頭邊等候接住碇泊的繩索。船體繼續作微小的方向修正，直到對正站在岸邊的崗哨才保持不動。於是兩隻鐵隆錨隆作響地放入海中，終至沉在充滿岩石與珊瑚石的海底。照飛剪號的寄碇方向，縱然受到强烈的老北風也是經得住吹刮的。龐德估測她碇泊的所在從船底至海底大約有二十呎的水深。

在他們注視漁船拋錨的時候，巨先生的龐大體態突然出現在甲板上。他從船上走到小碼頭上，然後慢吞吞地沿陡坡的臺階往上爬。走不多久他總要休息一會，龐德可以體會到在那近乎灰黑色的軀殼內心臟正在帶病延年地加緊工作。

巨先生身後緊緊跟着兩名黑人，抬着一副擔架，上面似乎綁住一個人。龐德調整雙目鏡的焦距以後可以看見從擔架上披下來的索小姐的烏髮。龐德覺得一陣意亂情迷，他因爲藍西蒙近在咫

尺而心情緊張。他祈求這個擔架是巨先生故意安排的詭計，以免岸上的密探查出索小姐的眞正下落。

後來有十二個黑人分散在陡坡各處組成一個輸送隊，盛成的水箱就一個接一個地由船上轉手往上面轉送。老弩計數以後得到的總數是一百二十只。

水箱遞送完了，接着以同樣方法轉送一些補給品。

「這一次運上來的補給品不算多，」史川威運送作業完畢以後這樣衡量說，「只遞上去六、七只箱子。以往一送總有五十來只的。這一回他們似乎就得不會久。」

他話還沒有說完，就看有一只玻璃水箱，裏面一半裝了水，一半裝的沙土，運用苦力的人手由上面小心翼翼地從漁艇上送下來。後來水箱是一只接一只往下運送。大致每分鐘運下來五只的樣子。

史川威若有所悟的說，「我的天，他們已經開始載貨了。那就是說他們明天一早就開船。我懷疑他們的行爲是否表示決定收絡一下離開此地，而這是他們臨別前的最後一次光顧。」

龐德審愼地繼續觀察一小會，而後陪同史川威默默穿越林木返回別墅，只留老弩在原地監視爾後的發展。

他們在起居室坐下來。當史川威冲配威士忌蘇打水時，龐德向窗外凝望，一面大動腦筋。

下午六時，林蔭暗處螢火蟲開始亮晶晶的活動。慘黃的月輪高高吊在東方的天邊，這一天很

快就要度過。一陣微風使海面吹起了鱗鱗地皺紋，微弱的波浪由白色灘頭逐漸向草地進展。幾塊桃色的碎雲遮住橘黃的落日，漸漸使大地趨於朦朧。椰子葉瑟瑟作響，掀來一股冷沁的「返魂風」。

「返魂風駕到，」龐德想到這裏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這麼說，今夜就是採取行動的時刻。只可惜驅鯊藥劑未能按時送到。不過那是精益求精的配備。並不能做為宕延任務的藉口。他已經行路兩千哩，迄今爲止已有五人喪命，還不都爲這個時刻麼？本來他以爲這個冒險的活動要到明天夜暗才實施的，現在要提前執行。他有一點不寒而慄。突然間他踟躕不前，對大海發生恐懼，也駭怕水底的一切事物。他想到晚上在海底潛遊時將要遇見數以百萬計向他隱約轉動的渺小觸鬚，成千累百的眼睛睜開來對他注視，那種察覺不出隱隱跳動的脈搏，還有不管白天黑夜向他摸索的軟綿綿的肢體。

他即將投身入海，去探勘數以萬計的秘密。他將獨自躑躅在海底達三百碼長的距離。很可能一頭闖進已經殺死三個人的兇猛山寨。幾小時後，帶着一週以來在光天化日下鍛鍊出的技術向隱藏着無數神秘的水底前進。他又不能讓老弩陪着一同去探險。這簡直是一個極不盡情理的狂妄行動。龐德越想越厭惡，他的皮膚起了雞皮疙瘩，他把濕漬漬的手掌朝褲筒上拭擦。

一陣敲門聲，老弩隨即推門而入。龐德站了起來，愉快地離開窗口，走到在燈下獨酌威士忌的史川威身旁。

「船長，他們現在挑燈夜戰哩，」老弩裂嘴笑着報告，「還是每五分鐘送一只水箱上船。我推測總共要工作十個鐘頭。大約明天大早起四點鐘運送完畢。漁船最早於六時啓碇。天不亮通過暗礁地帶那就太危險了。」

桃花心木色的臉龐上嵌着一雙和煦溫暖的淺灰眸子。老弩的灰色眸子朝主人注視，等待他發號施令。

「我在今晚十時準時行動，」龐德開始下達命令，「我打算從灘頭左邊的岩岸下水。你給我們弄一頓晚餐，然後把一應用具取出來攤在草地上可好？各種情況都很理想。我想在水中潛遊半個小時就可能到達目標附近。」說着他不停地揑着指頭，又附加一個要求，「給我準備好五小時到八小時的延期引信。也帶着一刻鐘生效的備用信管，以防發生故障，聽懂了沒有？」

「船長，您放心，一切都照您意思預備好。」老弩說完逕自離去。

龐德朝威士忌望了一眼，拿定主意之後他放三塊冰塊在酒杯中然後傾了半杯酒。他從衣袋裏掏出提神藥片盒塞了一片藥到嘴裏。

「預祝順利，」他向史川威舉杯邀飲，自己大大地飲了一口。然後坐下來仔細享受又冲又熱的味道，這是過去一星期他沒有嚐到的。「好吧，」他接下去問，「請你確實告訴我，他們辦妥離港手續，從暗瞧中緩緩駛出，究竟要多少時間？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駛出，不要忘記他們要帶走本來住在此地的六個人和一些箱籠。我們要儘可能算計得分秒不差。」

沒有多久龐德便開始籌劃各樣實質的事物，剛才的恐懼感此時早已退避三舍。是夜十時正，心中滿懷着期望與興奮，那一個微微反光的黑色蝙蝠似的形體順岩石滑下十呎深的崖岸，不久便隱沒在海水之中。

「吃穩點，去吧，」老穹朝龐德下水的地方喃喃地說。他將食指與中指交叉表示祝福。然後老穹陪史川威摸黑到了別墅，一面不安地睡覺，一面恐懼地等待卽將發生的事情。

十九　海底蔭谷

龐德一下水就往海底直沉，因爲他的身上帶了兩樣笨重的東西。一樣是用膠帶粘在胸膛的黏性水雷，另一樣是用以隨時調整壓縮氣筒浮力而綁在腰際周圍的鉛塊。

落到底部以後連歇也沒敢歇，他就迅捷地在沙底上爬行了大約五十碼。假如身上的重量輕些，或者左手沒有拿着那把叉魚汽槍，靠有蹼的脚板他可以兩倍正常速度在水下潛行的。但是他的動作不算慢，一分鐘後他已在一堆珊瑚瞧的陰影裏休息下來。

他喘喘氣，藉以考驗他的知覺。他覺得全身鑽進橡皮潛水衣以後頗爲溫暖，似乎比較穿遊泳褲在陽光下泅水更暖和些。他四肢運動自如，而且只要保持以均勻與鬆懈的節奏喘氣，用壓縮氣筒呼吸也很簡便。他注視成串水泡以珊瑚石爲背景像珍珠水泉似的往上直冒。這是可能暴露實情的徵候，他暗暗祈禱水面的微波可以掩護這種徵兆。

當他留在平亘的沙底時視界極爲理想。微弱的光線呈乳白色，也可以淸楚的辨出靑花魚色的水面波紋。現在他以珊瑚瞧爲依托，在沒有底部反光的情況下，岩石的陰影顯得黝黑而深不可測。

他掏出小手電筒冒險地朝四周匆忙瞄了兩眼。立卽看見活珊瑚的赭石腹部有點栩栩如生。大紅心子的海葵一律張着紫羅蘭色的觸絲朝他擺手。也看見一隊黑海蝟，得到警報以後，連忙收縮身上鋼針似的長刺。一條海蜈蚣頓時使身邊的百足停止動作，抬起沒有眼睛的腦殼向外盤訊。在珊瑚樹底的沙堆上有一條琵琶魚悄悄縮起多疣的頭部。同時一些花朶似的海蛆拖着膠質的身軀匆匆溜走。他也看見一群安琪兒魚迎着光柱嬉戲，更發現一只長介殼的海螺。

龐德收起手電筒，朝腰帶上一掛。

他發覺頭頂上的海面像一層水銀色的天幕。而且似乎有劈劈拍拍的聲音如同在菜鍋裏煎豬油。向遠方望去，月光貫穿到深邃的海中，照亮了他必須探路的彎彎曲曲的蔭谷。他用手接觸作爲掩蔽物的珊瑚樹，小心謹愼地向前行進。現在不大容易運動了。光線變成晦暗不明，石林似的珊瑚充滿使人迷路的死衚衕。

爲了超越珊瑚枝椏的糾纏，龐德有時不得已鑽昇到接近水面之處。此時他往往乘機向月亮的位置瞄上一眼，藉以核對所在的方位。那蒼白色的月光經水面曲折以後，看來猶如冉冉昇空的巨型火箭。有時他在棕色礁石的蜂腰處稍作休憩，知道吐出的小小氣泡被遮在頂上的菌狀圓石所隱

匿，就安心多了。他這才聚精會神向水底芸芸衆生細心地觀察一番。

附近沒有發現大魚，可是離開洞穴出外巡行的龍蝦似乎頗多，經水質透視下它們變得如同史前動物似的巨大。赤紅的圓柱眼朝他逼視，尺把長的觸鬚向前伸形，好像盤問他的口令。他看見好幾條綠色帶斑點的海鰻，後者在沙底上逡巡好似黃裏透黑的大蚤，前者吡出牙齒向石縫裏穿刺。他也見到幾條西印度群島特產的棕色海蝟，好像形着淺綠色眼睛的棕色貓頭鷹。他用汽槍的前端戳了一隻，它立即縮作一團，變成足球似的，周圍撐成白色的硬刺。在渦流中時常出現扇形的海帶不停地搖擺、招手，在灰黯的蔭谷中被微弱的月光照射下有如海葬者飄盪的屍衣。在蔭谷地時而出現一些無法解釋的重大動作，或者水中有無名的漩渦，或者出現一雙大眼睛照耀一眼，再匆匆闔上。那時龐德暫時在原地打圈圈，撑開汽槍的保險箱，朝黑暗中凄神注視。可是他沒有發射汽槍，因爲當他在暗礁附近爬行、滑走時，也沒有受到攻擊。

他整整費了一個鐘頭才越過一百多碼的珊瑚地帶。等他前進到最後一塊菌狀黑岩的底部稍作休息時，這才發現前面一百碼是一坦平的灰白色的海水，並無其他阻礙。他大爲高興。由於提神劑的作用，他覺得精力仍然十分充沛，頭腦也很清醒。一想起可能撕破潛水衣的珊瑚地帶，他似乎猶有餘悸。好了，帶着剃刀般鋒利的珊瑚叢已經留在背後，現在應該顧慮的是其他方面的威脅。譬如鯊魚和梭魚的襲擊，或者朝氣泡中央投下來的一枚炸藥桿。

就在龐德顧慮着前面還有甚麼新危險的時候，一條章魚纏上了他的兩雙脚踝。

當時他坐在沙底上面，兩脚踞在地基上，忽然間菌狀黑岩的底部出現一條條束縛性的觸肢。在事態被判明以前，一條觸肢像蚤也似的箍住他的一隻小腿，另一條觸肢，在朦朧光輝中呈紫色，往下悠蕩準備箍住有蹼的左足踝。

龐德又驚又怕，他頓時在水中由坐姿改成立姿，然後急忙掙扎着要脫離這些糾纏。但是他已經寸步難行，他的掙扎只有使以黑岩柱爲依據的章魚箍得更牢些。那畜牲的膂力不小，龐某覺得有失去平衡的迹象。不消多久，他就會被章魚拖倒平平躺在沙底。身上被粘性的水雷，壓縮空氣筒這些撈什仔所累，他幾乎失去還手的能力。

龐德從腰帶上拔出匕首朝小腿上猛戳。可是黑岩擋住他的行動，同時他又怕刺破了潛水衣的橡皮。忽然間他被章魚扳倒，平躺在沙底上。他馬上覺出兩條腿被拖曳着趨向岩根附近的一個大窟窿。他摸索着沙底，一面圈起上身企圖使匕首可以够得出突擊的半徑。可是凸在胸前像一個小丘似的水雷使他無法下手。在絕望的邊緣，他忽然想起叉魚汽槍。本來他認爲在進行肉搏戰時叉魚槍無法發揮威力，所以已經被他丟在一邊了。而現在它變爲唯一可以應用的武器。汽槍仍然躺在附近的沙底上。他抓到手，扳開保險銷，隆起的水雷使他無法瞄準。他把叉魚槍管放在與大腿平行的位置，用兩隻脚不停地碰槍管想找出中間的空隙。可是立刻有一條章魚觸肢碰到槍口，開始往外拖曳。汽槍在兩脚之間滑脫，他只得盲目地撳動板機。

忽然間從岩石邊湧出一團黑雲似的濃墨汁帶着怪臭，朝他撲面而來。但是被束纏的兩條腿肚

竟先後自動鬆了綁。他乘勢把觸肢向四週推開，當他收回叉魚槍時，只剩三呎長的機柄，叉鍊已泡消失在岩石的深洞裏。他用力鉸回繩索，才從氤氳在洞口的黑霧中扯了沾着一塊章魚肉的叉來。龐德喘着氣站起身來，稍稍離開洞口，在面罩以內他已汗流滿面。可是，此時銀珠似的氣鍊筆直昇到水面，不經意地暴露了潛水人的位置，他自己却在咒詛藏窩穴裏的那一條章魚。

現在沒有時間憂慮章魚會不會捲土重來，他把叉魚槍重新上膛，讓月光從右肩斜照着繼續踏上他的水底征途。

他在朦朧而灰黯的水晶宮裏加速往前划行，竭力抑低頭部使臉孔沿沙底以上幾吋高而能以較爲流線型姿態運動俾水中阻力減爲最小。有一次從眼角裏他瞥見一條像乒乓球枱那樣大的海鰩在近旁慢慢遊過來，身後伸出一條有如號角似的尾巴。但是龐德並沒把它放在心上，因爲他還記得老弩的話，鰩魚除非受到擊襲才採取自衛行動，它素來不主動攻擊的。他琢磨這一條鰩魚可能從海面附近的礁石遊下來找地方產卵的，因爲它們伏在有隱蔽的沙底伸形着體部，腹內好像塞滿串珠的大枕頭。

月色折射下的沙底顯露不少懶洋洋遊弋中的魚影，有些和龐德的身高不相上下。其中之一從側面窺視約有一分鐘光景，他抬頭一看，才發現十呎高的上方一只白花花的鯊魚肚子，兩頭逐漸尖削，好像一隻飛艇。那鯊魚以魯鈍的鼻尖探試龐德人呼出的成串氣泡，似乎頗感驚訝。魚頭的下方那刈刀似的嘴巴看來猶如收縮的縐紋。那條大魚向旁邊略微傾側，以緋色的巨眼居高臨下朝

他看了一會，然後搖幌大鐮刀似的尾巴緩緩沒入灰色的霧障之中。

龐德也使一窠烏賊大爲驚擾。這些魚大小不一，大的總有六磅重，小的只有六兩。它們在朦朧光線中排成一條既薄弱又閃亮的縱向一字隊形。等它們扭動肢體以後便藉噴射器的反作用逃之夭夭。

在半途中，龐德稍事休憩，而後繼續行程。這時附近有梭魚出沒其間，大的總是二十磅重。這種大魚外貌獰惡，跟書本上的尊容十分相似。梭魚群在頂上滑溜而過，有若潛水艇似的，睜開它們憤怒的虎眼朝下方注視。它們似乎對他的氣泡發生興趣，對他也頗爲奇怪，於是便從上下左右暗暗追隨，猶如一群不安好心的豺狼。後來龐德觸及第一批珊瑚岩，他知道已快要接近到驚人嶼，這時從橢圓岩石的周遭總有二十條梭魚默默地迴旋着從旁監視他。

龐德套在黑橡皮潛水衣裏面的皮膚因畏懼而瑟縮，可是除凝神注視而外，他是無能爲力的。突然發現一個長長的金屬物體浮懸在前上方的水中，後面有逐漸陡峻的凌亂岩石作爲背景。那金屬物就是飛剪號的船殼。龐德發見目標物以後心臟在胸腔中鼕鼕直跳。

他朝手腕上羅萊士潛水手錶望了一眼。時間是十一時零三分。於是他打開大腿褲上一隻拉鍊口袋挑出一根七點鐘以後發生作用的延期信管，審慎地放進水雷的引信位置並且使它裝置妥當。又把其餘各種信管統統埋在沙底。這麼一來縱然他事敗被捕也不致洩露預置水雷的秘密。

當他以兩手捧着水雷，底部朝上地向目標鑽昇時，他似乎覺出身後的水中有甚麼東西在騷動

。一條梭魚從身旁直竄而過，嘴巴半開，幾乎要碰到了他。梭魚的眼睛好像注視他後面的甚麼東西。但是龐德管不了那麼多，他集中力量向漁艇龍骨的中線以上約三呎處遊去。

在最後幾呎水雷靠着磁力作用幾乎拖着他往船殼上猛撞。龐德必須用力往回扯才免得水雷與船殼接觸時發出砰的一聲巨響。於是水雷默默地黏在船殼上。失去這樣大的重量以後，龐德要用勁划水來平衡陌生的浮力作用，藉以設法再度往深水潛遊，儘快逃離水面。

直到他遊向船尾兩具螺旋槳企圖轉往近岸的岩石尋求庇蔭時，才在一霎間注意到已經發生在身後多時的恐怖情況。

有一大群梭魚似已陷入瘋狂狀態，在水中驟騰爭鬪猶如群毆中的野狗。其中有三條鯊魚參加打群架，越發顯出它們的慓悍粗鹵。海水因這一場混戰而沸騰，水流一股又一股衝擊龐德的面部，震波傳到他的身上。他知道潛水衣的橡皮隨時可能被擊破，魚群也可能向他的肉體襲擊。

他記得美海軍研究院出版叢書上有一個專用詞彙：「群衆的極端狂妄行爲，」就指的目前這種情況。如果身上攜帶驅鯊藥劑，這就是發揮藥力的最佳時機。既然身邊沒有帶來救命的藥劑，龐德可以說是危在旦夕了。

在絕望中他沿着艇殼遊去。與一群肉食海魚狂妄行動對比之下，他緊握住那一隻像玩具似的叉魚汽槍。他以一隻手擰緊一個大銅螺帽，喘着氣，因過度的驚恐使他兩唇向後裂開，他竭力睜開眼睛聚精會神注視沸騰海水中瘋狂情況的演變。

他立刻發覺這些橫衝直撞海魚的嘴巴大都半開，在赭石色的霧障裏穿越與鑽竄，那霧障由海面逐漸向下方擴張着。他的近旁有一條梭魚猶豫了片刻，齒縫中夾着某種棕而亮的物件。只見它開嘴嚥了一大口，然後轉回去重新加入戰團。

同時他忽然發現水中的光綫越來越暗。當他不經意地抬頭一看，大事不好，原先本是水銀色的海面，現在已經變成一片耀目的猩紅顏色。

有些東西由上而下朝深水中滲入。他用汽槍伸出去撈了一下，然後帶近玻璃面盔仔細的瞧了一眼。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一定有人從海面往水底下傾倒的是鮮血和魚餌。

二〇 岩洞寶藏

龐德的疑團立即眞像大白。他豁然領悟出其中的緣由：何以有這樣多梭魚和鯊魚隱伏在驚人嶼的周圍；如何在午夜大餐的安排下發生群魚瘋狂爭鬪的現象；爲何史川威所說三個出海偵察的蛙人第二天被海水衝回岸來只賸下被海魚嚥過的殘軀。

爲保衛驚人嶼，巨先生已經巧妙的應用煽惑海洋生物的活力。這是他卓越發明，憑高度的想像力，正確的技術創造出來的頗爲簡便的防護措施。

正當龐德找到這些疑團的答案時，他的肩頭被甚麼東西重重地咬了一口。一條二十磅重的梭

魚悄然引退，嘴邊拖曳着少許黑橡皮和膚肉。當龐德離開艇殼努力遊向岩石堆時，他並沒有疼痛的感覺，只覺得胸口說不出的難受，因爲他幻想身體被箝在成百隻鋒利鋼牙的恐怖的情況。海水開始從裂口灌進橡皮潛水衣與皮膚之間的夾層，不久就會湧進頸項並且灌滿頭盔的內部。

他心灰意懶，正欲放棄繼續停在水中，改爲最後衝刺二十呎昇到水面。此時剛好被他發現前面的岩石中間有一個寬廣的裂口。旁邊放了一塊巨大的圓形漂石，他設法躲在漂石的背後暫行棲身。在這個底蔭地他一轉身正好看見咬了他一口的梭魚又追踪而至。上下唇張開約有九十度，準備進行它卑鄙的襲擊。

龐德幾乎是盲目的扳動槍機，開槍應戰。彈簧筋在圓筒內疾馳，帶鈎的魚叉恰巧命中梭魚上唇的中部，穿了半隻鋼桿，後面拖着很長的弦綫。

那梭魚射死在進襲的途中，距離龐德的胸部不過三呎遠而已。它臨終前最後一次收攏顎骨，而後再搖撼一下它那頑長的魚頭。於是它狂亂的忽左忽右朝下墜落，而且被掙脫的叉魚汽槍連同箭桿和弦綫統統跟了下去。龐德知道遊不了一百碼遠，它將被許多同類趕上，撕成粉碎。

龐德默默地感謝神，祂使魚群有了轉向的目標。可是他自已的肩頭已是一片血肉模糊。相信別的大魚在幾十秒之內就能聞出血腥氣味。他向圓形漂石的背後躲藏，希望鑽出水面時正好在碼頭底下，好讓他思索脫離苦海的途徑。

就在那時，他發現漂石的後面原來有一個岩洞，實際上那是通往驚人嶼地下甬道的出口。假

如龐德沒有因爲在海中潛水了這樣久而費盡體力，他很可以大模大樣的走進去。現在，他只好趁勢往內部俯首泅水，而在離泛光的洞口幾步處停了下來。

他進入洞窟以後便站在沙底上，擰亮隨身攜帶的小手電筒。縱然有沙魚膽敢追踪而至他也有恃無恐了。在這個狹仄的洞窟內連沙魚也不敢貿然衝進的，說不定會撞上岩石，何況他可以握緊匕首伺機刺戳它的眼球。

龐德亮起電筒朝岸洞的天頂和四圍探照一番。毫無疑問它是經人工開鑿而成的。他揣摩這一工程必然出自內陸地道向外挖掘的苦工。

「弟兄們，至少還得向海中掘出二十碼，」大海盜血腥摩根說不定正居高臨下，這樣命令他的奴工的。突然之間引發了一包炸藥，於是奴工們被炸成分崩離析的殘軀，在怒濤和慘叫聲中隨海水的激蕩而淹沒。所有在場的奴工統統死光。

進口處的大漂石可能係用以阻塞出海通路之物。鯊魚灣半年前突然失蹤的那名漁夫，說不定是首先發現漂石與岩洞的人。一場暴風雨或者漲潮之後繼以一次颶風都可能使漂石離開封閉洞口的原位置。漁夫找到岩洞從而目覩窖藏在內的金銀珠寶。他知道一個人難能爲力，要處理這些寶藏他必須找到幫手。某一位白種人甘言相誘。勸他去糾約找哈林幫的老大，跟他談妥朋分的條件，好處不會差。言明金幣全部歸發現的黑人漁夫。結果漁夫死於非命，金幣仍然由黑人幫會收歸己有。

龐德站在地道裏，沒膝的水潺潺而流，使他稍微有點恍悠。解決漁夫以後，想必又墜在一只盛滿水泥的大桶，連人帶桶朝哈林河裏一丟了事。

這當兒他聽到鼕鼕地鼓聲。

他被大魚追逐得走頭無路才摸到岩洞的入口，剛走進去幾步就聽見有一陣輕盈的雷鳴由下水道傳來。他沒有在意，此時他忙着想其他的事，以爲這大約是海浪撞擊嶼基發出的聲音。

但是他的確辨出那是一種在附近逐漸昂揚有規律的沉悶聲音，好似他被禁錮在一只蓋得嚴絲合縫的大茶壺裏。流水好像隨着這股噪音開始顫動。他可以猜出此舉具有雙重作用。第一、它有呼喚魚群的激勵作用。可能有人闖近時用鼓噪使海魚警覺。老弩說過，此地漁人喜歡在夜間划船時以雙槳敲擊獨木艇兩邊的海水藉以喚醒魚群。嗚鼓大約也有相似的效應。第二、鼓聲兼具邪惡的巫毒魔力，使岸上的居民提高警戒。如果第二天岸邊漂來被害人的殘軀那就越發能够光大它的效力。

巨先生的另一傑作，龐德這麼想，這是那個非凡人物創造的另一睿智火花。

那麼，至少他知道目前自己置身何處了，鼕鼕的鼓聲證明人家已經發現他的行蹤。當史川威與老弩兩人聽到鼓聲時不知作何感想？他們除了聽其演變而外，別無對策。龐德曾經表示擊鼓似屬某種詭計，他跟他取得協議，除非發現飛剪號安然離碇地，請他們要稍安勿躁地袖手旁觀。如果漁艇提前開船即意味龐德計未得售。他早已把藏金在水箱的秘密向史川威交代清楚，飛剪號只

要開上公海就可以命令艦艇攔截。

現在敵人似乎發出警報，可是還搞不清來者是誰，也不曉得入侵者的死活，他決心繼續努力。唯一的願望是要把藍西蒙從那艘註定要遭刼的漁艇上搭救出險。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做到這一點。

龐德一看手錶。時間是午夜一點鐘。就龐某人而言，自從冒險入海開始潛水旅程以來，他好像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之久。他摸摸藏在潛水衣內的手槍，不知道被浸入體內的海水一泡槍機會不會失靈。

稍頃，鼓點的響聲越來越大。他順甬道向岩洞內探路，擰亮的小手電筒射出一道强烈的光柱在前面領路。

大約只遊了十碼遠，就發現前面的水中顯出淡淡的反光。他熄滅電筒小心翼翼往前趨近。岩洞以內水道的沙底逐漸增加陡坡，光度愈近愈大。現在他可以看見成打的小魚苗在周圍嬉戲，而且裏面的魚秧更多，似乎是被强烈光線吸引來的。岩石的罅隙中出現向外張望的海螃蟹，有一隻小章魚四平八穩地蟄伏在石頭上，好像窺視閃耀在天頂的星星。

後來他可以看清岩洞的盡頭有一個泛銀光的小水池。此地的白花花沙底被反光照耀得如同白晝。鼓樂的聳動聲音大得驚人。他在洞口陰影外小憩，覺出離水面不過幾吋而已，有强烈的燈光居高臨下地射向水池。

此時龐德有點進退兩難。再往前一步，他就會被任何注視水池的人所發現。正當他立在水中反復衡量得失之際，他被肩頭處逐漸擴大的一塊血漬而驚惶莫名。本來他已把自己掛彩這檔事忘得乾淨，現在傷口開始悸痛，只要一抬臂，半個上肢便疼痛難挨。同時壓縮空氣圓筒也不停地向上冒氣泡，可是他但願氣泡昇到洞口時能逐漸消失不爲別人發覺。

縱然他瑟縮地退後半步，可是他的命運却早已安排就緒了。他聽見頭頂傳來嘩啦嘩啦濺水的聲音，沒料到兩名黑皮膚大漢，除臉上戴着潛水玻璃面具外，全身赤裸着，已經闖了過來，左手各握有一柄長長的匕首，看來猶如標槍。在他來得及從腰帶上握取匕首以前。兩名大漢分從兩邊握牢他的兩臂，把他攫出了水面。

在孤單與絕望中，龐德只得任憑擺佈。他被黑人挾持着離開水池到達平垠的沙岸。讓他佇立在岸邊，扯開橡皮潛水衣的拉鍊。從頭上摘去頭盔，又把全套呼吸器具的背帶從肩膀上卸了下來。他佇立在黑色裝備的旁邊，好似脫去一層皮的蛇。除去一件遊泳褲，他幾乎是赤身露體的。鮮血從左肩的傷口汨汨的直流。

摘掉頭盔以後，隆隆的鼓聲使龐德震耳欲聾。他被困在噪嘈的雜音當中。按節調法加速擂擊的律動使人無法容忍。鼓聲震天，似乎可以喚醒全牙買佳的居民。龐德作出愁眉苦臉的樣子，他竭力振奮知覺器官藉以抑制鼓聲勾引起來的激盪。後來兩名黑人挾着他向後一轉身，當他看到眼前這樣奇兀的場面時，鼓聲不再使他煩躁，他立時使全部精神集中在兩隻眼睛裏。

眼前擺了一張玩紙牌的綠呢元桌，上面擺了一些賬册。巨先生右手握了一枝鋼筆，此時正坐在一把折疊椅上乏味地朝他凝視。巨先生穿着一套剪裁合身的淺黃色熱帶西服，裏面是白襯衣，打着一根黑綢領帶。

他左手撐住寬大的下巴，出神地打量龐德，好像辦公室的董事長因爲接見一名請求加薪的職員而一肚子不高興。他雖然彬彬有禮可是內心似乎頗爲嫌惡。

離開巨先生幾步遠，巫毒教祖師爺薩米迪男爵的衣冠架豎在一塊岩石上，似乎從圓頂禮帽底下朝龐德窺視。那陳設顯得異樣邪惡與不調和。

巨先生拿開撐住下巴的左手，抬起金黃色澤的大眼睛從頭到脚仔細端詳龐德。

「龐德先生，早安，」他終於開了腔。他的濁音摻混在鼓聲的嫋嫋餘音裏。「飛蛾終於千里迢迢地到此地來投火。也可以說，『鯡魚自動送給鯨魚一頓午餐。』你在珊瑚礁那邊冒出相當可觀的氣泡。」講完之後巨先生緊靠椅背落坐，沒有繼續嘮叨。那時鼓聲改以輕盈的節奏時緩時疾地敲打。

原來是跟章魚搏鬪的時候不自覺地露出了行跡。龐德一面回味着過去的事迹，一面抬眼向巨先生身旁的一切端詳。

他發覺他們是在一個巨大石窟之中，有講道的教堂那樣大小。一半的地盤由清澈潔白的水池所佔據，他就是從那裏出來的。往出海口方向水色先是翠綠然後變蔚藍，洞口處則爲黝黑色。目

前他佇立在池邊一帶狹仄的沙灘上，其餘的地盤完全是平坦的岩石，間亦點綴少許幾根灰色和白色的石筍。

巨先生坐位的後面有一條石級逐漸昇向圓窟窿形的窟頂，頂上垂墜着粗而短的灰石石筍。從筍尖處水珠間歇地滴到水池裏，也滴在地上凸出的石筍幼柱上。

石窟的週圍高高裝在壁上有十來盞弧光燈，照得一字排在平坦岩石上的赤膊黑人個個都有黃金般的胸膛。他們轉動眼珠滴溜溜注視着龐德，半張着雪白的齒貝，顯示喜悅摻雜着殘酷的獰笑。

他們黑裏透緋的小腿肚被一堆腐朽的木板，生銹的鐵箍，發霉的皮帶和破碎的帆布所掩沒。其中是一片金光閃閃的黃橙橙寶藏。圓圓的黃金硬幣堆成小丘，顯出炫眼的小瀑布。黑裏透緋的小腿揷在金堆中猶如踩炭堆的善男。

這十幾名黑人的身旁堆疊起一排排淺淺的木匣。岩石上放着幾只木匣已經盛了半滿的金幣。有一名黑人手捧着木匣正要拾級而上，那木匣裏排了四列金幣，好像準備兜售的賣貨郎。

再靠左，在石窟的一個角落吊着一隻大肚子鐵鍋，下面三只噴燈冒着絲絲叫的火焰把鍋底已燒成通紅。鐵鍋邊站立兩名黑人，每人手報一隻長柄杓子，倒有一半被金末所沾污。他們身邊高高堆着金器什物，裏面有金盤，金祭皿，金杯，金十字架，還包括大大小小的金磚。附近牆根處擺排了一列金屬製的冷却淺盤，有格框的表面上浮着黃橙橙的亮光。靠近鐵鍋處放了一只空盤，

裏面擺着長柄鐵杓，把柄纏了布條，口部沾滿金末。

離巨先生不遠，有一個黑人蹲在地上，一隻手提刀，另一隻手裏拿着鑲嵌珠寶的酒杯。黑人的身旁擺了一只錫淺盤，裏面堆了各色寶石。在弧光燈側射下，微微閃爍着紅、藍、綠各種反光。

石窟內空氣沉靜，所以氣溫夠暖和。可是面對這樣珠光寶氣的華貴場面，龐德覺得混身瑟縮。這是由特異彩色組成的石窟，那熾灼的紫白色弧光，那一群冒出汗珠微微閃光的古銅色肢體，黃橙橙的金子，彩虹似的珠寶盤，和乳白與翠綠色交織而成的水池。面對着大海盜血腥摩根遺留下這些五彩繽紛的美麗寶物，龐德只有莫知所措瑟縮在一邊的份。

徐徐端詳周遭情形之後，他將眼光回到粗呢方桌的面前，帶着恐懼與敬畏向大圓臉的那一雙金黃眸子逼視。

「鼓不要打了，」巨無霸隨便吩咐一聲。鼓聲立即由强而弱變成輕聲細語，好似略微挑逗血脈的沙沙聲音。金幣堆中兩名黑人之一，踩了幾下玎瑺的碎步彎下身來。原來地上放了一部輕便電唱機，另有一具强力擴音喇叭倚靠在石牆的根部。隨着格達一響，鼓聲便嗒然中斷。那黑人把電唱機的蓋子放好，然後返回原地。

「繼續幹你們的活，」巨先生一聲令下，在場的黑人不約而同地恢復工作，有如一枚輔幣已經放進機器的縫孔。鐵杓在大鐵鍋裏攪動，液汁黃金戽出來傾入淺盤。守着珠寶盤的黑人匆忙地

挑選寶石放進杯子裏。運送金幣的奴工捧着木匣沿石階步步上昇。

只有龐德呆呆站在沙岸汗水和鮮血一齊往下淌。

巨先生伏在方桌邊用筆登記一些數字在賬簿上。

龐德下腹的兩側覺得有點刺痛，好似有一把匕首戳住他的臀部。巨先生放下鋼筆，慢慢站了起來。他離開粗呢方桌。

「替我記賬，」他囑咐監視龐德的一名警衛說。於是那個赤條條的黑漢子遵命走到桌子的對面坐上主人的折疊椅拿起鋼筆開始工作。

「把他帶上來。」巨先生領頭順石階往上走，慢慢地爬着。龐德覺出兩側微有刺痛。他橫跨一步離開脫在地上的黑色潛水衣，追隨巨無霸的身後緩緩的開始爬坡。

黑人們各做各事，沒有一個抬頭張望。縱然巨先生不在石窟，沒有一個敢怠惰工作。也沒有一個膽敢檢起一塊金幣或者一顆寶石偷偷銜在嘴裏。

巨先生不在場，改由薩米迪男爵的衣冠架監工，爵爺的轉世只不過暫時離開石窟而已。

二十一　兩位晚安

他們魚貫上行，走到大約四十呎高與圓窟齊平處通過一個腰門。門外是石塊陽臺。他們稍為歇歇脚，此地有一名黑人憑電石燈的燈光工作。他將木匣裏的金幣取出來分批放進盛熱帶魚的

水槽。靠石牆邊裝好的魚槽早已堆集了好幾排。

就在他們休息時，見到兩名一組的黑人從岸邊爬上來抬起一只整備妥當的魚槽循原路返回水邊，龐德可以揣測得出魚槽一定放進適量的沙土、海藻和毒魚然後用接力方式遞到碼頭邊。他也留心到堆在牆邊的魚槽並非全部藏以硬幣，中央有的放了金磚，有的放了耀目的珠寶。這樣看來原先對寶藏總值的估計應該乘以四倍才比較正確。他相信巨先生已經運走的寶物價值不下四百萬鎊。

巨先生小立片刻，目光瞪視着石板路。他有節制的進行深呼吸。後來又繼續往上爬。再高二十級有另一處陽臺，面積較小，旁邊與一側門毗連。那扇門新裝上一副鐵鍊扣鎖。門是鐵板造成，箍以加强筋條，因年久而銹蝕。巨先生又歇脚一次，在小小陽臺上他們兩人併肩而立。

龐德也會想到乘機逃脫，可是看守他的黑人警衛似乎早有預感，故意圈住他靠近石牆以致增大他與巨先生兩人的間隔。龐德也清楚第一要訣，是不可白白犧牲。設法解救索小姐使她離開那一條註定要遭難的飛剪號漁艇，至為緊迫。此時硫酸正慢慢浸蝕用做定時信管的銅片。

一陣冷風從頂上順礦坑的坡道吹下來，吹乾了龐德身上的汗水。不顧警衛經常逼在臀部的匕首，他抬起右手檢查左肩的傷口。淤血業已乾癟結成硬塊，左臂大都麻痺。傷處在悸動地作痛。

巨先生指着礦坑入口說，「吹來的這一股風，牙買佳人管它叫『返魂風』。」

龐德略微聳動右肩，沒有答腔。巨先生轉過身面對着鐵門然後從衣袋中掏出一把鑰匙開了它。巨無霸走在前面，龐德和黑人警衛跟隨而入。裏面是石室中的一條甬道。靠牆的一邊牆根每隔三呎釘了幾副脚鐐，因爲風吹雨打早已生了斑銹。

石室的盡頭在屋頂下吊着一盞馬燈，地下用毯子蓋住一個身形，動也不動，近鐵門處另外點了一盞馬燈。室內有一股青石的濕陰陰氣味再加上歷史遺留下來的折磨與死亡氣息。

「索小姐，」巨先生輕聲呼喚。

龐德的心肌猛一驟騰，他正欲舉步向前。一隻巨掌立時抓緊臂膀使他動彈不得。「白人，不要動，」黑警衛大聲吆喝着，一面使勁扭曲他的手腕，直到使它高高懸在肩胛骨之間。龐德受不住苦楚突然朝左脚根倒下了地。龐德跌在警衛的脚桿面前，吃了不少的虧。

巨先生轉過頭打量一番，在他巨靈的手掌心早已握有一把小巧的手槍。「讓他過去，」巨無霸低聲吩咐。「龐德先生，假如你想多生一個肚臍眼，那容易得很。我這把手槍可以替你製造六個之多。」

龐德從巨無霸身邊擦過。索小姐已經站起來。當她看清來人時，她伸出兩臂跑步奔向他的面前。

「龐德，」她啜泣着叫道，「龐德。」

她幾乎倒跌在他的面前。他們倆緊緊揑住手。「西蒙，就沒有事了，」龐德安慰她說，雖然

明明知道自己在扯謊，「就沒有事了。我終於來了。」

他伸出手臂擁抱着她，也不管左臂痛得很兇。他面色慘白，蓬頭散髮的。額前有一長條抓痕，兩隻眼睛都有了黑眼圈。藍西蒙面貌可怖，兩行熱淚早已順面頰淌了下來。她身穿一件齷齪不堪的白色蔴布女衫，脚上一雙跛鞋。她沒有打扮過。看來清瘦了不少。

「那狗雜種怎末對待你的？」龐德問她。突然間他緊緊抱擁着她。她也戀戀不捨纏住他，臉部藏在他的頸子底下。然後她向後掙扎，抬起自己的手心仔細觀察。

「可是你身上有血，」她說，「怎麼搞的？」

她扳轉他的上身半匝發現左肩上的淤黑血塊以及流了一臂的血漬。「哎呀，我的人兒，這是怎麼的呀？」

猛然想到他們兩人都變成失去自由的人，藍西蒙在絕望中又嚶嚶唧唧的啜泣起來。

「把他們捆在一起，」巨霸從門口發號施令。「就在這盞燈底下。我有話要跟他們講。」

當黑人警衛走過來時，龐德側身規避。値得賭一下命運麼？那黑人除了帶來一根繩索之外，手無寸鐵，可是巨無霸早已橫跨一步虎視耽耽地在旁邊盯住，手槍槍口朝下，稀鬆平常地握在掌心。

「龐某人，這使不得，」這是他的心聲，龐德瞥了黑人警衛一眼，又想到索小姐和自己肩部的創傷。

警衛過來以後，他兩手背在後面任憑被繩索捆綁起來。繩結打得很在行，毫無伸縮餘地，而且尅得肉痛。

龐德閉起一隻眼朝藍西蒙苦笑。這笑容來自無比的勇敢意向，可是他從她的淚痕中窺見了希望的黎明。

警衛帶他朝門口走。

「打住，」巨無霸指着牆根拴着的一副鐵脚鐐命令道。

黑警衛突然從龐德腿彎處猛地一記掃脚。龐德應聲以受傷的左肩倒在地上，黑人收緊繩索把他拖到脚鐐旁邊，用力試掙一下瞧綁從够不够牢靠，再把繩子穿越鎖環最後捆住犯人的足踝。警衛本來已把匕首挿在石牆的縫隙中。此時他拔出匕首，割斷繩索的零頭再向索小姐站立的地方走去。

龐德坐在石板上，兩腿向前直伸，兩臂別在背後牢牢地綁上繩索。左肩因新跌破的惹起舊創鮮血汩汩往下直滴。大約靠服用過的提神劑藥力，他還沒有暈得失去知覺。

索小姐也是同樣待遇被綁在龐德的正對面，兩人脚尖約有三呎寬的距離。綁好以後，巨霸抬臂看一看手錶。

「你先走，」他吩咐警衛說。自己却關上側門以身子依倚在鐵門上。

龐德和女郎在地上交換一次眼色，巨霸由上而下地朝他們諦視。

巨先生沉默一段時間之後開始對龐德講話。龐德從下往上看。在馬燈燈光反射下，那只像足球似的圓腦袋好像吊懸在半空的一個毒惡的混世魔王，金黃色的眸子閃閃發光，那高頭大馬的體型隱約可見。龐德故意不讓自己被對方的體態所懾服。他提醒自己這巨霸沒有什麼了不起。你聽得見他心臟卜通通的跳動，也看得他的呼吸動作，更急得出灰色皮膚滲出的汗珠。他跟自己一樣，也是圓顱方趾的人，只不過體型過人，腦筋精靈而已。可是仍然是一個靠腿行路，同時思慮純淨的病夫。因爲他的心臟有毛病。

只見那兩片橡皮似的厚唇翻動着，從潔白的齒縫裏發出沉濁的語句。「派來和我作對的一夥人當中，你要算是佼佼者。」巨先生的低沉濁音頗爲細膩而有韻緻。「我有四名助手遭你暗算死於非命。我的信徒們認爲這是難以置信之事。現在我們也該結算總帳了。姓賴的美國人差一點送命，並不能替你清償債務。這個吃裏爬外的女性，」說到此地，他依然目不轉睛地注視龐德，「我曾經一手把她從風塵中提拔起來，打算培植成爲我的左右手，更加證明我是絕不犯錯的。我只奇怪上蒼，或者如果我信徒們認定的薩米迪男爵，她將接受什麼樣的制裁。而你也只有和她同上祭壇俯首就戮這唯一出路。

厚唇彼此分開，巨先生停了一歇。龐德眼見兩片齒貝逐漸接近，繼續他的講詞：「這麼吧，讓你二人一同走向黃泉，倒是很合情理的。我們將採用某種適合的方式使你倆步上歸途。」巨先生俯首看視了一檢下錶，然後宣告說，「再過兩個半小時。在早上六點鐘左右，你們就要高昇了。」

龐德臨難不苟的說：「我是享受美好生活的人。我願意多享受幾分鐘。」

巨先生繼續侃侃而談，「在解放黑人過程中，已有各種傑出的人物，例如大運動家，大音樂家，大作家，大醫師和大科學家。同一時期，一如其他各色人種的類似經過的各行各業均將出現許多黑人的巨擘。」講到此地停了一歇子繼續往下講，「龐德你和這位女性註定要遭遇到偉大黑人罪魁的酷刑乃因你們運氣不佳，龐先生，恕我說出罪魁這齷齪的字眼，這是你們警界人士自己也常掛在嘴邊的齷齪字眼。不過我這人是喜歡照自己創意，利用適當的心理與神經做爲執法的工具，我是替天行道，而不是牽就知識低落的一般平民。唔，我相信你已閱讀過，屠勒氏所著：『戰時及平時，人性本能之研究。』龐先生，告訴你實話，我像天生偏食的豺狼。我素即依照『豺狼』的教條來推行政務，並且能使兩人同舟共濟，而且依照豺狼的教條法則行事。當然在受害羊群的心目中，這樣的人就可被他們目爲『罪魁』。」

歇了一會巨先生繼續說，「龐先生，說老實話，雖然我憑匹夫之勇與不計其數的羊群相週旋，我所以屹立無恙，到處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實應歸功於應用各種現代器材與設備，上面談話中我已向你透露過其中的細節。而且我本人又是有接納苦難的無比能力。並非遲鈍而勤勉的痛苦，而是一種淡漠的美藝學上的痛苦。龐先生，我可以告訴你，假如你對工作專心致意，而你又是得天獨厚具有良好配備的豺狼，那麼，不管羊群的數量縱然成千累萬，你必能應付自如的駕御它們。」

「現在讓我舉例說明我是如何大動腦筋的。我來解釋一下，經已決定的，怎樣結果你們兩人的生命的辨法。採用的是我們先輩守護神亨利・摩根爵士即已創制的方法，當時名叫『龍骨拖屍』。我們準備使用較爲現代化的技術。」

「繼續做禱告，」龐德頭也沒有抬，低聲關照索小姐。

巨先生繼續往下解釋，好像外科主治大夫進行一次重大手術以前向周圍的醫科學生傳授醫道，「我們飛剪號漢艇携有一隻『除雷器』(Paravan)，本來是用來拖撈鯊魚以及其他大號海魚的。除雷器，外形猶如一隻魚雷，具有浮力，用長長繩索拖在漁艇的後方，離船尾很遠。可以使它鈎住防潛網，憑運動量突破網索，或者在外面裝置鋒刺的割刀切斷下了錨的水雷索。」

「我的辨法是——」巨先生以一種實事求是的語氣侃侃而談，「把你們兩人面對面綁在一起，拖在除雷器後面在海中曳行，直到葬身魚腹爲止。」

他的話已講完，用眼睛向兩名男女俘虜逼視。此時藍西蒙睜大眼睛注視龐德，而龐某則做沉思狀，他的眼珠似已失色，他以全副心智向未來思索。他覺得應該如鯁在喉，一吐爲快。

「你是一個巨人，」龐德說，「總有一天，遇到末日，你會轟轟烈烈的死去。假如你殺害我們兩人，你的死期就會提前來臨。我已經替你安排了後事。你正迅速地變爲狂人，不久你就會親眼見到謀害我們二人所得的報應。」

縱在跟對方講話，龐德也沒有忘記儘快的費神盤算。他在計算時間，粘在水雷的信管中硫酸

不斷的侵蝕銅絲，當時針走到預定位置時巨先生的死期也就到來。但是，他和索小姐的生命是否能挨過那一個預定的時刻呢？從此刻算起大約也不過以分秒的時間來計算罷了。他臉上汗流滿面，汗水朝胸膛直淌。龐德向索小姐裝出一個笑靨。她視而不見地朝他望望。

忽然間她放聲大哭，哭聲使龐德的神經系發生痙攣。

「我搞不清楚，」她大聲叫道，「我清不出底細。事情這麼逼近，有很多人要喪生，可是……」

「藍西蒙，」龐德大聲制止她，生怕因她口中報道出的任何景相可能使巨先生對未來的不測產生預警作用。「你要乖乖的，別太衝動。」他的語氣中含有斥責成份。

她的眼光似乎澄清了甚麼。可是她依然默默地朝他張望，無法領悟此一謎一樣的景相。

巨霸再度開腔。「龐德先生，我不會變成狂人，」他平靜地說，「管你怎末安排的，都不會影響到我。你們在到達那一帶岩石以前就雙雙喪命，而且將是死無見證。我將繼續拖曳殘骸直到化為烏有為止。我的辦法精靈之處在此。你想必知道巫毒教徒視鯊魚和梭魚為神明的工具。你們將為神明祭海而犧牲，薩米油男爵一定會高興。我的信徒也就大為滿足。我自己藉此一實驗可以對於肉食魚的習性獲得進一步的瞭解。我認為唯有發現水中有鮮血時，他們才主動攻擊。我下令先綁起你們身體在一齊，從岸邊拖下水。直到接近岩石時才使你們依附在除雷器的背後。我相信從岸邊到岩石這一段航程你們會平安無事。因為每夜我們不斷的洒血和魚餌在這一個水域，魚類

有食物可以享用。但是一旦你們被拖曳超越海中的礁岩，那時我相信你們一定被亂石刺破而鮮血直流，你們的身體就變成上好的新鮮魚餌。然後我們可以察究我的理論是否正確。」

巨先生伸一隻手在背後，拉開了鐵門。「現在我暫時離開你們，」他說，「我創造這一樣一種使你們同時喪命的巧妙辦法可以產生多種效用。兩個劣跡昭彰的人受到制裁，而且絲毫不露痕跡。信奉巫毒教的人得到滿足。我的信徒們皆大歡喜。屍體則用於科學研究。」

「龐德先生，我所謂感受無限度美藝學上的苦痛，這是一個絕妙的範例。」他站在門口回頭朝他們望望。「好，讓我向你們二位說一聲短暫的晚安。」

二十二　海上慘劇

警衛來帶他們走時，天仍未亮。割斷纏在腿上的繩索，膀臂依然五花大綁，兩個人就這樣被引導循着一級級石階爬上地面。

他們在稀疏的樹林中小立，龐德趁機呼吸着凉爽清新的凌晨空氣。他抬眼越過樹叢向東方眺望，那邊星光業已暗澹無光，地平線上似乎露出即將破曉的光輝。蟋蟀已然停止它們的夜曲，在牙買佳島的一角有一隻模倣鳥開始發出初次的啼囀。他揣測時間大約是清早五時半左右。

他二人駐立了幾分鐘光景。黑人苦力的單個縱列，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掮着椰葉編成的什物筐，嘴邊興高采烈低聲交談着從他們身邊匆匆走過。點綴在林間的幾座茅舍，都已開敞着大門。

這些成行的黑人轉到索小姐和龐德立處右邊的削壁，然後失去踪影。他們頭也不回的走遠了。這是島嶼上的大撤退。駐守島嶼的警衛正在拔營離去。

龐德以他光滑的肩胛輕輕觸及藍西蒙。女的立即起了依附在身旁的反應。從地牢裏爬上地面，氣溫低了許多，龐德凍得有點發抖。不過，出來走動總比關在地牢裏苦等心情上要好受些。他們兩人心裏有數，賭賽的結局即將來臨。

夜半在地牢中，一等巨霸離去，龐德連忙以耳語告訴女郎他曾經把有定時引信的粘性水雷從水底附着在船殼上。水雷預定在早晨六點稍過時爆炸。他也曾把影響敵我存亡的因素一一分析給她聽。

第一，他以巨先生素來講究準時行動的性格做爲賭注。飛剪號必然在六點零幾分鐘起錨開航。他是注重工作效率的人。假如那時能見度極差，以至在朦朧的朝霧中無法使飛剪號安全通過佈滿礁岩的水面時，巨先生可能下令擱延開船的時刻。倘若龐德和索小姐都留在停靠在碼頭飛剪號的近旁，水雷爆炸時他們將與巨先生同歸於盡。

假如飛剪號準時開船，他們兩人將在尾後多遠處拖曳呢？他們將被放在漁艇的那一邊進行拖曳呢？相信他們必定被放在漁艇的左舷向前拖帶，因爲這樣可以使除雷器不致受到岸邊的阻礙。龐德推測除雷器的繩索大約有五十碼長，他們大致在除雷器後面二十至三十碼處曳行。

倘若衡量得準，當飛剪號駛過礁岩並列的狹隘航道時，他們將被拖曳經過外圍環礁水域大約

五十碼遠。漁艇開始穿越狹道時，時速不致超過每小時三浬，然後加速行駛可能達到速十時浬甚至廿浬。開始時他倆的身體一定沿一個迂緩的弧綫甩離島嶼，掙扎在拖繩的末端一扭一扭地施轉。而後除雷器被筆直地拖在尾流裏，當漁艇穿越海中礁岩以後，他們還沒有通過狹道。在漁艇越過礁岩約四十碼時，除雷器開始通過岩區，他們不久就進入海中的礁石地區。

一想到他們的身體將在尖削如刀鋒的礁區拖曳而過時，龐德不禁打着寒戰。雖然礁區由十碼長的珊瑚岩組成，而且上面長着樹叢，被拖曳之後他們脊背和下肢的皮膚一定整個剝落的。

一旦越過岩區，他們二人就會變成活生生而血肉模糊的巨大魚餌。不出幾分鐘鯊魚和梭魚群必然爭先恐後前來就食。

那時巨先生想必舒適地坐在船尾帆布椅上，舉起雙目鏡守視這一幕血腥的慘劇，並且親記下人餌由逐漸縮小終至空無所有經歷的時間。吃到最後，海魚恐怕連沾了鮮血的繩索也不肯放過的。它們要到一無所有才甘心罷休。

然後漁船用轆轤收起除雷器，繼續她遙遠而安適的航行，經過佛羅里達州的西鍵島，賽希角前往陽光絢爛的聖彼得斯堡漁碼頭。

不過，如果當他們浸在海水中在漁艇尾流五十碼開外拖遠時水雷爆炸又當如何呢？爆炸的震波對他們身體將有多大威力呢？或者不致於送命。漁艇的船殼勢將承受大部的爆炸力。那時海中礁岩反而對他們有郡護作用。龐德除了妄作推測與滿懷希望而外，別無對策。

最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分秒必爭地站力延長壽命。當他們像一束活生生魚餌在海水中拖曳時，必須維持呼吸。這要看人家怎樣捆綁他們而定。巨先生打算要活的魚餌，死去的魚餌無補於科學研究工作。

龐德以鋼鐵般的意志拿定了主意：假如身後發現鯊魚追踪在後的尾翅而他們仍然一息尚存時，他就下手淹死藍西蒙。這只要使自己壓在她的上面保持一段時間不讓她透氣，就辦得到的。然後再扭轉一次使女屍在上，自己保持在水下，也就會達到自盡的目的。

每一想到巨霸爲他們安排下的苦楚萬分的死法，他的腦筋便充滿可怕的恐懼夢魘。但是龐德深切地知道爲求生掙扎至最後關頭起見，他必須保持冷靜的頭腦並且拿定堅定的決心。他曉得，巨先生以及他的大多數手下人死期也迫在眉睫，有這種瞭解至少使他心頭稍感溫暖。何況尚有一線迷茫的希望，他和藍西蒙可能尅制此一災難而不致喪生。除非粘性水雷機械失靈，敵人却少有生還的機會。

在五點到六點這一個鐘頭以內龐德不停地琢磨到這一類的細節計劃，不下有一百種之多。最後警衛押解他二人循豎坑的石階升上地面。他把一切希望講給藍西蒙聽，對於他恐懼的事却隻字不提。

藍西蒙一直躺在他的對面，她以一雙疲憊的蔚藍眸子目不轉睛地凝視着他，楚楚可憐而且滿懷情意地仰望他的面孔和語句，露出服從、信賴和陶醉的神色。

「親愛的，請不必爲我惦心，」當警衛黑人前來提解時，她當時會這樣安慰他說：「能再度和你在一起我已心滿意足。我內心充滿喜悅。雖然死亡的威脅就在眼前，可是我一點也不害怕。你是否有一點愛我？」

「是的，」龐德照實相告，「我們會常相熱愛的。」

「快起來，」一名衛兵吆喝說。

現在他們在地面上，天光已將破曉，從懸岩的下方龐德可以聽見漁艇上兩部柴油發動機發出間歇地吼聲。有一陣微風自上風方面吹來，可是飛剪號停泊在下風方向而海面却波平如鏡。

巨先生忽然出現在豎坑的石階上，手裡提着一隻公事皮包。他小站片刻轉頭略爲巡視，藉以喘一口氣。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把龐德和索小姐兩人看在眼裡，至於把守在人犯旁邊掏出左輪手槍作警戒姿態的黑人警衛，他更沒有加以理睬。

只見巨先生仰首對天向日出方向以低沉而清晰的口齒突然大聲禱告說，「亨利摩根爵爺，多謝您。您的寶藏必將有正當的用途。請佈施一陣微風。」

兩名黑人警衛嚇得直翻白眼珠。「這叫返魂風，」龐德在一旁答腔。

巨霸不奈煩地朝他瞪了一眼。

「全都下船了嗎？」巨先生問警衛。

「老闆，全下船啦。」一名警衛回答說。

「把他們帶走，」巨先生吩咐說。

一行沿懸崖的邊緣順陡坡往下走，人犯的前後各有一名警衛。巨先生在最後壓陣。

修長而優美的飛剪號停在近岸處。引擎撲撲作響，排氣管從船尾附近冒出一縷藍烟。

小碼頭站着兩名水手，每人經管一根定位蔴繩。在灰色的流線型船橋上站着船長和領航員，此外還有三名水手站在甲板上。漁艇的艙面沒有再容納人手，整個甲板，除去在尾部靠右首放了一把帆布椅以外，密密麻麻擺滿了儲魚的水箱。旗桿上沒有懸掛紅底米字的英國商船旗，只有船尾掛了一面星條旗。因爲海面無風，所以一動也不動。

大約離船尾幾碼開外，六呎來長的魚雷形「除雷器」靜靜地躺在水面上，大紅的着色在朦朧的晨光中略呈碧綠色澤。有一盤絞成一堆的粗繩子放在後甲板，與除雷器遙遙相連。海面晶瑩剔透，四周不見魚兒的踪影。

返魂風此時幾已斂跡。不久醫生風將由海上向島嶼吹過來。要隔多久才起風呢。龐德暗暗着急。這恐怕是個壞兆吧？

掠過漁艇，他極目遠眺，可以辨認得出掩映在對岸樹叢中美瘠別墅的房頂，雖然在濃密遮陰下碼頭，漁艇和懸崖的陡坡都無法分辨。龐德心裏盤算對面如果有人使用夜間望遠鏡會不會辨認出他們。同時，眞個辨認出來的話，史川威又該怎麼辦。

巨先生此際站在碼頭上親自監導如何把兩名人犯捆綁在一起。「剝掉她的衣裳」，他向索小

姐的警衛下達命令。

龐德開始有點心慌。他朝巨先生的手錶偷偷瞥了一眼。六點差十分。龐德默不作聲。不能躭擱啓航的時間，一分鐘也不可拖延。

「把衣裳丟到甲板上，」巨先生指使說，「撕一些布條給他把左肩纏好。目前我不願意一滴血撒在水裏。」

藍西蒙的衣裳被尖刀割破，一一剝掉。她一絲不掛的站着，混身慘白。她羞赧地低下了頭，茂密的黑髮由前面倒遮住她的面龐。龐德的肩頭果然用她襯衣撕下的蔴布粗鹵地纏繞着。

「你這狗雜種。」龐德氣憤填膺，從牙縫裏罵了一聲。

在巨先生監視之下男女兩人的手臂鬆了綁。然後他兩人面對面地緊抱在一起。互相摟住對方的腰部，再以繩索緊緊拴牢。龐德覺出藍西蒙的酥胸壓在他身上。她把下頷依附在他的右肩上。

「我沒有料到會是這種死法，」她顫聲對他輕言細語。

龐德既沒有答話，也好像沒有接觸她的身體。他在一心一意地計算時間。

碼頭上有一堆繩索與除雷器串連在一塊。那繩索從碼頭上掉下水，去沿着沙岸曲曲拐拐地通到紅色水雷形除雷器的腹部。那根繩索的另外一端圍繞他倆的胳肢窩一圈在頸頦間牢牢地打了一個死結，樣子都做得牢牢靠靠。根本沒有脫逃的可能。

龐德一個勁估計時間。他判斷此刻應該是六點差五分。

巨先生朝他們作臨別的一瞥。「他們的腿不要捆牢，」他吩咐說，「讓它們自由活動，可以成爲一種可以刺激食慾的魚餌。」說完他大踏步離開碼頭走上漁艇的甲板。兩名警衛尾隨在後，也上了甲板。

站在碼頭上管纜繩的兩名黑人此時也解開繫纜魚貫登艇。螺旋槳開始出力地攪動平靜的海水。飛剪號的引擎以半航速前進，輕快地脫離驚人嶼的碼頭。

巨先生走到船尾在帆布椅上落了坐。龐德和藍西蒙看得出巨霸目光炯炯地朝他們諦視。巨先生既未發話，也無手勢。他只不過坐在椅上冷眼旁觀。

飛剪號劃破水面向海中礁岩的隘道前進。龐德瞥見拖曳除雷器的繩索像蛇行似的順船舷墜落，除雷器開始尾隨在漁艇的後面緩緩移動。突然間它的頭部向水中栽沉，而後又伸出水面，便加速向前運動，除雷器的直尾翅浮在水面，也和漁艇尾部的浪花保持相當距離。

他們身邊的粗繩開始活躍。

「留神啦，」龐德發出緊急呼叫，一面緊緊摟住藍西蒙。粗繩猛力一扯，把兩人一齊摔離碼頭摜下了海，那一股勁幾乎使他們手臂脫臼。

下水以後他們起初往底下直沉，然後又浮出水面。兩人捆在一起的身體在水中猛烈的衝刺向前。

龐德張開嘴，乘着從面部飛濺而過的海波與浪花伺機喘息着換幾口氣。他可以聽見藍西蒙伏

在耳邊急促的喘氣聲。

「換氣，換氣，」他在海浪飛濺中大聲提出警告，「把腿擱在我的腿上。」

她聽到他的指示，他果然覺出她用膝部緊緊壓住他的大腿。她突然嗆咳了一小會，後來她伏在他耳根處的呼吸才逐漸趨於有規律。同時擱在他胸脯她的悸動的心臟也較前迂緩。這時他們的速度也慢了下來。

「憋一口氣，」龐德大聲喊道，「我得伸頭瞭望一下。準備好了麼？」

她用手臂箍緊代替回答。他覺出當她吸氣時胸部略微挺起。他用力使上身向一方扭轉使得他的頭部可以暫時伸出水面以上。他們大約以每時三浬的速度破浪前進。他又扭動他的頭部使自己可以瞥見波浪以上的遠景。

他推測飛剪號約在八十碼的前方通過礁岩向狹隘航道接近。除雷器被拖曳在漁艇的旁邊成九十度方向緩緩跟進。再走三十碼，那紅色水雷形的器材即將通過礁岩附近的碎浪。他們在除雷器的後面約三十碼處，在海灣的水面慢慢地跟進。

距離礁岩區約有六十碼之遙。

龐德再度轉動身子，使藍西蒙喘着氣升了上來。他們在水上緩緩跟進。五碼——十碼——十五碼——廿碼。

還有四十碼就要接觸到遍佈珊瑚礁岩的水域。

飛剪號應該通過了狹隘的礁岩航道。龐德努力吸足一口氣。現在應該過了六點鐘了吧。粘性水雷的信管怎樣還沒有動靜呢？龐德想到做個匆忙而熱烈的禱告。他向海水點禱說，主呵，救救我們。」

突地他感覺捆住臂膀的粗繩猛然收緊。「西蒙，換氣，快換氣。」他大聲吼叫，那時他們被快速拖曳，水聲開始絲絲作響。現在他們飛也似的掠過水面向蹲伏着的礁岩疾進。

似乎稍微停頓了一下。龐德揣摩可能除雷器撞上一塊珊瑚礁。後來他們只顧死勁摟在一起，任憑引擎拖曳着向前疾速衝刺。

還有三十碼——二十碼——十碼。龐德心想，耶蘇基督啊，我們恐怕沒有命了。

他竭力綳緊身上的肌肉，以便接受刀刮和焦灼般的痛苦。他又努力把女伴高高抬出水面，讓自己來忍受最慘重的撞刺。

忽然間，一次强烈的震撼，使他由胸口吐出一口氣，好像挨了猛烈的一記拳擊，那股衝力傳到女伴的身上，使她從水中豎直地跳出水面。她高高竄出水面，然後再摔下來。一秒鐘後，天邊發出一道閃光，接着響起雷霹似的爆炸聲。

他二人半死地呆在水中，一動不動，任憑海水灌進他的口腔。憑冷水冲洗才使他囘復知覺。他的兩腿在水下划動，使兩個人的嘴巴得以露出水面以上。那時伏在他懷抱中的女郎變成了一堆呆滯的重物。他出力地踩水，並且抬頭向四周瞭望，一壁照顧懶懶依偎在他肩頭藍西蒙的頭部。

第一樁被發現的事實，就是礁岩區打漩渦的水流離開他們不過五碼遠的樣子。幸虧前面有礁岩做成屏障，否則那次爆炸引起的震波可能會把他們一舉壓成肉餅。龐德可以覺出圍繞他下肢打圈圈的渦流。他竭力向後掙扎，盡可能地開大口喘氣。他覺得胸腔好像挨了重擊似的異常疼痛，當他抬頭時看見前面紅了半爿天。粗繩扯住他往下沉，藍西蒙的滿頭烏髮塞住他的嘴巴，幾乎使他窒息。

突然間他覺出珊瑚岩劃破大腿引起的劇痛。他拚命地踢脚，狂妄地踩踩想找到一個立錐的處所，每運動一次就覺得劃破皮膚一次。

此時他已全身麻木。他的脊背和手臂先後遭受擦傷。他笨拙地胡亂踅騰，他的胸腔中肺葉似已燃燒。後來他以爲兩隻脚踩上由釘板組成的一塊岩石，他也管不了那麼多，一面潮渦流斜躺着，一面以釘板承受他整個的重量。他足下居然有了根，而且背部靠在岩石上。他向後依靠，心中喘着氣，泡在水中的身體好像到處鮮血直冒。兩隻手却抱住藍西蒙，她混身冰冷，可是還有一口氣。

他頗爲感戴地靠在岩邊喘息了約莫一分鐘，疼痛地咳嗽着，一任鮮血沿肢體間向下淌，只等待再次集中官能重新恢復思維能力。當他集蓄精力以後第一個想頭就是害怕海魚循鮮血找到他的位置。不過他揣測大魚也不敢去珊瑚岩的隘道中活動。話說囘來，他目前可以說是無能爲力的了。

而後他舉目眺望。哪兒還有飛剪號的蹤影。高高的天空浮着一片曇狀雲霧，醫生風正由海上向牙買佳島吹刮，使雲霧拖曳一個淡淡的尾巴。

海面到處飄浮着什物，也有幾個頭顱隨水波一起一伏的盪漾。仔細注視可以發現整個這一帶水域遍佈白花花的海魚魚腹，那些魚類都成爲這一次大爆炸的祭禮。空氣中依然殘留幾分火藥的氣味。在這海葬場的邊緣，那紅色魚雷似的除雷器底朝下首朝天平靜地挿在水中，拖繩變成碇泊的繫纜，炸斷的一端想必已經沉到海底的某處。在這一片光滑似鏡的海面上到處有朝天冒水珠的噴泉。

在一圈浮盪着人頭和死魚的附近有幾隻翹得高高的三角尾鰭伶俐的在水下穿梭移動。龐德有一次親眼看見一隻魚的大鼻樑從水中冒出來然後對準水下衝刺了下去。魚鰭在水中掀起水花，那時找到食物的魚正形開巨口大快朵頤。有兩隻黝黑的手臂突然從水中豎起來搖幌一下然後失去蹤影。海上也有尖叫的喊聲。繼而只見有兩三對手臂努力以自由式撥水划向礁岩區。水中一個人曾經一度停在水裏，抬起手臂拍打面前的水。而後再沒有見他從水下抬起手來。那人也發出尖聲喊叫，上體在水中一扭一扭地轉動。又一個梭魚的犧牲，龐德的腦海留下一個迷惘的信念。

但是有一個浮漂着頭顱逐漸向蔭庇龐德的礁岩前進，龐德站在淹在水下的珊瑚岩上，微弱的碎波輕輕舐着他的胳肢窩，藍西蒙伏在他胸膛上，烏黑的髮束順他的脊背往下垂。

那個腦袋瓜很大，光禿的頭頂受到創傷，鮮血淌了一臉使他的視界迷濛不清。

巨霸正用兩臂同時划水的姿式遊泳。這是一種犯忌的重大錯誤，因爲掀起的水花很大，足以招引在附近遊弋的歹魚。

龐德替巨先生擔心，懷疑他能否遊到礁岩上來。龐德眼睛瞇成一條縫屏息注視，聚精會神地爲無情海底抉擇做一位壁上觀的證人。

受冲激的大腦袋距離更近。龐德看出開口忍受痛苦的嘴巴。鮮血蒙遮住半個眼珠，眼眶一定因爲過度的撞傷而腫脹。他幾乎可以聽見灰黑胸膛底下一隻帶病心臟掙扎着發出迫切的悸動。會不會在變成魚餌以前，心臟已因不支而停止活動？

巨霸依然繼續向前划水。他的兩肩露出膚肉，衣服大約在爆炸時所撕破，龐德這樣想，可是黑絲綢領帶仍然繫在頸上，環繞肥壯的頦子一匝然後拖到腦後，好似一個大姑娘的小辮子。

湧來一股浪花，把他眼眶裏的淤血冲掉一些。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狂亂地朝龐德直瞪。眼神中並沒有求援的意思，只是目不轉睛的乾瞪着。現在他距離龐德只有十碼遠，在龐某朝他逼視時，只見那一雙大眼和大臉做了一個極端痛苦的樣子。「哎呀——」咧開的嘴發出一聲哀號。

兩隻手臂中止在水中划動，大腦袋突然一沉，然後又浮上來。冒出一大股鮮血，染污這一片水面。在鮮血的水漬中有兩個六呎長的棕色陰影幌了一下，然後又失去踪影。水中的身體翻了半個身子，巨霸的左臂有大半截露出水面。只剩下半段手臂，手掌、手腕、手錶統統沒有了。

但是那鬱金香般的大腦袋，帶着露出雪白牙排的嘴巴，仍然活着。那嘴巴在嘯叫，每當梭魚

朝幌動的身體啄一口時，就發出一聲哦哦的長嘯。

在龐德背後海灣遠處，傳來一陣遊遙的呼叫。可是他沒注意到。他集中所有心智注視發生在眼前面的海上慘劇。

幾碼遠處有一個直立翅劃了水面一下，然後保持不動。龐德可以發覺有一條鯊魚像覓食野狗似的追踪而至，緋色的魚眼朝鮮血的水漬中張望，一壁估計食物有多大。後來那鯊魚向胸脹啄了一記，嘯叫的腦袋被拖入水下，猶如漁翁的浮漂被魚啄食魚餌時相彷彿。

水面冒出一串氣泡。

那隻巨大豹式鯊魚轉身進行襲擊時，水面曾發現帶棕色斑點的尖削尾巴急促地打了一個小漩渦。

那大腦袋瓜再度漂浮在水面。嘴已閉攏。黃色的眼球依然睜開，好似朝龐德注視。

後來那沙魚的鼻部抬出水面，一頭攫向大腦袋，下顎半開，牙排被光綫照得雪亮。聽見一個使人悚慄的吞噬鼻音，又掀起一個小小漩渦。其後，一切歸於寂靜。

龐德張大兩眼注視海面上逐漸擴散的一團棕色漬迹。

直到藍西蒙嗚咽地啜泣聲才把龐德喚回現實世界來。身後有吆喝的聲音，他轉個頭來向海灣眺望。

原來是老弩來了。一隻細長的獨木舟露出他古銅色閃閃發光的上身，兩臂搖着雙槳。他的後

面隔了一大段距離遠遠地追蹤而來的是全沙魚灣的土著獨木舟。好像一隊競賽速度的漁艇，掠過粼粼波光的海面向這邊加速運動。

貿易風開始由東北吹來，皜皜的太陽照在藍色海面上也照亮了牙買桂島上的綠油油草岸。

龐德藍灰色的眼睛裏淚珠簌簌流下，這是他長大成人後破題兒第一遭。淚水順面頰往下滴入沾有鮮血的海中。

二十三　熱情的假期

兩隻北美洲蜂島繞着木槿樹不停的匝飛，好似幌來幌去的翡翠垂飾物。在充滿茉莉花香的灌木樹頂有一隻模倣鳥初試它傍晚的啼轉，聲音比夜鶯還要動聽。巴哈馬草皮上掠過一隻大鳥的俏影。當青石色的啄魚鳥瞥見坐在花園安樂椅上的男子漢時，它開始憤怒地喋喋而鳴。啄鳥魚變動它的航路，從海邊拐一個彎飛向陸地。在椰樹醬紫的樹蔭下有一隻黃色大蝴蝶在挑逗地飛舞。

海灣的藍色有着不同深淺的層次。海面波平如鏡。別墅後面的斷崖夕照之下映成深紅色澤。

炎炎長日之後，現在是涼夜當令的時分。由右前方漁村中的茅舍散出一種烤山芋的泥煤烟味。

藍西蒙像赤足天使似的從別墅的客室走出來踱過那一片草坪。她端着一個茶盤，上面放着雞尾酒容器和兩只玻璃杯。她把茶盤放在龐德坐椅旁邊一張竹造桌子上。

「希望我配的份量沒有出錯，」她自言自語說，「六與一之比，恐怕很强烈吧。我從來沒有喝過馬蒂尼摻伏得加這種鷄尾酒。」

龐德抬起頭望了她一眼。她穿的是他自己的一套白綢睡衣。號頭自然太大一點。她有一股天眞爛漫的氣息。

她燦然一笑地問道，「你看我塗上本地貨的瑪麗亞港口紅還可以麼？眉毛是用一枝普通 HB 鉛筆修飾的。除了混身清洗一番之外，我還有甚麼辦法呢？」

龐德恭維地說，「你打扮得恰到好處。你是整個沙魚灣的第一美人兒。如果我手足聽話，我早就該給你一吻的。」

藍西蒙俯身下去，以一隻手臂緊緊擁圍他的頸子，用嘴唇接了一個長吻。她恢復直立，以手掌替他把遮住前額像逗點似的髮束朝後面攏了一攏。

他們互想凝視片刻，而後她轉身走到桌旁替他倒了一杯鷄尾酒。她也爲自己倒了半杯，然後端坐在草地上，以他的膝蓋做爲依托。他以右手輕輕撫弄她的秀髮。他們二人沉默地享受這一段美麗的黃昏，一壁眺望海岸邊婀娜的椰樹樹幹，一壁注意逐漸黯淡下去的島上景色。

這一天的辰光整個花費於塗抹傷口和清理一團糟的什物方面。

那一天清早，老弩用獨木舟載送他們到達美痔別業面前的小小海灘時，龐德連拖帶抱地把藍西蒙運過草地放進浴室。他把浴缸放滿熱水。在女的神智未及恢復正常情形下，他爲她塗肥皂，

從上到下洗了一次澡。等滌盡鹽水，洗盡污泥以後，他把女的拖到客室中，爲她擦乾身體，又在脊背和兩股受岩石劃破的創口塗了防腐殺菌藥膏。然後他灌了她一口安眠藥水，就把她赤條條安置在自己的臥床上。沒等他放下百葉窗，女的已進入夢鄉。

史川威接着給龐德洗澡，混身擦肥皂，冲洗以後周身幾乎塗滿了防腐殺菌藥膏。皮開肉裂，滲出血水的地方總有百十來處。受到梭魚襲擊的關係，他的左臂呈麻痺狀態。左肩被梭魚咬掉一口肉。塗殺菌藥膏時他吡牙裂嘴地忍受藥力的刺激。

他罩了一件晨褸，由老弩駕汽車送他上瑪麗亞港醫院。就醫以前他先用了一頓豪華的早膳，又抽了頭一根提神的香烟。他在汽車上大打瞌睡。而且在手術臺上以及貼了一身像皮膏綳帶躺在行軍床上都在昏沉沉睡眠中。下午兩點多鐘老弩把我送回美痔別業，那時根據龐德供給的情報，史川威已經妥當的處理了公務。警察局已派出特遣支隊駐守驚人嶼。飛剪號的殘骸，沉沒在一百二十呎深的海底，已經用浮漂標定好位置，並由海關派汽艇往來巡邏。打撈拖船連同兒水伕即將由首府京士敦啓程趕赴現場。對於這一樁新聞，當地報紙已發佈一段簡訊。警方已派員把守通往美痔別業的要道阻止記者的採訪。相信當事件全貌向世界各地傳播以後，必有大批外勤記者源源而來的到牙買佳尋求秘辛。同時史川威也向麥爺和華府方面發出詳細電報報告，相信散佈在紐約市哈林區和聖彼得斯堡一帶巨覇的嘍囉們可以一網打盡，暫時以黃金走私的概括罪名加以拘禁。

飛剪號遇難時，並無一名生還者。當地漁夫那一天早晨曾經在海面一帶撈獲大約有一噸重的

死魚。

在牙買佳，謠言滿天飛揚。現場對岸懸崖的高臺地上停滿了私家小汽車，沿海灘也是小包車麕集。人們傳說發現大海盜血腥。摩根的寳藏。也竊竊私議寳藏周圍利用沙魚群和梭魚群護守的妙法。就因爲這種機伶的防禦措施沒有一個精通水性的人膽敢趁黑夜由海底去現場探勘。

醫生診視索小姐以後，認爲她幷未受傷。她目前最關切的是要添置一些衣服和適當色澤的口紅。史川威已派人去京士敦搜購，準備翌日送來。此時她只好選擇龐德衣箱中的現有衣物作爲權宜之計的代用品。至於裝飾品則有一碗木槿花可供選用。

龐德從醫院歸來以後不久史川威亦自京士敦趕了回來。他帶來麥爺拍給龐德的一通電報。原電說：

「希汝以萬國進出口公司名義取得此批寳物之所有權。打撈工作應立即開始。余刻與財部及殖民部磋商本公司之處分權力中。任務圓滿達成余心甚慰。着給熱情休假兩週。M。」

「我想熱情（Passionate Leave）休假是慰勞休假（Compassionate Leave）的1字之誤。」龐德疑慮的說。

史川威一本正經的答說，「我也這樣想。」他補充了一句：「你的傷勢，以及索小姐的情形，我已做了詳盡的報告。」

「嗯，」龐德接着說，「不過麥爺的譯電員從來不會發錯過電碼的。

史川威憑他唯一的眼睛朝窗外凝望。

龐德若有所悟的說：「原來老爺子頭一樁想到的就是黃金。我想他準備取得寳藏的處分權，等到下次國會審議特勤局年度預算時也可以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我琢磨他這一輩子總有一半時間是用於和財政大臣頂嘴。」

史川威說：「一收到電報我立即向京士敦總督府替你辦理申請此批財物的所有權。但是，此事恐怕並不簡單。財政大臣不會袖手旁觀，美國方面也想染指，因爲巨先生入了美國籍。這樁公案恐怕有得扯哩。」

他們又談了半天，史川威才告辭先行離去。龐德這才不顧苦楚慢慢走到花園裏坐在安樂椅上兀自尋思。他回想起追捕巨覇所經歷的多少次生死關頭。那是漫長的路途，找到寳藏的來龍去脈更屬煞費苦心。直到他想起被沙魚攫食時那張痛苦的臉他才覺得自己已慶生還。

現在可以說是雨過天青。他如今坐在花朶簇擁着的花園裏晒太陽，勝利的果實依偎在足下，他手裏輕攏着她頎長的三千煩惱絲。他要把握這勝利的果實，而且滿心敞開的迎接未來的兩週的勛獎——那是屬於他們的好時光。

後面廚房裏好像有瓦鉢墜地的聲音，接着傳出老弩責罵廚司的聲音。

「可把老弩忙壞了，」藍西蒙憐憫地說：「他從漁村中找來頂刮刮的大廚司，又跑遍市場爲我們搜購精美食物。他居然弄到幾隻剛上市的黑蟹。他還爲我們烤一隻小豬。又專爲我們調製熱

帶特產的鱷梨生菜盤。最後一道菜是番石榴摻椰子凍。史川威中校臨走時留下一箱全牙買佳上好的香檳酒。我已經是饞涎欲滴啦。別忘記我這是替他們洩漏秘密，他們想使你大吃一驚。我剛才上廚房去了一趟。看見老弩把廚司罵得淚珠直流哩。」

「他會跟我們一道渡過這熱情的兩週假期的，」龐德把麥爺的電文講給她聽。「讓我們找一處有五哩黃金海灘的好去處，住在椰葉蓋頂的茅舍裏。由你細心的看護我，因爲在我手臂受傷的情況下是無法跟你談情說愛的。」

女郎抬頭對他逼視，眼睛裏流露出萬種風情。她天眞無邪向他笑笑，揶揄地問，「由誰看護我的脊背呢？」

（全文完）